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系政治研究碩士班

碩士論文

從公共外交觀念解析共軍對外軍事行動

**PLA's Foreign Military Operations from the Analytical
Standpoint of Public Diplomacy**

研究生：蕭棣中 撰

指導教授：黃秋龍 博士

中華民國一〇七年六月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從公共外交觀念解析共軍對外軍事行動

PLA's Foreign Military Operations from the Analytical

Standpoint of Public Diplomacy

本論文係蕭棣中君（1070720112 學號）在國防大學
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07 年 5 月 7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
格，特此證明。

委員兼召集人

胡 峰 年

委 員

曾 維 國

指 導 教 授

黃 秋 龍

學 系 主 任

莫 文 華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5 月 7 日

國防大學政治系碩士生論文文責自負聲明書

本人瞭解並保證所撰寫之論文完全遵守著作權法及學術倫理規範，指導教授已善盡告知、審查、監督之義務。論文倘有抄襲、捏造、改作、妨礙他人著作權，或其他一切有違著作權及學術倫理規範之情事，以及衍生相關民、刑事責任者，概由本人負責，與指導教授、論文口試委員及政治學系所有師長無關。

論文題目：從公共外交觀念解析共軍對外軍事行動

研究生：蕭棟中 (簽章)

學號：1070720112

指導教授：黃弘治

我已閱讀下方說明，並同時繳交原創性檢測報告。：

☒ 論文原創性檢測報告

☒ 學位論文口試作業規定第肆(六)條

經遭檢舉論文抄襲，且調查屬實者，雖已授予學位，專案報請國防部予以撤銷，並註銷其已發給之結業證書與學位證書。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5 月 7 日

謝辭

時光飛逝，研究所兩年時間一下子就過去了，在這兩年的研究日子裡，認識了來自不同單位的學長、學姊、學弟、學妹，從開始的不熟悉，到現在可以聊心事、出遊，為這兩年充滿書卷氣息的研究所生活增添了無比的回憶。

首先，我要謝謝我的指導老師 黃秋龍老師，於研究所一年級期間深受老師課堂上對於國際事務議題精闢的見解所影響，亦時常運用國內外著名學者、智庫或學術文章來教導我們對於傳統與非傳統理論相關議題的認識，著實讓我埋下要請老師指導論文的種子。雖然受教的其間一路跌跌撞撞，但是在老師學術的薰陶與指導下，使我成長茁壯，也對於學術文章的寫作技巧、資料收集及分析有了大幅度的進步。

其次，我要謝謝班上的陳盈璇學姊、唐妤、彥平、振慶，還有研究所 107 年班所有的學長學姐們，謝謝你們無論是在課業上，或是平日生活的大小事，都能給予我指導、建言，使我在這兩年研究所的生活中，除了精進學識涵養外，亦學習了許多為人處世的道理。

最後，在研究所期間，相信論文是每位研究生最掙扎的產物，當中除要蒐集分析四面八方的各項文獻資料外，需透過自己的想法與邏輯進行轉化，成為有效且有意義的研究貢獻；是此也要感謝就學期間所教育過我的師長，沒有你們的教導，我不可能有今日微小的成功，可惜相處時間過短，無法再從各位師長身上挖到更多寶物，心中備感惋惜。

兩年始終過去了，該離別的還是得說，心中的傷感不言而喻，但畢業不是分離，而是力量的擴張，我相信大家未來在各個單位都能有美好的軍旅生活。再見了，各位師長，同學，我會思念及感恩 你們的！

蕭棣中 謹誌於復興崗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從公共外交觀念解析共軍對外軍事行動

PLA's Foreign Military Operations from the Analytical Standpoint of Public Diplomacy

摘要

中共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實力大幅成長，其對於軍事事務革新的投資也逐年增加。然而，中共受自身黨國體制及擴張性對外行動的影響，導致其在國際社會上備受「中國威脅論」等負面評論與質疑。故此，中共意識到除了傳統外交途徑外，亦須積極開展公共外交，期透過國家層級的公共外交與軍事層次的軍事公共外交，來提升國際社會聆聽中共的聲音及客觀的認識中共，進而消弭輿論壓力。

雖然習近平於 2017 年 10 月 18 日的 19 大政治報告中指出：「中國無論發展到什麼程度，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然而，實質上其為了鞏固自身利益，時常在與他國互動的過程中，挾帶大量的政治因素，並且有意識地對於意識形態、公民社會，進行滲透、打壓。導致在互動的過程中缺乏同理心、志願性，以致其對於公共外交的運用，反而更加偏向單向、強硬且不透明的政治傳播。

除此之外，在軍事層次上，共軍積極透過參與國際非戰爭性軍事行動，舉凡：軍事交流、維和行動、海盜打擊、反恐行動及人道救援與災難救助等，期望結合大眾傳媒、網際網路的傳播做為平臺，用以形塑良好且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同時展現軍事透明化，來營造國際良好的互動環境，達到小成本大收穫的宣傳效果。

綜上所述，本文的目的是將中共在公共外交上的定義、手段及途徑，與美國原創力的公共外交進行比較，並結合其在軍事公共外交上的作為，解析其實質目的、局限與特殊性，探究其究竟是軟實力公共外交運用，或是銳實力的政治傳播表現。

關鍵字：公共外交、軍事外交、非傳統安全、非戰爭性軍事行動、軟實力、銳實力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hina's economic strength has grown significantly, and its investment in the reform of military affairs has also increased year by year. However, the CCP was affected by its own party-state system and its expansionary external actions, which led to its being criticized and question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y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Therefore, the CCP is aware that besides the traditional diplomatic channels, it must also actively carry out public diplomacy. Through the national-level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military-level public diplomacy analyzing, the CCP can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willingness to listen to the CCP's voice and objectively understand the CCP, thus eliminating the need for public opinion pressure.

Although Xi Jinping pointed out in his 19th political report on October 18, 2017, "China will never seek hegemony and never engage in expansion no matter how far it develops." However, in essence, it has often interacted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its own interests. In the process, it took a lot of political factors and consciously penetrated and suppressed ideology and civil society. This leads to a lack of empathy and volunteerism in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so that its use of public diplomacy is rather biased toward one-way, tough, and opaqu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addition, at the military level, the Communist Army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international non-war military operations, including military exchange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piracy attacks, anti-terrorism operations,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disaster relief. It is expected to combine the mass media and the spread of the Internet, and use these as a platform to shape its image of a good and responsible big country, and demonstrate military transparency, to create a good international interactive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gain a big harvest of publicity at a small cost.

In summary,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compare the definition, methods, and approaches of the CCP in public diplomacy with the public diplomacy of the US originality force, and to combine its role in military public diplomacy, and to analyze its substantive purpose and limitations. This paper also specifically to explore whether the case of China is the use of soft power in public diplomacy, or the manifestation of brute political power.

Keyword: Public Diplomacy, Military Public Diplomacy,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Military Operations Other than Wars, Soft Power, Sharp Power



目錄

目錄.....	I
圖目錄.....	I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檢閱與概念界定.....	5
第三節 研究範疇與研究限制.....	18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途徑.....	20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22
第二章 公共外交之內涵及其應用.....	27
第一節 公共外交之內涵.....	27
第二節 美國公共外交之定義與發展.....	34
第三節 美國公共外交之戰略目標與局限.....	43
第三章 中共公共外交之發展與研析.....	53
第一節 中共公共外交之定義與發展.....	53
第二節 中共推動公共外交之戰略目標.....	67
第三節 中共在公共外交運用上之局限與特殊性.....	75
第四章 從軍事公共外交解析共軍對外軍事行動.....	85
第一節 共軍軍事公共外交之內涵.....	85
第二節 共軍軍事公共外交與對外軍事安全戰略運用.....	92
第三節 解析共軍採取軍事公共外交之實質目的.....	108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117
第一節 研究發現.....	117
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121

參考文獻.....	123
中文部分.....	123
外文部分.....	136



圖目錄

附圖 1-5-1	研究架構圖.....	22
附圖 2-1-1	公共外交之特徵.....	31
附圖 2-1-2	公共外交與政治傳播之比較.....	32
附圖 3-3-1	中共公共外交之特殊性-軟實力與銳實力之差異.....	82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中共自改革開放以來綜合國力大幅成長，其龐大的經濟總量，讓中國大陸從世界工廠躍升為世界市場，更積極的推動「一帶一路」(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B&R)建設經濟計畫，意圖創造以中國大陸為核心的經濟圈。隨著經濟力量的提升，中共對於在軍事事務革新上的投資也更加顯著。面對國際社會的不安及懷疑，中共深知必須在傳統外交途徑外，另尋渠道。是此，中共開始對外積極參與許多境內外非戰爭性軍事行動(Military Operation Other Than War, MOOTW)，舉凡：維和行動(Peacekeeping Operations, PKO)、海盜打擊、反恐行動(Global War on Terrorism, GWOT)、撤僑行動及人道救援與災難救助(Humanitarian Rescue and Disaster Relief, HR/DR)等，透過積極參與非戰爭性軍事行動，結合公共外交之運用來輔助傳統外交行為，展現其軍力擴張的同時亦積極承擔國際社會大國責任。期望透過公共外交來和國際社會建構一個穩固的互信溝通橋樑，以使國際社會能更客觀、全面且真實的理解中共之內外政策，減少各國對於「中國崛起論」的疑慮與不安。

全球化與資訊化是公共外交興起的重要條件，在大眾傳媒、網路平臺與即時通訊科技發達的國際環境下，外交活動不再只是外交官或外交部門的專職工作。¹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私人團體及公眾對於國家決策、國際政治和國際活動的參與大量增加。據此，在處理國內外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上，政府也必須擁有嶄新的思維及作為。其次，中共自改革開放後，與各國展開密切的互動與聯繫，他國公眾對於中共境內的關注急遽增加。導致在彼此交往的過程中，中共以黨領政的政體、內部人權的壓迫、大量的建軍及挾帶政治利益的作為等，都

¹ 李翔宙，〈中國大陸推動公共外交政策之探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35 期，2011 年，頁 62。

高度引起國際社會的反彈與關注，因而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了他國政府及公眾對於中共的看法。鑒此，中共深知如欲被國際社會所接納，就必須透過公共外交的推展來消弭國內外公眾對中共的不解及疑慮。

此外，在軍事層次上，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國際軍事合作辦公室副主任胡昌民曾表示：「中國軍隊的公共外交要加強頂層設計規劃，『公共外交』雖有別於官方外交，渠道更多、平臺更廣、自由度更大，但他的主導力量依然是國家的外交政策。『公共』是平臺、是對象；而『外交』才是目標。中國軍隊的公共外交必須貫徹國家政治方略，服從國家外交的戰略目標。」²這段話也充分說明了在全球化、網路化、資訊化的國際社會中蓬勃發展下，屏除傳統的官式外交外，中共無論在國家或軍事戰略目標上都積極結合「公共外交」的應用，以合理整合資源、傳播內外政策、爭取公眾支持，使得國家利益最大化及奪取國際話語權等。然而中共重視「硬實力」(Hard Power)而輕忽「軟實力」(Soft Power)，在推行「公共外交」上都是以國家的力量來進行，這種講求與目標對象之利害關係的銳實力(Sharp Power)政治傳播表現，也是種傳統軍事硬實力與非傳統安全的跨界利益複合表現，故值得重新檢視。

二、研究目的

本文主要著重在全球化、資訊化及網路化的時代下，無論中共或國際上之公眾、官方及非官方組織和媒體等，對於中共的關注倍增。是此，中共深知欲獲得國際社會客觀、深層及全面的瞭解，除了傳統的外交手段外，更須結合公共外交的運用。因此，中共開始逐步開放商業領袖、學者及非政府組織等非官方團體參與外交過程，³並積極投入維和行動、反恐行動、海盜打擊、撤僑行動及人道救援與災難救助等非戰爭性軍事行動。是故，本研究會將具公共外交原創力的美國與中共在公共外交推展上的沿革、動機、目標、手段及觀點進行個別分論述分析，以找尋出中共在公共外交理論與軍事安全戰略的結合上之實質目的與限制。

² 胡昌民，〈中國公共外交的時代使命〉，《公共外交季刊》，第2期，2015年，頁13。

³ Ingrid d'Hooghe, "The rise of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Netherland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 No. 12, 2007, p. 11.

第二，中共在公共外交的推動上都是以黨的力量來進行，是種講求與目標對象利害關係的表現，來強化國家軟實力與爭奪國際話語權。因此，在公共外交的推動發展上，雖然挾帶著經濟利誘，然而卻也引起周邊國家高度緊張及大國勢力介入關注。透過解析中共在推展公共外交上迥異之處，探究其推展公共外交是否意不在軟實力交流，而是銳實力的輸出。

第三，解析共軍每項行動背後的目的意涵，都能發現其內部運作與外部作為間存在著相當程度的差異。以維和行動為例，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於 2015 年 4 月表示：「中國在未來參與聯合國維和部隊的人數會提升至 8,000 人。」⁴然而，於 2015 年統計資料顯示，中共參與維和行動的兵力人數僅從 2,700 人提升至 3,100 人，後於 2016 年 7 月統計資料顯示，其所投入之兵力又下降至 3,000 人以下，僅 2,833 人投入在 9 項維和任務當中。⁵至 2017 年 6 月，中共始終維持 2,630 人在 10 項聯合國維和任務當中。⁶然至 2017 年 9 月，中共雖然將其參與維和行動的人數提升至 8,000 人，⁷雖然達到習近平於 2015 年時所提出的承諾；但是，中共迄今都僅止於涉及三種不干涉主義類型之行動，監督停火、單一任務維和、綜合性維和行動，其中又以綜合性維和行動最多，並且中共迄今仍未參與聯合國的防禦性部署行動。是此，本研究之目的三在於探究中共是否透過非戰爭性軍事行動的參與，展現其形式善意與致力軍事透明化的作為，來掩蓋其軍事事務革新、武裝力量多樣化等實質目的。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目的在於從公共外交理論觀點來解析中共在推動公共外交上之沿革、動機、目標及觀點，進而檢視共軍在中共以黨領軍的原則下，如何將

⁴ Dennis J. Blasko, "China's Contribution to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Understanding the Numbers," *China Brief*, Vol. 16, No. 18, 2016, p. 3.

⁵ Courtney J. Fung, "China's Troop Contributions to U.N. Peacekeeping,"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16. At <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16/07/chinas-troop-contributions-un-peacekeeping> (last visited 2017/11/13).

⁶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7), p. 19.

⁷ Sarah Zheng, "China completes registration of 8,000-strong UN peacekeeping force, defense ministry say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7. At <http://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defence/article/2113436/china-completes-registration-8000-strong-un> (last visited 2017/11/13).

傳統安全的軍力擴張、武裝力量多樣化及國家戰略部署調整等，複合非傳統安全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及非戰爭性軍事行動等因子，卻引起與周邊國家信任不足及大國勢力介入等。從而，進一步解析其在公共外交運用上之實質目的與盲點。



第二節 文獻檢閱與概念界定

一、文獻檢閱

(一)我國研究部分

1. 中華民國國防部《崛起：中共與區域安全》：⁸

自中共改革開放以來，其挾帶著廣闊的幅員、廉價的勞力和龐大的市場，經濟實力逐年倍增，隨之而來的是軍事實力及國際影響力的遽增。然而，中共至今仍奉行著馬克思主義，在人權壓迫、主權壓迫及以黨領政的行為，有違國際民主思潮。故此，中共近年來積極參與國際、區域行動，傳遞其開門建軍、用軍合法及承擔新興大國責任等資訊，目的就是為了降低國際對於中共快速崛起的疑慮和擔憂。而自2013年3月14日習近平就任大陸國家主席後，持續推動多項軍事改革，使得國際社會處於浮動的狀態，亦透過經濟影響力，推動雙邊、多邊關係，建構區域經濟共同體，積極拉攏以美國為中心的國家，使得區域國家不得不在安全及經濟間做出選擇。而此本專書，針對中共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如朝鮮問題、南海爭議、中日衝突及中美關係等章節，詳訴各個層面所造成的不同因果，最後聚焦於解構中共背後之真實目的，以供吾人參考。

2. 王珉《公共外交-軟性國力，理論與策略》：⁹

中共自1971年取代我國進入聯合國後，便積極打壓我國在國際上的生存空間，使得我國外交處境艱困，甚至在參與國際上非營利組織時也常受到阻撓。而本書主要探討在於，我國如何發揮經濟、自由、民主、多元文化等軟性國力來抗衡中共的打壓，並透過國外機構、專家學者、實際案例等理論與實務兼具的內容，來探討我國應如何將軟性國力結合公共外交理論運用，以為我國在外交舞臺上注入活水，讓我國具有更多元的發展空間。

⁸ 中華民國國防部，《崛起：中共與區域安全》（臺北市：國防部，2015年）。

⁹ 王珉，《公共外交，軟性國力，理論與策略》（臺北市：允晨文化，2009年）。

3.王維菁《輸出美國：美國新聞署與美國公眾外交》：¹⁰

本篇文章主要在說明傳播理論的應用與國家外交的結合，在美國內部無論政策制定、組織整併、歷史沿革的介紹。而本篇文章描述美國從冷戰時期的公共外交運用手段，如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與自由歐洲電臺《Free Europe Radio》等相繼成立、資助外國學生赴美學習及組織運用，到後續藉由新聞媒體、學術交流、網路交流、影視產業等，來向世界宣傳美國制度、文化、價值、意識形態。而本篇文章也點出，隨著中共總體實力的提升，在全球化、資訊化的影響下，也積極推動公共外交，舉凡孔子學院、北京奧運、上海世博、海外新聞中心成立等，都說明了中共意識到公共外交軟實力的運用亦是國家總體實力不可或缺的一環。此外，作者最後也在文章中指出，我國受困於國際生存空間備受中共打壓，因此在公共外交上的推展更應積極主動，如華語文學校、非官方組織人道及災害救援、學術文化交流等，都是透過公共外交來彌補傳統外交上的不足，以形塑我國優質形象及增加我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

4.李翔宙《中國大陸推動公共外交政策之探析》：¹¹

在全球化、資訊化的場域下，公共外交快速興起，他是一種有別於傳統外交的外交模式。透過溝通交流代替政治傳播，並且其主要的目標對象是以他國公眾為主體，以進行內外政策上的闡述及說明，以創造有利於己方的國際環境、利益。而中共自改革開放後，民間的交流遽增，然而中共深知國際對於其快速崛起有著高度的不安與戒心，因此其意識到，欲化解國際對於中共的疑慮，必須透過公共外交來進行，以杜絕國際社會的猜疑。而本篇文章，主要透過公共外交的理論說明，來比較美國與中共在公共外交上的概況，並且解構中共在推動公共外交上的窒礙及效益。期望借鏡美國及中共在推動公共外交上的優劣研析，以提供我國未來在政策上軟性國力的建議。

¹⁰ 王維菁，〈輸出美國：美國新聞署與美國公眾外交〉，《傳播文化與政治》，第1期，2015年，頁201-205。

¹¹ 李翔宙，〈中國大陸推動公共外交政策之探析〉，頁53-80。

5. 沈明室《公共外交的具體實踐：美國副總統拜登訪中的觀察》：¹²

時任美國副總統拜登(Joseph Biden)於 2011 年 8 月 17 日赴大陸訪問 5 天，期間不論是欣賞球賽、吃榨醬麵及和四川大學學生演講期間，都積極宣揚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此次訪問也是繼 1971 年中美「乒乓外交」後一大突破。主因在於此次的出訪，雙方的代表性人物都有談及對臺軍售、南海爭議及人權議題等敏感性話題。而此篇文章即透過拜登的重要行程和內容進行目的的分項描述，並以美國對「中國威脅論」的觀點結合公共外交，來解析美國此次行動的戰略意圖和中共的反應，以研析中共對於此次外交行動的態度，提供後續政策建議。

6. 黃秋龍《非戰爭性軍事行動對制度創新之啟發》：¹³

伴隨著科技武器的進步，各個軍事安全部門也為因應新環境，在戰略、組織、制度等層面進行新的變革及調整。面對現今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政策的制定與執行、跨部門的整合及涉外的軍事力量運用都使得國家在軍隊上的使用更為巧妙。本篇文章旨在因應新興的威脅如恐怖主義、武器擴散、跨境犯罪、極端民族主義、網路犯罪等活動，軍隊除了透由傳統的軍事、外交手段來維護本身利益外，更多的是結合公共外交、地緣政治、區域整合等理論應用，在制度、戰略、組織上進行調整與革新，以有效擬定政策與行動來面對問題。

7. 黃秋龍《兩岸總體安全下的非傳統安全》：¹⁴

自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後，國際社會以美國馬首是瞻，然而中共自 1978 年改革開放後，經濟實力大增，伴隨著軍事實力、政治影響力及總體實力快速增長。有別於美國，中共緊鄰歐洲及非洲，周邊國家為數眾多。基此，除了傳統安全的競爭威脅外，也因科技交通的進步，非傳統安全的恐怖主義、跨境犯罪、武器擴散、網路犯罪、極端主義等活動也跨越了地理上的限制，快速擴張。本書主要在研析各項

¹² 沈明室，〈公共外交的具體實踐：美國副總統拜登訪中的觀察〉，《戰略安全研析》，第 76 期，2011 年，頁 10-17。

¹³ 黃秋龍，〈非戰爭性軍事行動對制度創新之啟發〉，《國防雜誌》，第 25 卷第 2 期，2010 年，頁 13-26。

¹⁴ 黃秋龍，〈兩岸總體安全下的非傳統安全〉，(新北市：法務部調查局，2010 年)。

非傳統威脅對於中共與周邊國家間的關係，以及在這樣非對稱的交流環境下，兩岸之間該如何建立務實的認識立論，除了給予公、私部門提供綜合性的政策應用見解外，也給予國軍在非傳統安全上的危機處理提供實務上的建言。

8.梁文興，李錦智《兩岸公眾外交發展概況-以政策分析為例》：¹⁵

自美國發生 911 恐怖襲擊事件後，美國政府意識到在公共外交上的應用必須有所調整，並且必須結合國家未來戰略方針與政策制定加以運用。而本篇文章主要是以美國的公共外交定義、實踐與沿革，來解析中共為何發展公共外交，以及其實際運用、發展趨勢和效益評估。並透過實際案例，解構中共欲透過公共外交手段來消弭國際對於中共快速崛起的疑慮和進行政治影響力的擴張。最後再以美國及中共在公共外交上的發展為借鏡，發掘我國在公共外交上的窒礙、提供未來政策建言及我國面對中共在公共外交上之優勢如何結合媒體、民間與非官方組織協同運用，以提升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與發展空間。

(二)大陸研究部分

1.王秋彬《關於中國公共外交發展的思考》：¹⁶

近年來，公共外交在中共內部快速崛起，無論是成立孔子學院、國外電視臺、參與非戰爭性軍事行動等，都是中共積極體現其「和平崛起」的重要手段。然而，本篇文章指出，自 2013 年習近平提出加強公共外交運用後兩年，中共在推動公共外交上仍舊有著許多的盲點，而導致推動的速度緩慢、產生負面效果及內部無法達成協調。舉凡官方色彩濃厚、民間參與力量不足、資源無法整合等。故此，本篇文章針對中共在推動公共外交上進行效益評估，解析近年來中共內部的轉變以及弊端為何以提供建議，來促進中共在公共外交上的運用，以形塑優質形象、推廣中國

¹⁵ 梁文興，李錦智，〈兩岸公眾外交發展概況-以政策分析為例〉，《第 19 屆三軍官校軍事研討會》，2012 年 5 月 18 日。參見 <http://docsplayer.com/26371961%E6%B5%B7%E5%B3%BD%E5%85%A9%E5%B2%B8%E5%85%AC%E7%9C%BE%E5%A4%96%E4%BA%A4%E7%9A%84%E7%99%BC%E5%B1%95.html> (瀏覽日期：2017 年 6 月 1 日)。

¹⁶ 王秋彬，〈關於中國公共外交發展的思考〉，《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 55 卷第 3 期，2015 年，頁 34-39。

好聲音、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及獲取國際話語權等。

2.余金城《中國公共外交的內外維度：爭論、概念、關係》：¹⁷

本篇文章的積點在於全球化、資訊化的影響下，無論國內或國外民眾對於中共政治的參與度提高，而在經濟全球化、政治民主化、跨國合作等影響下，中共也意識到本身的政治結構有別於普世價值，因此在政治理念和文化價值上與國際社會有著極大的衝突。此外，本篇文章將中共對於公共外交的定義進行綜整區分，將其定義進行統一後來分析中共無論內外實際運作上的困境。基此，本篇文章有利於本研究主題對於中共內部公共外交之看法研析。

3.何應非《如何紮實推進中國軍事公共外交》：¹⁸

中共自改革開放後快速崛起，不僅在經濟上，在軍事上的硬實力也讓各國對其充滿著高度的不信任感。中共意識到這點，因此其近年來積極推動公共外交，並將公共外交與對外非戰爭性軍事行進行結合，推展出軍事公共外交。而本篇文章中對於中共在軍事公共外交的目標、原則、應用、定位進行區隔說明以及提供後續中共在推動軍事公共外交上的建言。故此，本篇文章將有利於本研究主題進行中共在推展軍事公共外交上的戰略目標、革新方向之研析。

4.周鑫宇《公共外交研究應從“是什麼”做起》：¹⁹

中共自 2013 年習近平上任中國國家主席後，便積極推動公共外交與軍事、傳統外交手段的結合。本篇文章以《中國國家形象調查報告 2012》為出發點，藉由訪談的方式，在了解國際社會對於中共的觀感後，來提出四項核心目標，以改善外國民眾對於「中國威脅論」、「中國霸權論」等說法。基此，本篇文章的內容有助於本研究主題之見解。

¹⁷ 余金城，〈中國公共外交的內外維度：爭論、概念、關係〉，《觀察與思考》，第 7 期，2015 年，頁 43-50。

¹⁸ 何應非，〈如何紮實推進中國軍事公共外交〉，《公共外交季刊》，第 2 期，2015 年，頁 14-21。

¹⁹ 周鑫宇，〈公共外交研究應從「是什麼」做起〉，《公共外交季刊》，第 13 期，2013 年，頁 70-73。

5. 岳鵬《中國開展軍事公共外交的阻礙和使命》：²⁰

中共自習近平上任國家主席後，除了大力推動公共外交、法規修訂外，亦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意圖透過強大的經濟實力來建構以中共為中心的區域經濟體，將歐亞非大陸鏈結起來。然而，面對政治理念、文化差異、價值觀的不同，中共在推動上時常受到阻礙，尤其在軍事力量的擴展上更受到「中國威脅論」的影響甚鉅。而本篇文章便分項舉出中共在軍事公共外交推動上所受到的阻礙及所肩負的使命為何。

6. 胡昌明《中國軍隊公共外交的時代使命》：²¹

中共的軍隊一直以來都是以黨領軍、軍事發展不透明。然而，隨著全球化、資訊化的國際社會轉變，中共近年來積極推動軍事外交，舉凡亞丁灣護航、和平方舟巡診、維和行動及反恐行動等，都是為了體現中共的開門建軍，然而國際社會對於中共在軍力擴張上有著許多的猜疑。故此，為了消弭國際的疑慮，應將軍事公共外交結合國家戰略方針，建構雙向溝通平臺，傳播中共軍隊的形象和聲音。

7. 趙世人《如何看當前中國公共外交》：²²

本篇文章講述中共近 10 年來積極推動公共外交的目的何在，以及欲達到的效果為何。透由內部人看內部體系的視角，解構中共在推動公共外交上的問題，例如頂層設計、社會參與度不高、資源無法整合、公民意識薄弱等，以導致中共在推動公共外交上，力度不足，無法向外國民眾、政府、智庫、媒體傳遞「和諧世界」的價值觀。因此，本篇文章將有助於吾人瞭解中共在推動公共外交上的盲點，並有利於本研究主題。

²⁰ 岳鵬，〈中國開展軍事公共外交的阻礙和使命〉，《公共外交季刊》，第 2 期，2015 年，頁 42-46。

²¹ 胡昌明，〈中國公共外交的時代使命〉，頁 11-13。

²² 趙世人，〈如何看當前中國的公共外交〉，《中國公共外交協會》，2013 年。參見 <http://www.Chinapda.org.cn/chn/xsdt/t1058850.htm>(瀏覽日期：2017 年 6 月 10 日)。

8. 裘援平《中國的和平發展與公共外交》：²³

本篇文章敘述中共為何開始重視公共外交，以及欲透過公共外交的軟實力結合經濟、軍事等硬實力，以降低國際社會對於中共崛起的不安。而文章中也藉由設立三個目標與三個課題，指出中共在公共外交的應用上，應循的方向及重點，來獲取國際話語權、形塑優質形象和降低國際社會之疑慮。故此，本篇文章的內容有利於在本主題研究的見解。

(三) 外文研究部分

1. Bruce Gregory, “Public Diploma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Lessons from the U.S. Experience”：²⁴

公共外交的觀念自進入 21 世紀後有了許多的轉變，尤其在經歷 911 事件後，美國重新思考及定義公共外交的運用，也針對近年來在實際運用上的問題：放棄輿論影響力之主導權；將戰爭形容的過於恐怖；公民社會缺乏相關知識、技術及創造力；強調網狀的因子與非因子間之關係；重新思考政府傳播手段及採用新媒體，進行公共外交在 21 世紀所面臨的問題、戰略、運用及改變進行分析。故本文章有利本研究主題。

2. Ingrid d' Hooghe, “The rise of China's Public Diplomacy”：²⁵

中共隨著經濟實力大增，其對於國內和國際上的影響逐年倍增，也意圖在國際上扮演穩定國際政治的角色。然而因為政治體制的不同，中共領導人近年來積極宣傳其是一個可信的、愛好和平的及和平發展的國家。中共深知除了傳統外交手段外，需透過公共外交來影響政府以外的群眾，因此，本篇文章主要在說明中共的公共外交發展與軟實力之間的關係，並且透過不同的角度和潛藏因子來分析及預判中共外來在公共外交上可使用之手段和工具。

²³ 裘援平，〈中國的和平發展與公共外交〉，《國際問題研究》，第 6 期，2010 年，頁 1-3。

²⁴ Bruce Gregory, “Public Diploma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Lessons from the U.S. Experience,” *Small War Journal*, 2008. At <http://smallwarsjournal.com/jrnl/art/public-diplomacy-and-national-security> (last visited 2017/5/1).

²⁵ Ingrid d' Hooghe,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Clingendael, 2007,) pp.1-41.

3. John Brown, “Public Diplomacy and Propaganda: Their Difference” : ²⁶

公共外交在定義上時常和「政治傳播」混唯一談，因為兩者的效力都仰賴取得受眾對於訊息的信任。因此，在研究公共外交上，時常會因為涉及一些複雜的議題如歷史事件、政治體制等或刻意傳播錯誤訊息而造成其變成「政治傳播」。本篇文章主要在解析公共外交與「政治傳播」上的差異，故此有利於本研究主題。

4. Joe B. Johnson, “A strategic Approach to Public Diplomacy” : ²⁷

公共外交被視為現今國際社會互動的重要一環，其主要能量是透過公民社會的公眾影響力來營造對於己方欲宣傳之目標、態度及行為之有利環境。近年來除了透過新媒體力量外，也積極藉由各地大使館等官方機構主動進行非政府間之外交行為，如提倡美國普世價值、教育、經濟協助及和民間團體合作等，來達到預設之目標。另外，本篇文章也提到，透由大數據和網路分析的協助，分析過往及現在已執行及正在執行的手段，進行方法上的改良和效益評估，已發展出效益性更高的公共外交戰略手段。故本篇文章有利於本研究主題。

5. Katherine A. Brown, Shannon N. Green, and Jian “Jay” Wang, “Public Diploma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2017” : ²⁸

隨著全球化及資訊化的發展，各國政府間的往來更加密切，民眾間的交流活動亦是。然而，因為廣泛且迅速的交流，恐怖主義、極端主義、跨國犯罪和網路犯罪等事件更加劇烈。面對這樣新興的國際場域，在傳統外交有限的能力下，更需仰賴公共外交來協助處理新興的問題及困境。而公共外交其資訊傳遞、教育及文化溝通是其用以創造和維持對於領導人和決策者在公民社會上下達決策時之影響力。鑒此，本篇文章主要是針對過去8年來前美國前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政府在公

²⁶ John Brown, “Public Diplomacy and Propaganda: Their Difference,” *American Diplomacy*, 2008. At http://www.unc.edu/depts/diplomat/item/2008/0709/comm/brown_pudiplprop.html (last visited 2017/6/11).

²⁷ Joe B. Johnson, “A Strategic Approach to Public Diplomacy,” *American Foreign Service*, 2015. At <http://www.afsa.org/strategic-approach-public-diplomacy> (last visited 2017/6/13).

²⁸ Katherine A. Brown, Shannon N. Green and Jian “Jay” Wang, “Public Diploma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2017,”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7. At <https://www.csis.org/analysis/public-diplomacy-and-national-security-2017> (last visited 2017/6/26).

共外交上的運用、發展、改善及困境，來提在美國現任總統川普(Donald John Trump)執政後，如何在國際情勢緊張的氛圍下，更有效的運用公共外交以協助政府在進行雙邊或多邊的國際互動和營造有利的國際環境。故本篇文章有利於本研究主題。

二、概念界定

(一)公共外交概念

本研究之公共外交理論以具原創力之美國對公共外交的定義為基礎，即 1965 年美國塔夫茲大學佛萊徹法律和外交學院(Tufts University 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系主任葛里昂(Edmund Gullion)所賦予之公共外交定義為核心：

「公共外交旨在處理公眾對於政府內外政策的行使和實施所產生的影響及態度。它包含超越傳統外交的國際關係領域，是政府對於他國公民溝通的過程，以增進對本國政府的內外政策、公民文化、社會制度、治國理念及發展目標的了解，減少錯誤認知和誤解。」²⁹簡言之，根據美國國務院對於公共外交的定義為：「公共外交是用以協助政府向國內外公中推展國家政策，意圖在影響其態度、行為及觀點，形成輿論力量，並塑造國家形象。」³⁰雖然公共外交隨著時代的演進，在運作模式及所使用的工具上有所不同，然而其核心主軸仍是緊扣著：「透過有效且真實的訊息交流，在各個層面上產生不同的跨界交流因子，來理解文化、態度及行為，進而建構與管理彼此的關係，以影響公眾之觀點與行為來促進本身的利益與價值。」³¹除此之外，從軍事安全戰略層次來看，美國國防部雖然不是推展公共外交的主要機構，然而其廣義的將國防部之對外軍事行動轉化為：「用以支援國務院之公共外交效力與國家目標」，並且定義軍事公共外交為：「本國軍隊在與外國公眾溝通、達成軍隊目標、以及關係建立主要目的在於達成外交政策上之目標。」³²

²⁹ Liam Kennedy, Scott Lucas, "Enduring Freedom: Public Diplomacy and U.S. Foreign Policy," *American Quarterly*, Vol. 51, No. 2, 2005, p. 310.

³⁰ Michael J. Waller, *Strategic Influence: Public Diplomacy, Counterpropaganda, and Political Warfare* (Washington: The Institute of World Politics Press, 2008), p. 43.

³¹ Bruce Gregory, "Public Diploma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Lessons from the U.S. Experience".

³² Matthew Wallin, *Military Public Diplomacy: How the Military Influences Foreign Audiences* (United States: American Security Project, 2015), p. 2.

而在中共的部分，曾任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院長的趙啟政則提出：「公共外交他是和政府組成國家的整體外交。參與公共外交的各方從各種角度表達本國國情，說明國家的政策，表現本國文化，介紹外國公眾對本國有興趣之處以及解釋外國對本國的不解之處；同時在國際交流活動中了解對方的觀點。通過公共外交，可以更直接、更廣泛的面對外國公眾，從而能更有效增強本國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響力，改善國際輿論環境，維護國家的利益，表現本國的國際形象。」³³其後，於 2012 年 11 月 8 日在北京舉辦的中國共產黨第 18 屆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寫道：「紮實推進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使得「公共外交」一詞，頓時在中共內部成為備受矚目的議題。³⁴說明了中共逐漸意識到在全球化及訊息化的國際場域裡，跨界之間的交流必須運用公共外交和國際社會建構雙向溝通的橋樑，使得各國在面對中共快速崛起的過程中，能更理性、透明、全面的瞭解中共。基此，中共將其軍隊開展公共外交之目的為：「為軍隊現代化建設創造良好國際環境，並且提升軟實力，通過各種平臺來展示軍隊形象、宣傳軍事政策的重要渠道，以提昇國際軍事影響力。」³⁵將公共外交概念結合軍事安全戰略兩者相互結合，進而將官方政策語言轉換成公眾的語言、傳播的語言、世界的語言。³⁶

（二）武裝力量多樣化運用

中共於 2013 年 4 月 16 日，對外發表的《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白皮書共分為五個章節，³⁷分別為：「新型態、新使命、新挑戰；武裝力量建設與發展；捍衛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保障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維護世界和平地區穩

³³ 趙啟正，〈中國登上公共外交世界舞台〉，《北京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2011 年 6 月 2 日。參見 <http://www.bjfa.gov.cn/affair/public/15667.htm> (瀏覽日期：2017 年 11 月 13 日)。

³⁴ 中國教育報，〈公共外交：為大國形象“增香添彩”〉，《中國公共外交協辦》，2013 年 5 月 13 日。參見 <http://www.chinapda.org.cn/chn/xsdt/t1039613.htm> (瀏覽日期 2017 年 6 月 19 日)。

³⁵ 何應非，〈如何紮實推進中國軍事公共外交〉，頁 15。

³⁶ 胡昌民，〈中國軍隊公共外交的時代使命〉，頁 13。

³⁷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 白皮書（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13 年 4 月 16 日。參見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jrzg/2013-04/16/content_2379013.htm (瀏覽日期：2017 年 6 月 20 日)。

定。」³⁸報告內容主要是中共在面臨全球化、訊息化的國際環境下，無論是在戰略上的部署、組織上的調整、兵力轉型及武裝力量改革上，共軍所面對的使命與挑戰。

而其中，在第五章：維護世界和平地區穩定篇章中，中共詳細的介紹了共軍在國際非傳統安全領域上的運用，舉凡：維和行動、災難及人道救援、國際海上通道護航、對外聯合反恐行動等。意圖透過有系統的整理，宣揚中共在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下，尋求實現綜合安全、共同安全與合作安全。³⁹將共軍對外軍事力量的運用與公共外交相互結合，展現其發展軍事力量多樣化的目的在於維護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區域內的穩定，並透過軍隊透明化來形塑其肩負新興大國責任之態勢與氣度，以消弭國際對於共軍武裝力量多樣化的疑慮。

（三）共軍軍事現代化對外之軍事威脅

受到全球化、訊息化影響，現今的國際環境，不再只充斥著傳統國與國之間抗衡的威脅，恐怖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分裂主義、跨境犯罪及網路戰等新型態的非傳統安全逐漸成為區域及國際安全上的主要議題。而傳統與非傳統安全複合議題影響下，中共從「立足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朝向「新階段我軍歷史革命」、「解放軍應當為中國經濟利益與安全提供支持」，到具體提出「多樣化軍事任務」、「實施非戰爭性軍事行動的能力」等，⁴⁰都是中共因應國建環境的改變而提出戰略部署上的革新。而在傳統硬實力的革新和運用外，中共亦考量到自身海外利益、能源獲取及霸權爭奪的因素，因此近年來積極加強共軍境外投射能力，以鞏固己身利益和擴展政治影響力。

中國軍隊是國家形象的一張重要名片。⁴¹根據 2017 年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

³⁸ 莊國平，〈中共公布《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白皮書的戰略意涵〉，《清流月刊》，2013 年。參見 http://www.mjib.gov.tw/FileUploads/eBooks/646442d350884b66b05311ab9056f211/Book_file/bbc04bc17b8d4c05a64d5e04af1d7a11.pdf (瀏覽日期 2017 年 6 月 20 日)。

³⁹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 白皮書（全文）〉。

⁴⁰ 黃秋龍，〈共軍武裝力量多樣化運用與「一帶一路」建設安全情勢之評估〉，《戰略與評估》，第 4 卷第 6 期，2015，頁 2。

⁴¹ 胡昌民，〈中國軍隊公共外交的時代使命〉，頁 11。

戰略研究中心的《中國周邊安全形勢評估(2017)：大國關係與地區秩序》⁴²內容所述，受到朝鮮半島問題、南海問題、南亞印巴對抗升級等，加上國際社會氛圍以中共為首的新興大國集團及與以美國為首的傳統霸權集團相互對抗，加深了地區熱點問題及大國博弈相互滲透影響，⁴³使得中共在傳統外交手段外，更積極的結合公共外交的運用，推展多角度、多層面的軍事力量運用，來結合重要涉外軍事活動。而解構這些行為的真實目的，除了鞏固利益、能源及驗證其武裝力量投射能量外，更是其持衡運用「軍事公共外交」以達新型態軍事力量多樣發展，遂行邁向世界強權之目標。

(四)銳實力

公共外交是透過軟實力途徑來推展，以影響目標對象的態度、行為及觀點。然而，對於軟實力、銳實力、巧實力(Smart Power)來說，隨著現今國際社會交流頻繁、傳統邊界式微、網路訊息流通快速且透明等條件影響，在概念上以越加模糊。根據奈伊(Joseph Nye)對於軟實力的界定：「軟實力是透過吸引及勸服來削減他國的表現，以增進本國的吸引力。其主要有三個面向，分別為政治價值觀、文化及外交政策。」⁴⁴隨著全球化的影響，軟實力的概念逐漸擴大，伊莉莎白(Elizabeth C. Economy)界定軟實力為：「透過說服和吸引力，而非透過威脅或軍事力量來贏得一國對外的影響力。其主要運作的三個面向分別為文化、教育及外交，以達在軟實力在價值觀及概念上的基本。」⁴⁵雖然途徑有所改變，然而在概念其核心仍然是將政治作為可信度爭奪的競賽，在全球化的時代下，誰說的故事最動聽，就越能達到政治上的說服力及吸引力，以可達到山崗上的光輝城市結構效應。

然而何謂銳實力？根據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文稱，銳實力是有助

⁴² 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周邊安全情勢評估(2017)：大國關係與地區秩序〉，《中國社會科學院》，2017年。參見 <http://www.ssap.com.cn/c/2017-05-08/1053937.shtml>(瀏覽日期：2017年6月23日)。

⁴³ 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周邊安全情勢評估(2017)：大國關係與地區秩序〉。

⁴⁴ Wikipedia, "Soft Power," *Wikipedia*, 2018/5/1. 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ft_power (last visited 2018/5/9).

⁴⁵ Andrew McCormick, "The Stumbling Block to China's Soft Power," *The Diplomat*, 2018/4/17. At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4/racism-the-stumbling-block-to-chinas-soft-power/> (last visited 2018/5/9).

於集權政府控制和操縱海外輿論，可以比作一把「能穿越文化壁壘，改變西方價值觀的利刃」。⁴⁶根據美國外交事務季刊(Foreign Affairs)定義：「銳實力意指中國對特定國家刺探、滲透，穿越其政治與資訊環境的銳利影響力。」⁴⁷是此，銳實力又稱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意即：「當一個崛起的大國與既有的統治霸主競爭時，雙方面臨的危險多數以戰爭告終。」在面對國際經濟體系日益緊密的環境下，中共從世界工廠轉型為世界市場，從各個層面進行資本輸出，讓中共的影響力無處不在，無孔不入，⁴⁸就如同長槍匕首，又或是注射器。透過在世界各地營造輿論和觀念，使其影響力既不像硬實力具有強制性，又不像軟實力具有其魅力攻勢。⁴⁹換言之，是一種不像「軍事武力」那樣公開的壓制對方，也不像「文化交流」只具吸引性質，而是像特洛伊木馬一樣，暗中進行破壞、滲透，形成不對稱作戰。

50



⁴⁶ 旺報，〈正向解讀中國銳實力吧〉。

⁴⁷ Christopher Walker, Jessica Ludwig, "The Meaning of Sharp Power," *Foreign Affairs*, 2017/11/16. At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7-11-16/meaning-sharp-power> (last visited 2018/1/31).

⁴⁸ BBC，〈硬實力、銳實力、軟實力和英國的選擇〉，《BBC 中文網》，2018 年 2 月 1 日。參見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2894963> (瀏覽日期：2018 年 5 月 9 日)。

⁴⁹ 主筆室，〈銳實力掀新冷戰，兩岸冷靜以對〉，《中時社論》，2018 年 2 月 14 日。參見 <http://opinion.chinatimes.com/20180214003407-262101> (瀏覽日期：2018 年 5 月 9 日)。

⁵⁰ 金雨森，〈中共從「軟實力」到「銳實力」〉，《看雜誌》，2018 年 2 月 5 日。參見 <https://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18/23547> (瀏覽日期：2018 年 5 月 9 日)。

第三節 研究範疇與研究限制

一、研究範疇

(一) 研究理論部分

本文以公共外交概念為核心主軸，解析中共在全球化與資訊化的環境下，其在國家總體戰略架構、對外非戰爭性軍事行動及戰略部署上，推展公共外交之沿革、目標、手段及觀點。尤其中共在「以黨治國」、「頂層設計」的核心方針下，始終偏重國家關係及高階層政治的思維，忽略了民間隱性力量之建構，進而引發周邊國家高度緊張及第三方大國勢力介入關注等。更能體現中共在公共外交的推展上，無論是在傳統或非傳統安全層面上，都是透過形式善意來掩蓋其政治目的、武裝力量多樣化及奪取國際話語權等實質目標；同時消弭互信不足及實質敵意的困境。

(二) 研究範圍

本論文以公共外交理論為核心主軸，解析中共在現今國際社會下，其如何與他國進行互動交流，以消弭國際社會的懷疑，卻又引起周邊國家高度緊張，以及第三方大國勢力介入等困境，以探究其是屬於軟實力的多邊訊息輸出，或是銳實力的政治傳播作為。複合公共外交是涉及公民社會互動的非官式外交行為，無論於國家層級或軍事層次上的討論，都需考量是否與民間隱性力量構成連結。是此，在第四章共軍運用軍事公共外交執行對外軍事行動的案例分析上，範圍將限縮在維和行動與反恐行動這兩項與公民社會關係緊密的非戰爭性軍事行動為主，而暫不討論跨國軍事交流。主因在於，跨國軍事交流所需考量的政治因素過多，且需要更多的國際政治、政策研析能力來做為研究後盾。據此，跨國軍事交流的部分將放至於第五章後續研究建議部分，以期後續研究能更全面的進行解析中共在公共外交上的應用。

(三) 研究時間部分

本論文研究係著重在中共公共外交理論上的運用始終缺乏民間機構或非外交部門之參與，並以自身利害關係為主要考量來參與國際非戰爭性軍事行動。據此，

將置重點於近年中共在大幅度的建軍後，共軍在維和行動及反恐行動等軍事公共外交作為，複合經濟利誘等手段，所造成的國際不安全感來解析其背後政治目的為核心研究主軸。而在研究時間，美國的部分以二戰至今在公共外交上的發展沿革、各時期定義、核心目標及戰略方針為重點；中共的部分，則以胡錦濤任大陸國家主席第二任時期至習近平接任大陸國家主席的第一任時期之公共外交定義、核心目標、戰略方針與軍隊公共外交為研究重點。

二、研究限制

論文撰寫過程中有許多種論述方式，其中包括調查法、觀察法、實驗法、實證研究法、數量分析法、文獻探討法及個案分析法等多種研究方法。然而本文內容毋須尋找受訪對象進行訪談，亦毋須製作龐大問卷量表來支持內容文章，故本文採取文獻定性分析法、文獻分析法及個案分析法來探討本篇議題，此為研究限制之一。

其次，本篇論文內容主要在研究中共共軍對外軍事行動與公共外交因素相互複合之關聯，因此在資料調研、核心目標研究上有極大之困難，無法及時掌握最新官方資料。除此之外，職現為中華民國國軍尉級軍官，在現行法令規範下，無法親自前往陸區實施相關資料蒐集，且研習時間過短，以致在相關文獻研究上，如欲進行深度探討將受到限制，僅以習近平上任為重點研究時段，此為研究限制之二。



第四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途徑

中共在總體戰略層面發展上，積極透過對外協助興建基礎建設、經貿交流及對外參與非戰爭性軍事行動，運用共軍參與維和行動、海盜打擊、撤僑、反恐行動及人道與災難救援等，意圖拉攏周邊國家，展現其肩負大國責任之能力與決心，將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利益結合公共外交運用，輔以傳統外交途徑，以建立優良形象。

是此，在研究途徑上，以公共外交理論為主軸，通過具原創力之美國公共外交在定義、手段及目標為基礎，來檢視中共在迥異的政治體制、以黨領政、頂層設計及以黨領軍的思維下，其在公共外交發展、運用與軍事安全戰略上之結合。重新檢視中共在公共外交運用上，其所欲掩蓋之背後的政治目的、國際話語權的爭奪、消弭國際間互信不足與潛在實質敵意的困境，達成建構良好的多邊溝通橋樑，期國際社會能更客觀、真實且理性的瞭解其內外政策。

再者，有效的研究途徑顯然是將現實的事件及經驗，結合宏觀的理論應用相對應，從研究目標行為的實質意涵，透過過程轉化，到最終的連結關係，來做為有效的研究途徑；一方面較能有效的理解中共如何將其政治目的與傳統軍事力量的運用，與非傳統安全利益加以複合。另一方面，也有助於說明中共在國家總體戰略方針下，其運用公共外交結合共軍在參與對外非戰爭性軍事行動的實質目的，進而解析中共運用公共外交理論作為掩護共軍軍力快速擴張及武裝力量多樣化等新型態軍事手段，遂行其戰略部署與調整。

總結，在全球化及資訊化的影響下，葛里昂所提出的公共外交快速興起。公共外交旨在透過溝通交流代替政治傳播、對稱資訊交流來影響他國家公眾之態度、認知與行為，以實現增進國家利益之目的。是一種高度仰賴公民社會來理解其他國家內外政策、文化和行為；交流我方觀點，修正錯誤理解；尋找彼此共通的傳統外交途徑。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以二種收集方式進行資料分析，如後：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是根據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課題，通過深入的尋找相同的文獻資料(如：書籍、期刊、報章雜誌及網路等)，進行檢閱來獲得所需之資訊。並透過不同學者針對欲研究之議題的不同觀點、歷史脈絡演進、資料比較等進行綜整，以更全面及正確的了解掌握所要研究之主題的一種方法。

而無論是美國或是中共，其公共外交在執行上的總體規劃、具體作為及戰略部署都是由政府層級來主導。鑒此，相關的官方文件、智庫的客觀分析以及各國專家學者之觀點多是結合國際情勢脈絡來進行分析及研討。透過文獻分析法，依循歷史軌跡來探究美國與中共間公共外交不同的定義、發展與戰略，並進行整理分析，以利本論文之研究。

(二)個案分析法

個案分析法是針對研究主題的某一特定對象進行深入的調查分析，尋找其實質操作上的特點、演進與矛盾點的一種研究方法。基此，本論文將就中共與具原創力的美國公共外交理論與軍事安全戰略變化，進行分析比較，並以維和行動及反恐行動表現為例，找尋共軍在公共外交應用與軍事力量擴張、武裝力量多樣化之間的鏈結點、實質目的、侷限及矛盾點。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目的在於解析中共如何發展、定義及運用公共外交概念，透過非戰爭性軍事行動，如維和行動及反恐行動等的積極參與，做為形式善意，以形塑優質大國形象、建構內外溝通橋梁及掩護其致力發展武裝力量多樣化之新形態軍事威脅。是故，本研究之目的在於解析中共如何發展公共外交，乃至軍事公共外交的運用。透過個案分析法及文獻分析法來與具公共外交原創力之美國進行比較，並結合其實際對外非戰爭性軍事行動之作為，來發掘其在公共外交概念運作上之目標對象、手段、實質目的、特殊性、侷限與矛盾點。（如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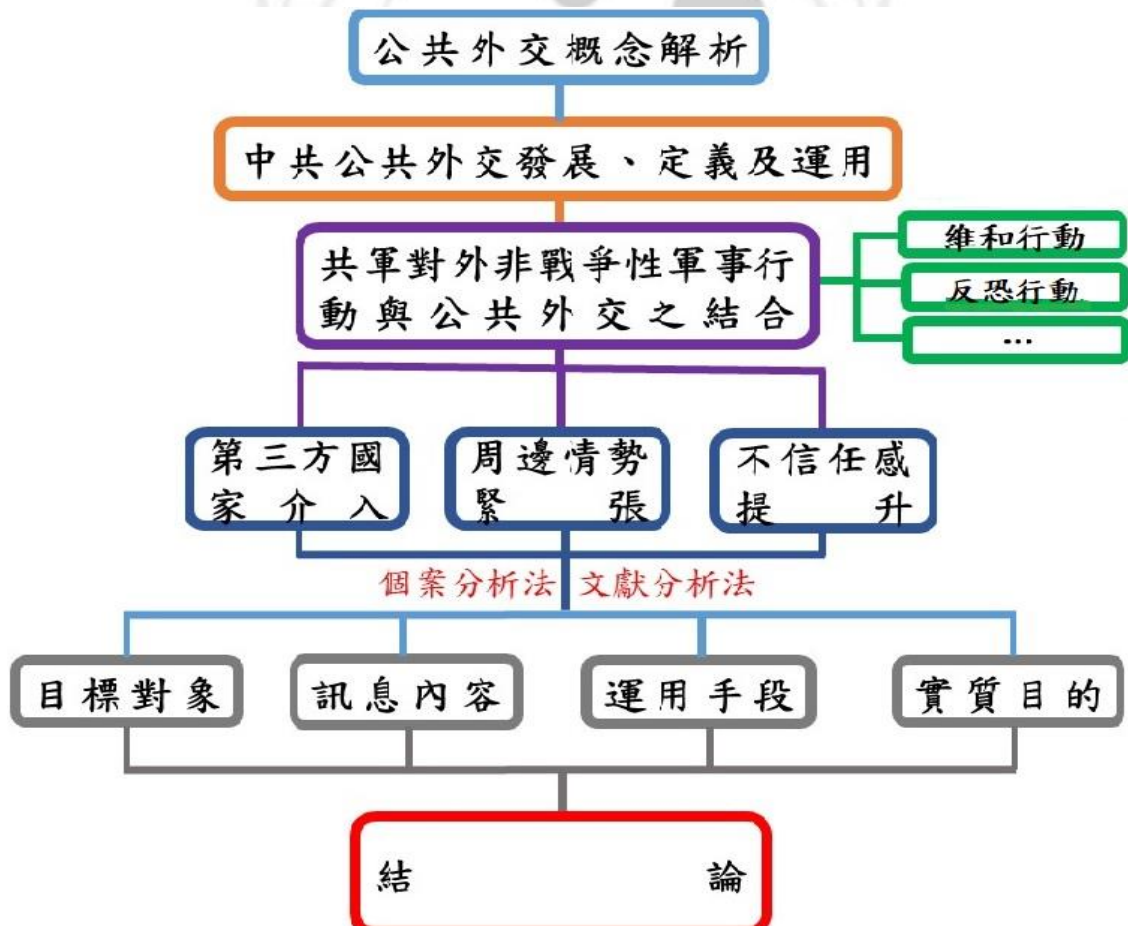


圖 1-5-1：公共外交概念解析共軍對外軍事行動架構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二、章節安排

本篇論文共區分五章，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為公共外交戰略內涵及政策應用，第三章為中共推動公共外交及其影響，第四章為從公共外交與對外軍事安全戰略運用，第五章為結論。其餘各節順序與內容架構分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本章主要區分五個小節，第一節為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為文獻探討與概念界定，第三節為研究範疇與研究限制，第四節為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第五節為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在本章第一節說明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時，將對本論文的整體研究方向與重點進行描繪；另在第四節的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則透過欲使用之理論來對本文進一步闡述與分析。

第二章：公共外交之內涵及其應用。本章區分為三個小節，第一節將針對公共外交的定義、發展及特徵進行說明。第二節則會將針對美國之公共外交定義與發展進行介紹，置重點於 911 恐怖襲擊事件後，布希政府、歐巴馬政府及川普政府在定義與戰略部屬上之變革。第三節則延續第二節所介紹之變革來探究各時期在執行公共外交上之戰略意涵與侷限。

第三章：中共公共外交之發展及研析。本論文之重點在於從公共外交觀念解析共軍對外軍事行動，故本章第一節會著重在中共對於公共外交之定義及發展進行介紹。第二節則為檢視中共在推動公共外交上之戰略目標。第三節則通過與具公共外交原創力之美國進行比較，解析其實質為軟實力運用，或是銳實力輸出，進而探究在運用上之特殊性與侷限。

第四章：從公共外交解析共軍對外軍事行動。本章第一節將針對共軍軍事公共外交對中共內部安全之影響與內涵進行說明。在第二節的部分則以共軍軍事公共外交與對外軍事安全戰略運用在維和行動及反恐行動作上，其發展與目的為例，進行分項探究。第三節則是解析其在維和行動與反恐行動作為上，結合軍事公共外交運用的實質目的。

第五章：結論。本章共分為兩節，內容為研究發現與後續研究建議。第一節從

內文中探討出中共在公共外交及共軍在軍事公共外交上，如何結合公共外交途徑的運用，來進行其影響力、國家利益的擴張。並透過本論文驗證其實質上是透過公共外交的軟實力層面進行掩護，來遂行銳實力輸出的政治傳播表現。第二節後續研究建議的部分，受本研究時間不足限制，無法全面的解析中共及共軍在公共外交上之運用，進而從軟實力與銳實力層面進行更精闢的研析，以及透過國際社會的反應來和中共自行表述之內容進行比較。此外，跨國軍事交流需有雄厚的國際政治及國際關係背景做為研究後盾，故建議後續研究方向宜從中共本身對軟實力與銳實力的角度與觀點，以及研析中共與他國跨國軍事交流層面出發，在政治層級與軍事層次上將其實質作為與目的進行更全面的比較，以驗證實為政治傳播的表現。

本文章節大綱安排如下：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文獻探討與概念界定

第三節 研究範疇與研究限制

第四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第二章 公共外交之內涵及其應用

第一節 公共外交內涵

第二節 美國公共外交定義與發展

第三節 美國公共外交之戰略目標與侷限

第三章 中共公共外交之發展及研析

第一節 中共公共外交之定義與發展

第二節 中共推動公共外交之戰略目標

第三節 中共在公共外交運用上之特殊性與侷限

第四章 從軍事公共外交解析共軍對外軍事行動

第一節 共軍軍事公共外交之內涵

第二節 共軍軍事公共外交與對外軍事安全戰略運用

第三節 解析共軍採取軍事公共外交之實質目的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第二章 公共外交之內涵及其應用

第一節 公共外交內涵

公共外交是以爭取國內外公眾支持為主要目的，透過公部門、非政府組織、個人、非官方利益團體等，結合網路及傳媒的運用，在文化、學術、教育、資訊、政策上，進行跨界的多邊溝通與互動。因此，公共外交的實踐，主要是透過政府所發出的各項內外政策，運用公部門、非官方組織、利益團體、私人企業及個人來代替政府對國內外公眾進行說明、闡述與交流，以尋求內外公眾的支持和認同。

我國在政府官方的公共外交作為上，除了早期的農業扶植外，亦有於民國 89 年 10 月 23 日由行政院核定之「外交替代役」。⁵¹而其中最廣為人知的莫屬第一屆外交替代役連加恩醫師，於 2001 年赴非洲布吉納法索(Burkina Faso)服役 20 個月，期間除了醫療外，更協助當地開鑿水井、垃圾換舊衣與籌建孤兒院等。⁵²後於 2010 年 12 月再赴南非共和國(Republic of South Africa)從事外交醫療工作。此外，現為臺北馨美診所院長黃煜晏醫師，亦於 2007 年至布吉納法索擔任為期 10 個半月的外交醫療團替代役，並於當地拍攝長 50 分鐘的街頭魔術紀錄片，於布吉納法索國家電視臺的黃金時段播出，⁵³這些交流都有助於提升我國在當地的形象。

在非官方組織、非利益團體方面，我國的紅十字會、慈濟功德會、路竹會等更是享譽國際。舉凡紅十字會在日本 311 地震、東非旱災、泰國水災等，除了官方贈災金外，也透過本身的募款與相關物資捐贈來協助當地進行災後救助。而慈濟功德會亦於 2017 年 5 月前往塞爾維亞(Serbia)的歐普難民營(Opp Refugee Camp)進行關懷，除了配合當地齋戒月調整早、晚餐內容外，更與聯合國難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合作，捐贈板球供難民登記使用等行動。

⁵¹ 中華民國外交部，〈海外外交替代役男緣起〉，《中華民國外交部》，2014 年。參見 <http://www.mofa.gov.tw/soldier/cp.aspx?n=2F21CBFECC9C7625> (瀏覽日期：2017 年 8 月 23 日)。

⁵² 李佳霏，〈連加恩非洲服役，遠離功利擁抱世界〉，《大紀元》，2009 年 4 月 3 日。參見 <http://www.epochtimes.com/b5/9/4/3/n2483685.htm> (瀏覽日期：2017 年 8 月 23 日)。

⁵³ 黃煜晏，〈非洲魔術師 Eason 黃煜晏簡歷〉，《痞客幫》，2006 年 3 月 4 日。參見 <http://comedymagician.pixnet.net/blog/post/24959296> (瀏覽日期：2017 年 8 月 23 日)。

於 2010 年 1 月 12 日，海地(Haiti)發生芮氏規模 7.0 地震，造成 5 萬多人喪命。我國國軍立即派遣 C-130 展開「慈航 99」專案，飛行 4 萬多公里來回我國與海地間，運送物資及派遣 8 位三軍總醫院醫療人員與路竹會合作展開人道救援。⁵⁵此外，於 2013 年 11 月 8 日菲律賓(Philippines)海燕風災時，國軍亦協同三軍總醫院、紅十字會、路竹會及臺灣醫衛行動團隊等組織組成醫療小組，將人員及物資分 6 架計 18 架次運送至菲律賓宿霧機場，另派遣海軍中和艦及旭海號待命增援。⁵⁶

無論是官方或非官方所主導的行動，都是透過公共外交輔以傳統外交手段來影響國內外公眾之行為、態度與輿論，進而管理與建構雙邊、多邊的關係以達相互理解與認同，進而做出對我國有利之回應，以增進國家利益、形塑優良形象和建構良好的國際環境。

一、公共外交之定義與發展背景

公共外交於 1965 年由葛里昂提出，其定義公共外交目的為：「公共外交旨在處理公眾對於政府內外政策的行使和實施所產生的影響及態度。它包含超越傳統外交的國際關係領域，是政府對於他國公民溝通的過程，以增進對本國政府的內外政策、公民文化、社會制度、治國理念及發展目標的了解，減少錯誤認知和誤解。」

⁵⁷而美國國務院(Department of State)則廣義的定義公共外交目的為：「協助政府計畫來意圖傳遞訊息或影響他國公眾觀點。」⁵⁸基此，公共外交發展的背景主要是用以協助傳統外交，透過非官方組織、利益團體及個人在訊息、文化、觀點及態度上的

⁵⁴ 慈濟，〈難民營齋戒月，歐虔誠供餐〉，《慈濟》，2017 年 5 月 31 日。參見 http://tw.tzuchi.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0775%3A2017-05-31-07-30-08&catid=111%3A2009-01-09-00-42-38&Itemid=416&lang=zh (瀏覽日期：2017 年 8 月 23 日)。

⁵⁵ 大紀元，〈馬英九接見救援海地隊伍，讚譽臺灣之光〉，《大紀元》，2012 年 2 月 1 日。參見 <http://www.epochtimes.com/b5/10/2/1/n2805869.htm> (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2 日)。

⁵⁶ 林宜靜，〈魔鬼颱風海燕重創菲律賓，國軍運輸機待命救援〉，《中國電子報》，2012 年 11 月 12 日。參見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31112002398-260401> (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2 日)。

⁵⁷ Liam Kenndy, Scott Lucas, "Enduring Freedom: Public Diplomacy and U.S. Foreign Policy," p. 310.

⁵⁸ Charles Wolf, Brian Rosen, "Public Diplomacy: How to Think about and Improve It," *Rand Corporation*, 2004. At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occasional_papers/2004/RAND_OP134.pdf (last visited 2017/8/22).

溝通與交換，與本國及他國民眾進行互動，影響其態度、行為及民意，為己方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並減少錯誤的認知，將國家利益最大化。

鑒此，公共外交的發展與運用有別於傳統外交手段或政治傳播，而是高度仰賴公民社會的力量，以建立、管理彼此的互動關係，並影響彼此的態度、觀點與行為。⁵⁹在全球化及資訊化時代下，政府也越加重視此種新型態的外交模式，將網路與傳媒進行結合，透過出版品、電影、學術、文化交流和廣播電視等方式進行交流，不僅旨在影響國外政府，更聚焦於對國內外民眾、非政府組織及團體之影響。⁶⁰據此，公共外交的發展及興起背景主要是在全球化浪潮推動下，伴隨著公民社會的興起，用以做為傳統外交之延伸與輔助。

而現代公共外交理論的核心轉變，係因美國遭受 911 恐怖襲擊事件後，其意識到傳統的外交定義、方法及交流模式太過狹隘，無法有效的確保國外公眾了解美國想傳遞的訊息，需更加廣泛的將公共外交與傳統外交之運用進行結合。因此，由時任美國次國務卿的比爾斯(Charlotte Beers)來統籌公關戰略，並提出修正方向。⁶¹他認為反恐戰爭不單只是軍事力量的運用，更需透過與公共外交的結合，滲透式的去影響、扭轉及修正恐怖主義及極端宗教主義國家對於美國的仇視與誤解。其後，2009 年國務院對公共外交政策及事務，從事系統性研議，認為公共外交不再只是「軟實力」的應用，而應是兼具軟實力與硬實力之「巧實力」⁶²意即將「作戰武器、戰略」與「網路、傳媒、文化」加以結合。後於 2010 年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及國務院根據戰略架構，提出修正後之公共外交之定義與發展核心目的為：「努力擴大、加強美國政府及民眾與他國民眾之關係，積極向他國民眾施加影響，促進美國外交

⁵⁹ Bruce Gregory, "Public Diploma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Lessons from the U.S. Experience."

⁶⁰ Public Diplomacy Alumni Association, "About U.S. Public Diplomacy," *PublicDiplomacyorg*, 2017. At <http://pdaa.publicdiplomacy.org/?pageid=6> (last visited 2017/8/22).

⁶¹ 張巨岩，《權力的聲音-美國的媒體與戰爭》(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頁 14。

⁶² 張水庸，〈美國「公眾外交策略及改變」作為我國公眾外交的參考〉，《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2013 年 5 月 30 日。參見 http://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report_detail.aspx?sysId=C10200356 (瀏覽日期：2017 年 9 月 6 日)。

政策目標之實現，增加國家利益，提升國家總體安全」，⁶³而成為現代公共外交應用上的基準。

二、公共外交之特徵

公共外交的特徵在於它是一種關係的建立與管理；理解他國、文化和公眾的需求；交流我方的觀點；修正彼此錯誤的理解；尋找之間的共通點。⁶⁴公共外交最大的特點在於其所運用的媒介可以是多國家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甚至是私人公司、網際網路或是大眾傳媒。換句話說，傳統的外交是在有邦交的背景下進行，而公共外交則是無論有無邦交，公、私部門都能不必通過政府的允許來進行。基此，解構公共外交的定義，其主要特徵有幾項：

- (一)公共外交與傳統外交最大的不同在於，傳統外交是主權國家之間政府相互派遣使節進行交涉、戰略溝通及達成國家利益，與一般民眾較無關；然而在公共外交中，其行為主體為國內外公眾，透過新媒體運用、文化交流及輿論引導等手段進行雙向溝通，影響公眾的態度與行為，進而影響外國政府之政策制定與發展出對己方有利之目標和環境。
- (二)公共外交之行為主體可以是政府或是民間，無論公、私部門都能參與。主因在於民間的非政府組織、個體等在與國內外公眾交流觀點及資訊時，其主要是透過文化社會的理解來傳達政府的觀點。進一步來說，公共外交是透過國內外之公眾、非政府組織來從事交流與訊息交換。因此，公共外交的運用在國際社會上無論有無邦交，都能進行公共外交之活動。
- (三)政府通過訊息傳遞或文化交流來尋求公眾的合作，而非僅透過政策制定的傳統手段來進行戰略部署發展與促進好感。並且加強跨領域的合作，創造及擴大友好關係；公共外交亦能協助維持長期的盟友關係及削弱敵人的政治傳播行為。

⁶³ 李翔宙，〈中國大陸推動公共外交政策之探析〉，頁 59。

⁶⁴ Mark Leonard, Catherine Stead, and Conrad Smewing,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London: David Carroll, 2002), p. 8.

(四)公共外交的行為模式具有公開性，⁶⁶在於公共外交是透過媒體、網路、文化、學術等方式從事交流，透過影響國內外公眾的行為與態度，產生對他國政府在輿論上的壓力，進而影響其政策上的制定。故此，公共外交所交流與傳遞的訊息具有公開性，透過公開的訊息交流，增加國內外民眾及他國政府、非政府組織增加對本國之政策目標與實質意涵上的了解。

(五)公共外交的行為模式可以是多層次、複合性、直接或間接的，在於主要透過民間在資訊、網路、媒體、文化、學術等進行直接或間接交流，以輿論作為工具。因此，無需經過政府部門的插手或同意，來對國內外公眾在態度、行為及觀點上進行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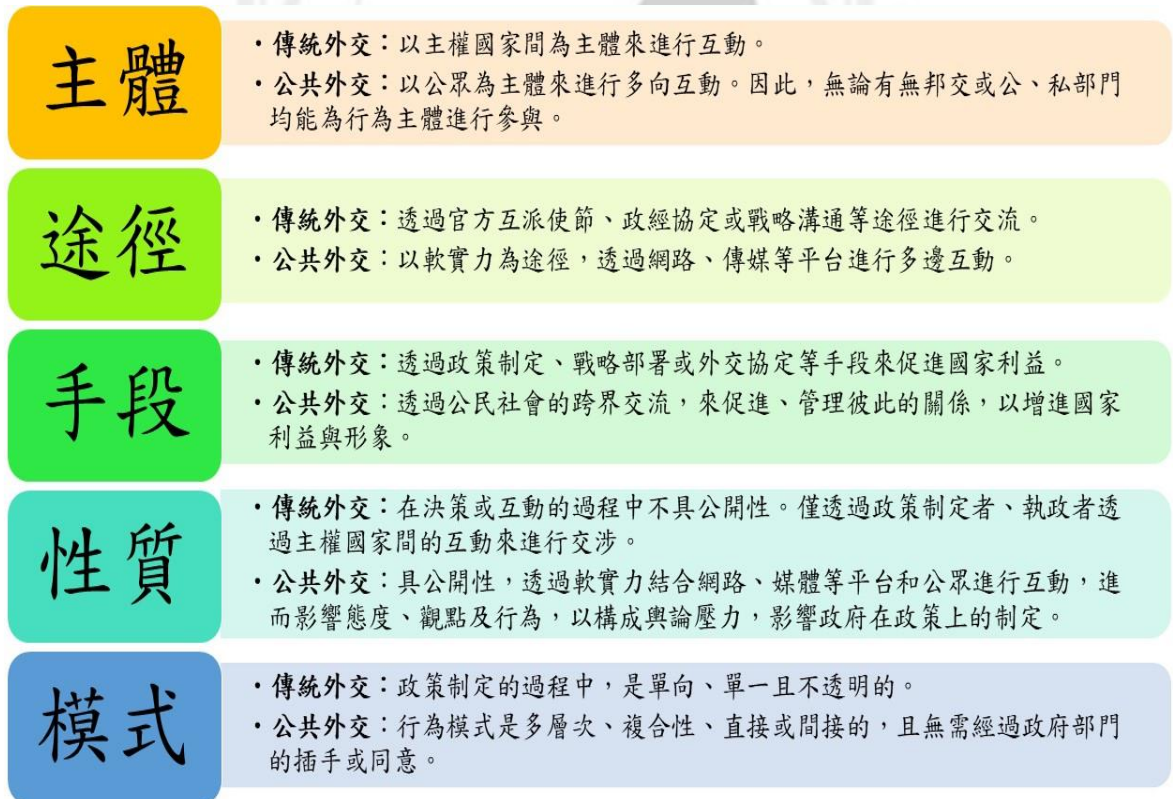


圖 2-1-1：公共外交之特徵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⁶⁵ The editor of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Public Diplomacy,"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2017/7/11. At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public-diplomacy> (last visited 2017/9/21).

⁶⁶ 李翔宙，〈中國大陸推動公共外交政策之探析〉，頁 65。

(六)公共外交與政治傳播之間是不同的，差異在於：

- 1.公共外交提供國家內外政策之誠實且真實的事件描述及解釋給國內外之公眾；而政治傳播則是透過口號或重複宣傳其認為是重點的內容給受眾。
- 2.公共外交鼓勵國際對於其內外政策好壞的全盤了解；政治傳播則是過分誇大其內部政策的完美無缺，並且抨擊他國政府所制定之政策。
- 3.公共外交主要是透過聆聽和對話來進行意見、觀點的交流；政治傳播則是只單方面傳播其所重視的部分。
- 4.公共外交是有目標性的對內外進行交流；政治傳播則是散播謊言或竄改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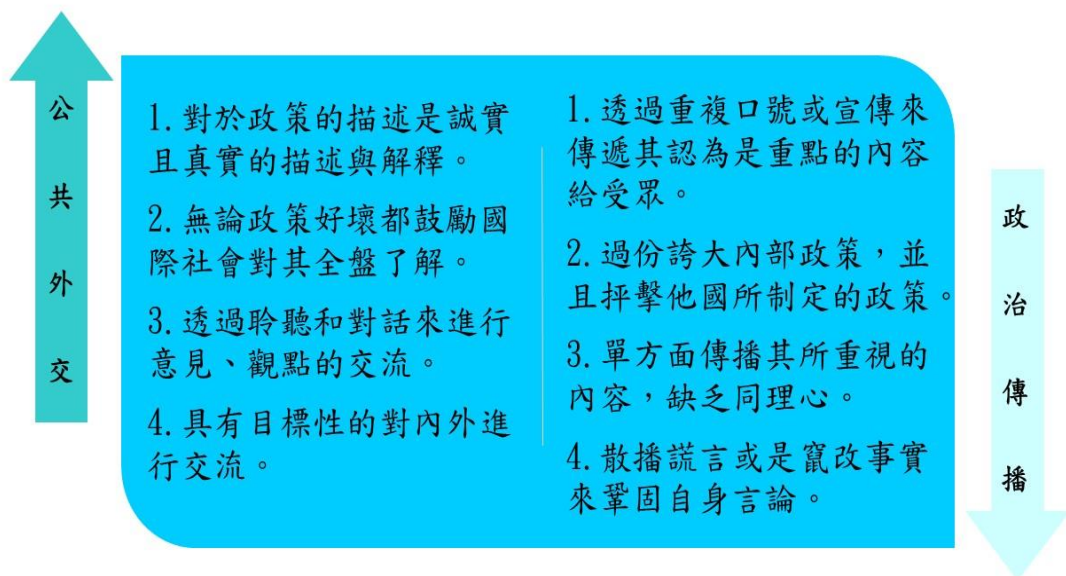


圖 2-1-2：公共外交與政治傳播之比較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基於上面所述，兩者雖然都是用以影響公眾之態度與行為，然而其最大的差異在於其所傳遞之訊息內容。公共外交的訊息內容與目的上是相互緊密且誠實的；而政治傳播在訊息內容上並不會洩漏其真實目的，因此在其所散播出的訊息是不真實且不可被相信及不具有效力的。⁶⁷

⁶⁷ John Brown, "Public Diplomacy and Propaganda Their Different," *American Diplomacy*, 2008. At

綜合論之，公共外交是軟實力結合新媒體技術的運用，用以解釋內政、外交決策的理念；針對特定議題強化雙向溝通、鞏固立場；透過文化及學術交流，進行長期的多邊交流關係。故此，公共外交的特徵有別於政府所主導的傳統官式外交或政治傳播，而是一種文化社會的理解，透過建立、管理多邊的溝通管道來進行對話，用以增加對彼此的了解及提升、形塑國家優質形象，營造在國際上有利之外交環境和影響輿論導向。



第二節 美國公共外交之定義與發展

一、美國公共外交之定義

美國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SC)公共外交所的庫爾(Nicholas J. Cull)寫到：「在葛里昂提出現代公共外交的定義前，最早是由英國《泰晤士報》(The Times)在 1856 年 1 月 15 日評論時任美國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總統時，提及公共外交一詞，並指出當時公共外交的觀念就類似於公民社會。」⁶⁸然而，當時公共外交受限於環境、科技、專業性及在理論上尚未形成一門專業學科等限制，因此並未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甚至被誤解為是一種政治傳播的表現。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透過廣播及傳單來進行理念與內外政策的宣傳，藉此影響公眾的態度、行為，以主導輿論權來施加壓力給外國政府。雖然當時已注意到透過公共外交來進行傳統外交以外之互動，但是由於當時背景仍以環繞著戰爭為主軸，因此當時僅賦予公共外交定義為：「對公眾輿論權的控制，正如對生命和財產的控制權一樣，都交到了官方手上。」⁶⁹基此，史帝芬斯(Oren Stephens)於 1955 年在《坦承世界的事實：美國在海外的資訊綱領》(Facts to a Candid World: America's Overseas Information Program)一書中，仍舊把美國在海外所開展的各種資訊和情報統稱為「宣傳」，甚至宣稱《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是美國第一個，也是最好的一個宣傳小冊子。⁷⁰

直至 1965 年，葛里昂才正式賦予公共外交定義：「公共外交是用以處理公眾對於外交政策規劃與執行上之態度。其包含了超越傳統外交外，國際關係的互動過程；外國公眾對於本國政府之觀點、輿論培養；一國非政府組織和利益團體與他國相對應團體之間的互動；對外交事務報導及政策執行外國公眾的觀點；從事交流工作的人員與他國外交官、記者等極具影響力之團體的互動；多種文化之間的交流。」

⁶⁸ Wikipedia, "Public Diplomacy," *Wikipedia*, 2017/6/28. 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iplomacy (last visited 2017/9/18).

⁶⁹ 劉鳴箏(2011 年 5 月)。《美國公共外交研究(1917-2009)》。吉林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吉林，頁 26。

⁷⁰ 檀有志，〈美國學界的公共外交研究簡況〉，《美國研究》，第 27 卷第 2 期，2013 年，頁 129。

⁷¹明確的賦予了公共外交之核心價值是通過訊息和觀點的交流，來影響公眾對於外交政策上之態度與行為，並且和政治傳播間有了較為明確的劃分。

1983 年，美國政府第 77 號國家安全決策指令《與國家安全相關的公共外交之管理》(Management of Public Diplomacy Relative to National Security)中把公共外交定義為對國家安全提供支持的政府行為。⁷²到了 1987 年，美國國務院《國際關係辭典》(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erms)中，定義公共外交為：「是由國家協調、支持的計劃工作，用以進行訊息交流或影響外國公眾之觀點；其主要工具有出版品、電影、電視、廣播及文化交流。」⁷³時至 1996 年，經過近 10 年的發展，公共外交之定義被視作為：「推廣公眾之間的溝通交流，建立共同認知的價值。」⁷⁴於 1998 年，美國新聞署(United State Information Agency, USIA)前副主席羅德(Carnes Lord)給予公共外交另一層不同定義：「公共外交在美國當前的國際環境中將會比冷戰時期具有更少的戰略意涵，然會有更多的交流互動。用以支持國家軍事應急政策也是其重要的一環。」⁷⁵故此，在 2000 年時，美國國務院對於公共外交的定義為：「通過國際間交流、訊息關係、新聞媒介、輿論調查、支持非政府組織等方式，了解並影響國外公眾，加強美國政府和人民與國外民眾的溝通，減少其他國家對美國的錯誤認知，改善美國的形象。」⁷⁶

然而，在 911 恐怖襲擊事件後，美國驚覺其公共外交之力量薄弱，並開始思考：「他們為什麼恨我們？」。因此，在進行一連串對內的研討與改革後，於 2002 年 9 月公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報告中表示：「美國也將進行一場理念的戰爭，以贏得國際反恐戰爭，方式包括：運用美國的影

⁷¹ Wikipedia, "Public Diplomacy."

⁷² 靳敏，〈美國公共外交機構的演變歷史〉，《中國論文網》，2015 年 11 月 25 日。參見 <http://www.xzbu.com/4/view-7128874.htm> (瀏覽日期：2017 年 9 月 20 日)。

⁷³ Public Diplomacy Alumni Association, "About U.S. Public Diplomacy."

⁷⁴ 卜正珉，〈公眾外交之概念探討與應用-各國經驗對臺灣的啟示〉(臺北市：行政院新聞局，2004 年 8 月 30 日)，頁 7。

⁷⁵ Wikipedia, "Public Diplomacy."

⁷⁶ 靳敏，〈美國公共外交機構的演變歷史〉。

響力和盟國緊密合作，以打擊國際恐怖主義；支持、運用及強化政府效能，尤其是穆斯林世界的政府，以確保其意識形態及環境不受恐怖主義影響；爭取國際社會的注意力及資源來協助受恐怖主義威脅的地區；有效的運用公共外交來促進資訊及理念的流動，以點燃國際上受恐怖主義控制之地區對民主自由的希望。」⁷⁷是故，此時公共外交的定義為：「有效的和全球的公眾進行溝通交流，去了解、重視甚至效法美國的觀點與理念。」⁷⁸簡言之，此時期的公共外交可以被定義為：「在全球化環境下，用以和外國公眾進行內外政策交流的一座橋樑」，更加重視在價值觀與理念上的相互交流。

2007 年，美國國務院在《美國公共外交和戰略溝通的國家戰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Public Diplomacy and Strategic Communication)上，結合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賦予了公共外交新的定義：「公共外交是一種跨界的因子，用以了解文化、態度及行為；建構與管理彼此的關係；影響公眾的觀點及行為以增進對本身的利益與認同。」⁷⁹

2009 年 1 月 20 日，歐巴馬就任總統後，其賦予公共外交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將其作為巧實力外交戰略的重要支柱。⁸⁰受網際網路發達的影響，公眾比過去更加熱中於參與政治，因此政府在內外政策上更加重視及與公眾之間的關係和大眾媒體的運用。基此，此時期的公共外交定義為：「21 世紀的公共外交，是由全球化、先發制人的軍事戰略、訊息傳遞及新交流技術所主導，但是傳統由國家主導的政策目標及議題也大幅受了網路科技等大眾傳媒的挑戰與參與，因此在推展上需更加透明且真實，以建立、管理彼此的關係和有效地進行訊息上之交流」，成為現代公共外交的廣泛定義與發展核心。此外，受因於網路的發達，公眾對於訊息的獲得及觀點不再只能透過政府來獲得。這也導致美國政府投注更多資源，積極的將網

⁷⁷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White House*, 2002/10. At <https://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63562.pdf> (last visited 2017/9/20).

⁷⁸ Wikipedia, "Public Diplomacy."

⁷⁹ Bruce Gregory, "Public Diploma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Lessons from the U.S. Experience."

⁸⁰ 于軍，〈透視美國公共外交〉，《中國論文網》，2011 年。參見 <http://www.xzbu.com/1/view-283888.htm> (瀏覽日期 2017 年 9 月 20 日)。

際網路運用與公共外交進行結合，期望透過公眾的參與和政策制定的呼應，來協助減少、澄清對於美國的錯誤認知以及推展其內外政策的目標、理念與價值觀。

二、美國公共外交之發展

美國的公共外交之發展最早是由莫羅(Edward Murrow)於 1963 時任美國新聞署任職主任時提出：「公共外交和傳統外交之間的互聯性在於，公共外交是政府與政府之間的互動關係，更是與非政府的組織、個人及團體之間的互動關係。而公共外交所代表的意涵亦是公民社會的組織、團體及個人對於本國內外政上不同的觀點與看法。」⁸¹美國公共外交發展核心目標是期望：「透過國內外公眾對於本國內外政策、歷史、文化的理解，相互交流與影響來形成公民意識，進而對國外政府之外交政策產生影響、減少錯誤認知及提升、改善形象，促進國家利益。」⁸²因此，在 1947 至 1991 年冷戰時期，美國的公共外交的發展與運用達到了高峰，透過《美國之音》、《自由歐洲電臺》等大眾傳媒來和蘇聯進行對抗。隨著 1991 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美國將公共外交發展的重心轉向中東地區的波灣戰爭，透過報刊、廣播及電視等傳統媒體來推展公共外交。

伴隨戰爭的結束，公共外交一度受到冷落，因美國沉浸在過往成功的經驗，導致對於公共外交在計畫制訂與執行層面上的發展有所停滯。然而，在 911 恐怖襲擊事件後，公共外交再度受到美國學界、政界的重視，⁸³促使美國重新思考其多年來對於公共外交上之運用方針、發展與觀念是否面臨了重大的挑戰。

美國發展公共外交主要是用以宣揚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內外政策及主導國際輿論權，無論是在冷戰時期對抗共產主義或是進入 21 世紀後對抗極端宗教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因此，公共外交在 21 世紀快速發展主要是受到全球化與資訊化的影響，公眾接收訊息的速度快，參政意識高漲，政府不再能獨自壟斷訊息所影響。

⁸¹ Mark Leonard, Catherine Stead, and Conrad Smewing,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p. 1.

⁸² Wikipedia, "Public Diplomacy of the United States," *Wikipedia* 2017/6/24. 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iplomacy_of_the_United_States (last visited 2017/10/5.)

⁸³ 王維菁，〈輸出美國：美國新聞署與美國公眾外交〉，頁 202。

此外，非政府組織、團體及個人的力量快速增長，不同的觀點、想法及意見在網際網路的環境下更加快速的流動。

面對 911 恐怖襲擊事件的沉重打擊，公共外交重新端上檯面，美國意識到其過往的公共外交手段與經驗已不堪使用，並重新投資龐大的財力與物力，試圖尋找原因、改善美國在國際社會上的處境，並開始著手進行內外組織及行動方針上的調整，試圖將「軍事硬實力」與「軟實力」進行結合，與國際社會建構一座相互認同、規範及管理的橋樑，⁸⁴以再次獲得國內外公眾內心的認同與支持。基此，於 911 恐怖襲擊事件後，美國政府內外部對於公共外交之執行展開了許多變革：

(一)2002 年設置了白宮「全球公共外交辦公室」(Office of Global Communications, OGC)，用以誠實且積極的將美國國內外政策、美國的觀點、普世價值與意識形態向全世界傳播，並與對海外的戰略溝通進行鏈結，以協調不同資訊之活動，將海外的軍事硬實力與傳播軟實力進行結合。⁸⁵

(二)美國國會在 2002 年通過《自由促進法》(Freedom Promotion Act)，用以整頓、提高美國公共外交執行上的方針與效率。新的網站、廣播電臺、文宣廣告及電視頻道被用以強化美國和穆斯林國家之間的訊息交流。⁸⁶

(三)美國國會通過投資更多預算在公共外交的實踐上，透過這筆預算成立了許多新的電視頻道、廣播電臺及網站。舉凡《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美國廣播公司》(ABC)、《全國廣播公司》(NBC)、《美國之聲》、《薩瓦電臺》(Radio Sawa)和《早安埃及》(Good Morning Egypt)等傳播媒體，以阿拉伯語來鎖定穆斯林國家的年輕族群。透過宣傳美國的流行音樂、體育賽事、氣象、電影及國際整點新聞等。⁸⁷

⁸⁴ Mark Leonard, Catherine Stead, and Conrad Smewing,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p. 4.

⁸⁵ Jack Spence, "Diplomacy in the post 9/11 Er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07/11/17. At <http://www.atlantic-community.org/app/webroot/files/articlepdf/The%20Changing%20Face%20of%20Diplomacy.pdf> (last visited 2017/9/11).

⁸⁶ Jack Spence, "Diplomacy in the post 9/11 Era".

⁸⁷ Peter Van Ham, "Improving America's Images After 9/11: The Role of Public Diplomacy," *Real Instituto Elcano*, 2003/6/4. At <http://www.realinstitutoelcano.org/wps/wcm/connect/27e29f004f0187f6be3efe3170baead1/ARI-2003pdf?MOD=AJPERES&CACHEID=27e29f004f0187f6be3efe3170baead1> (last

於 2003 年元月，美國南加州大學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成立，為公共外交的發展、實踐與研究分析提供了一個專業的學術機構，⁸⁸來和美國政府進行密切合作。同年 3 月 20 日爆發伊拉克戰爭，小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通過伊拉克戰爭來驗證自身在經歷 911 恐怖襲擊事件後，驗證先前公共外交發展上之整合成果。於 2005 年重新定義公共外交的發展核心為：「加強國際社會對於美國的價值觀、政策和行為之理解，對抗反美情緒及修正、澄清錯誤認知，並致力於引導外國公眾更大程度的接受美國和美國的政策，堅持美國對外國社會中菁英人士的影響力。」⁸⁹後於 2007 年起開始推出《美國公共外交和戰略溝通的國家戰略》報告，用以闡述美國當前公共外交的戰略目標、重心、優先任務、整體結構與機制。⁹⁰

歐巴馬執政後，其在公共外交發展核心上首重溝通與接觸。因此，於 2009 年 8 月，國務院對公共外交政策及事務上，針對當前國際局勢與挑戰採取了相關的變革，並於 2010 年 1 月提出公共外交發展核心架構為：「透過公共外交來對他國施加壓力以達到外交政策上的目標。並且將公共外交的計畫、資源及組織結構來支持達成目標之戰略作為。」⁹¹也因此，確立了公共外交在具體發展與實踐上之優先方針與具體做法：

(一)積極將公共外交計畫結合網路平臺來推動，建立更直接且透明的溝通交流管道，

以拉近與公眾之間的關係。⁹²全球化的國際環境與網路科技的興起，各級政府官員、政府部門及軍隊開始著手設置個人網站，並透過在官方網站上的公開信箱，無距離且即時的回應國內外民眾對於美國內外政策的意見、看法。此外，美國政府官員、各級部門及軍隊亦結合 Facebook、Twitter、YouTube 等互動式

viewed 2017/9/11).

⁸⁸ 檀有志，〈美國學界的公共外交研究簡況〉，頁 130。

⁸⁹ 劉鳴箏，〈美國公共外交研究(1917-2009)〉，頁 16。

⁹⁰ 顏琳，〈歐巴馬政府對中東北非地區的公共外交〉，《上海公共外交協會》，2016 年 2 月 9 日。參見 http://www.spda.org.cn/content/2016-02/29/content_7736254.htm (瀏覽日期：2017 年 9 月 16 日)。

⁹¹ Martin Löffelholz, Claudia Auer, and Alice Srugie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4/12/5), p. 447.

⁹² Katherine A. Brown, Shannon N. Green, and Jian “Jay” Wang, “Public Diploma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2017.”

社群網站，積極地與國內外群眾進行互動。以伊拉克為例，2009 年 4 月 Twitter、Google、AT&T、YouTube 等公司高層就曾隨美國國務院代表團至伊拉克訪問，以便提供伊拉克網路技術支援。⁹³透過結合網路的運，透明化在內外政策上的資訊、蒐集國內外民眾的意見與看法、更積極的拓展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及建立良好的互動橋樑來營造有利的國際環境。

(二)針對各國、地區及全球各個層面強化溝通之影響力。⁹⁴美國國務院與派駐在全球各地區的機構加強互動、合作，將重點放在各國、地區及在國際上具有影響力之大眾新聞媒體，除了用以大力宣傳對美國有利之資訊外，更透過這些具有影響力的媒體來對於錯誤的認知進行澄清、即時回應以及掌握國際話語權、詮釋權，建立「可信的聲音」以確保美國所欲傳達之資訊能在國際上占有主導權。

(三)美國除了加強網路運用及和各國媒體加強聯繫外，也積極加強國務院、駐外機構、非政府組織、團體及和各國菁英間的公共外交之研究和作為。透過加強彼此間的聯繫，在推動公共外交行動的同時，也透過各機構間的合作回饋，充分瞭解、掌握國內外民眾對於美國內外政策的態度與看法。此外，亦通過網際網路、通訊系統的發達，充分掌握各國政、商、學界的新世代菁英，並保持密切的聯繫。⁹⁵因為美國深知，除了掌握國內外公眾之態度與看法外，掌握各國菁英分子亦是其重要的工作之一。

(四)加強各部門的資源調整與分配，使其能充分滿足公共外交政策之戰略目標。透過成立專職的部門以及調整、增設各地駐外使館之公共外交運作規劃、效益評估及掌握當地公眾知觀點與意見，明確律定各部門、各單位之任務執掌，協調各部門共同調配推動公共外交所需之資源，確保美國之內外政策戰略目標能緊

⁹³ 趙紅凱，〈淺談歐巴馬政府的「E 外交」〉，《公共外交網》，2014 年 10 月 2 日。參見 <http://www.pdcec.com/bencandy.php?fid=206&id=16386> (瀏覽日期：2017 年 9 月 12 日)。

⁹⁴ 周文重、王保東，〈歐巴馬政府的公共外交〉，《中國網》，2010 年 6 月 2 日。參見 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zhuanti/2010-06/02/content_20169540.htm (瀏覽日期：2017 年 9 月 12 日)。

⁹⁵ Philip Seib,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Obama Moment," *Layalina Productions*, 2010. At <http://www.layalina.tv/uncategorized/public-diplomacy-obama-moment-philip-seib/> (last viewed 2017/9/14).

密與公共外交工作規畫與實際執行能緊密結合。⁹⁶

歐巴馬政府時期的公共外交發展受惠於網路通訊發達、全球化的國際環境，美國得以通過體育、學術、音樂、電影、電視節目、廣播、社群網站及大眾傳播媒體等新媒體的運用，發展出「公共外交 2.0」(Public Diplomacy 2.0)，來向國際社會傳遞其普世價值、內外政策觀念、戰略部署等，重塑美國在國際社會上之形象、營造有利的國際環境與掌握國際輿論主導權。

歐巴馬的「公共外交 2.0」雖然執行得相當成功，卻仍有幾項挑戰尚未完成，舉凡：克服美國與外國公眾在觀念與執行上的認知差異以及如何在各部門缺乏協調的官僚體系下推展公共外交等挑戰。然而，川普就任美國總統後，其積極的推展「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政策目標，相對壓縮到與外界之交流、互動。基此，在公共外交的推展上，主要還是延續歐巴馬時期的「公共外交 2.0」，並著重於幾項目標進行小規模的調整，來持續美國公共外交的發展：⁹⁷

(一)專注於目前的目標及方法，而非不斷的創新：

美國目前由政府所推動的公共外交教育及文化交流計畫至少有 90 項，更別提為了因應各地的不同而調整出的計畫、目標。是故，川普政府盡量避免進行大幅度的調整或是增加新的工作計畫，而是延續現存的運作系統，持續推展公共外交。

(二)強化公共外交的專業性：

由於川普的「美國優先」政策，其在對外的公共外交推展勢必縮減力度，因此其將持深化在各地的政府或非政府組織、團體及個人在公共外交上的專業性，因為他們是第一線為美國對外推展公共外交的執行者，也是最了解當地文化、教育、媒體、風俗及政策等的人員。因此，在未增加公共外交力度的前提下，政府需給予這些在地的官方或非官方組織、團體及個人更多的信任，以支持他們協助美國政府形塑話語權、訊息交流及互動，來和當地公眾產生態度及觀念上的共鳴。

⁹⁶ 李翔宙，〈中國大陸推動公共外交政策之探析〉，頁 60。

⁹⁷ Katherine A. Brown, Shannon N. Green, and Jian “Jay” Wang, “Public Diploma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2017”.

(三)持續進行民調與調查後的效能分析：

持續將注意力聚焦於對國內外公眾的調查將有助於形塑或是傳遞訊息，以使得公共外交能因時因地的持續推展，並且透過民調分析協助計畫的執行和找出計畫為何成功或是失敗。

(四)尋求更多的私人或社會組織進行合作：

推展公共外交並不只是美國政府或是其合作單位的工作，而是美國總體公眾來和外國公眾進行交流與發展關係的工作。因此無論官方或非官方都持續積極的和無論國內或國外的私人或是社會組織進行合作，以尋求更多的資源，來形塑共通的語言、觀念及態度。



第三節 美國公共外交之戰略目標與局限

一、美國公共外交之戰略目標

美國對於公共外交戰略上的發展，在各個時期都有著不同的變化及核心戰略目標。然而不論任何時期，美國在公共外交的運用戰略上都不離一項核心主軸：「美國是國際社會之首，其肩負減少國際紛亂和扮演領頭羊的角色，因此必須要讓國際社會和美國友好的國家都能充分了解美國的內外政策、態度、觀點及價值觀，並且追求戰略運用上贏得思想戰爭。」⁹⁸換言之，其核心戰略目標就是：「透過公共外交的運用去解釋或修正美國內外政策的錯誤認知來確保可信度，以及在不同文化的國家體系內都能被充分的理解；提供美國官方的內外政策的真實面來和公眾進行價值觀及制度上的訊息交流；與海外建構長久且良好的關係以追求、確保美國的國際利益；提供執政者、政策制定者及政府高層公眾的態度及觀點，以修正計畫及執行方向，確保美國內外政策保持高效率。」⁹⁹而美國在公共外交戰略上的運用，依據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戰略調整與目的，以下就針對主要四個時期戰略推展的轉變進行說明：

(一)冷戰前及冷戰時期

美國第 33 任副總統杜魯門(Harry Truman)於 1950 年 4 月 21 日曾提出：「我們必須聯合國際上推崇民主自由價值的夥伴來持續且強化推動民主自由價值，以對抗共產體制所進行的政治傳播資訊。我們必須讓我們的聲音真誠且真實的被全世界都聽到。」¹⁰⁰雖然杜魯門總統在言論中並未提及公共外交一詞，然而其主要是透過美國新聞署運用公共外交的概念進行國際資訊交流。美國也藉由二戰時期所發

⁹⁸ Helle C. Dale, "U.S. Public Diplomacy: The Search for a National Strategy,"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2008/2/11. At <http://www.heritage.org/defense/report/us-public-diplomacy-the-search-national-strategy> (last visited 2017/9/27).

⁹⁹ Vivien S. Walker, "From the Bottom of Our Souls, We Hate You: the Challenge for American Public Diplomacy Today," *Diplomatic Academy*, 2010. At http://da.mvep.hr/files/file/pdf/120228_diplomatska_izdavastvo_vol9.pdf (last visited 2017/9/27).

¹⁰⁰ Truman Library, "Harry Truman address to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 *Truman Library*, 1950. At <https://www.trumanlibrary.org/publicpapers/index.php?pid=715&st=Campaign&st1=Truth> (last visited 2017/9/29).

展出的組織與經驗，例如戰略情報辦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SS)和戰時新聞辦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等組織，遂行公共外交戰略目標。然而，此時期的公共外交普遍被視為公共事務及心戰作為的一環，用以建構國家安全的一項工具。¹⁰¹故此，冷戰前及冷戰時期之公共外交主之推展戰略便是透過大眾傳媒、文化活動及教育交流等，將政府所領導、掌控的訊息針對國外公眾進行傳播，來做為國家安全因子上的一項工具、從事海外總體戰略傳播、爭取國內公眾對政府內外政策推動之支持以及將美國的價值觀變成一項外交工具。¹⁰²

(二)冷戰後至 911 恐怖襲擊事件前

美國賦予公共外交在戰略上的目的是：「和全世界講述美國的故事及價值觀與增進彼此的理解。」因此，在冷戰結束前，大量的透過大眾傳媒對外進行交流與宣傳，其挾帶著濃厚的政治對抗意涵，雖不屬於政治傳播，卻是政治作戰的一部分。隨著冷戰的結束以及蘇聯的解體，公共外交在美國的總體國家安全戰略中之重要性逐漸降低，也使其被從政治作戰之中分離出來。¹⁰³又因公共外交所涵蓋的政治意涵逐漸降低，其雖然持續作為美國向全世界講述如何透過民主、自由來贏得冷戰、擊敗共產主義的一項工具，但此時期的公共外交戰略推展方向更多的是轉向與民間的交流。透過自由貿易自由化、媒體、文化、體育和教育交流等計畫，來影響冷戰後出生的世代、非官方組織及私人團體等，提升美國價值觀在國際上的普及率，來進行跨界交流及培養國際社會對於美國在政治、內外政策、軍事行動及經濟戰略上的認同。

(三)911 恐怖襲擊事件後至「公共外交 2.0」前

911 恐怖襲擊事件前的公共外交雖然以公眾為主體，結合媒體、文化、教育、書籍及影視等進行交流互動，然而其核心戰略仍偏向宣傳「美國品牌」的政治傳播行為；911 恐怖襲擊事件後，比爾斯(Charlotte Beers)表示：「公共外交之運用不僅

¹⁰¹ Liam Kennedy, Scott Lucas, "Enduring Freedom: Public Diplomacy and U.S. Foreign Policy," p. 311.

¹⁰² Liam Kennedy, Scott Lucas, "Enduring Freedom: Public Diplomacy and U.S. Foreign Policy," p. 314.

¹⁰³ Liam Kennedy, Scott Lucas, "Enduring Freedom: Public Diplomacy and U.S. Foreign Policy," p. 312.

僅只是傳播事實，更要以情感與感受為出發點，結合合理且具有邏輯的資訊進行交流，並且引發其內心深層的情感認同，透過政策、信仰與價值觀來影響國際社會以提升美國利益。」¹⁰⁴因此，911 恐怖襲擊事件後，美國公共外交將戰略核心目標轉向各國的意見領袖，諸如記者、老師及政策領導人。¹⁰⁵運用新興科技及市場技術來描繪公眾關係的領域，發展出追蹤回饋技術來掌握外國公眾，並運用網路、數位影像來和外國記者、電臺及播報員進行即時線上問答，以正確的傳播美國之價值觀。2004 年 9 月，五角大廈提出一份建議報告：「美國公共外交戰略運用上的失敗，主因並不是在於其所傳遞的訊息或是所傳遞之訊息的正確性，問題是在於可信度。美國公共外交戰略的失敗在於它們太過於依賴舊的運行模式及觀念，然而現今國際環境深受全球化影響，公共外交無論在定義、發展及戰略運用上都產生了巨大的改變。而這個改變不僅發生在政府層面，亦發生在複合式合作群體、非官方組織、私人團體和公民社會的流動。屏除公共外交計畫及動機的轉變，國務院也持續強調公共外交與軟實力的結合來運用在潛在及實際的軍事武力運用，讓公共外交能在資訊化時代中繼續保持其戰略價值。」¹⁰⁶基此，於 2007 年 5 月美國政府推出的《美國戰略溝通與公共外交國家戰略》(U.S. National Strategy for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Diplomacy)明確指出美國公共外交的失敗在於：「喪失了向外國公眾解釋每國內外政策的功能。」鑒此，在公共外交的戰略上提出了幾個方向：重新定義公共外交的任務性質；建構基本原則；明確劃分公共外交戰略運用上的權力與義務；目標對象選定的標準；建構標準作業程序以利跨部門合作；建立新的訊息交流部門以因應新科技的誕生；設立獨立的民調中心來評估執行效益。¹⁰⁷透過明確的戰略目標、方向與原則，重新定義公共外交在國家層級總體安全戰略的運

¹⁰⁴ Anna Tiedeman, "U.S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Charlotte Beers Experience," *Seminar on Geography, Foreign Policy, and World Order*, 2004/5/4. At <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doi=10.1.1.562.4060&rep=rep1&type=pdf> (last visited 2017/10/13).

¹⁰⁵ Liam Kennedy, Scott Lucas, "Enduring Freedom: Public Diplomacy and U.S. Foreign Policy," p. 318.

¹⁰⁶ Liam Kennedy, Scott Lucas, "Enduring Freedom: Public Diplomacy and U.S. Foreign Policy," p. 321.

¹⁰⁷ Helle C. Dale, "U.S. Public Diplomacy: The Search for a National Strategy."

用，以改善先前公共外交失敗的原因，避免在與外國公眾交流時，產生計畫及執行上的模糊不清，無法讓外國公眾明確的瞭解美國的內外政策，而無法產生觀念、態度及價值觀上的共鳴。

(四)「公共外交 2.0」至今

「公共外交 2.0」的起源在於 911 恐怖襲擊事件後，布希政府開始重視公共外交，期望透過公共外交在實質戰略上來打贏「理念戰爭」，亦即「反恐戰爭」。隨著科技的進步，國際社會互動頻繁，美國開始透由網路、衛星電視等新的溝通科技來維護其武力使用的合法性。¹⁰⁸又因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論壇、部落格、Facebook、Twitter 和其他相關的社群網路，讓美國政府更能透過網際網路來掌握重點地區，諸如阿拉伯文、波斯文及使用其他方言地區的輿論導向及觀點，¹⁰⁹以調整、修正其公共外交戰略上之運用，來因應不同的背景。又因網路平臺、國際媒體的透明性、即時性以及自由性，國際公眾對於國際政治及外交行為上的參與度迅速提升，傳統的資訊交流、傳播手段諸如電視、廣播、報紙及雜誌等漸漸失去其受眾、聽眾和讀者；且公眾也漸漸不再僅透過專家或記者的消息來源來獲得參與國際事務。¹¹⁰是故，面對新的科技及新形態的國際環境，美國意識到其必須開展新的公共外交戰略途徑以因應全新的挑戰。

而「公共外交 2.0」最早的運用是於 2009 年 6 月 4 日，美國前總統歐巴馬的開羅演說，透過國務院的數位外展團隊(Digital Outreach Team, DOT)來分析網路上阿拉伯世界對於歐巴馬此次的演說所表達之觀點與意見。而數位外展團隊是由 10 名平民雇員，透過各自的 Facebook、YouTube、Flicker 及 Twitter 帳號在網路的公開平臺發表訊息，經由網際網路的運用，來推展美國的公共外交，以解釋美國的外

¹⁰⁸ Lina Khatib, William Dutton and Michael Thelwall, "Public Diplomacy 2.0: A Case Study of the US Digital Outreach Team," *Middle East Journal*, 2012/9/24. At https://cddrl.fsi.stanford.edu/sites/Default/files/MEJ_article.pdf (last visited 2017/10/23).

¹⁰⁹ Marc Lynch, "Public Diplomacy and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The Conversation," *Foreign Policy*, 2009/2/20. At <http://foreignpolicy.com/2009/02/20/public-diplomacy-and-strategic-communications-the-conversation/> (last visited 2017/10/22).

¹¹⁰ Nabil Ayad, "Rethinking Strategic Public Diplomacy: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Diplomatic Academy Proceedings*, Vol. 9, No. 1, 2012, p. 26.

交政策和澄清、反駁錯誤的資訊。受到網路的影響，楊百翰大學(Brigham Young University)的戴維斯(Richard Davis)教授於 2009 年表示：「對於有密切關注政治相關的部落格和傳統新媒體的公眾，他們較傾向於相信部落格的內容，因為他們認為部落格的分析更為精準。」¹¹¹ 藉此，美國國務院於 2010 年開始設立官方網站，讓無論國內外的訪客都能在意見交流區發表各自的意見，內容涵蓋政治到經濟等議題，亦有多數的外交部門或外交人員也透過部落格或 Twitter 的運用來和公眾進行交流。¹¹²

結合現今資訊爆炸的時代，公共外交的運用來到了新的篇章，在這樣的環境下，「公共外交 2.0」的運用充滿了許多的機會及挑戰，以下幾點為「公共外交 2.0」在執行上的主要戰略目標：¹¹³

(一)密切關注國際訊息交流計畫：

進入「公共外交 2.0」時代後，美國的內外政策及官僚體系的運作開始有所轉變，根據督察長(Inspector General, IG)報告對於官僚體系下的國際訊息交流計畫(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Programs, IIP)的觀察，其反應出影響公共外交在網際網路上推展的主因並不是有多少人瀏覽或喜愛你的網頁，或是花了多少錢來拓展受眾，而是如何和這些受眾互動來達到外交政策上之目標。換言之，透過網際網路的平臺來推展公共外交時，能否影響國內外公眾的觀念、態度及行為，進而建構國際間訊息的交流管道，達到推展內外政策之戰略目標。

(二)在傳統交流手段及數位交流手段中取得平衡：

順應著網際網路迅速發展的趨勢，在未來的國際社會中，人與人、人與政府、政府與政府之間的溝通與交流會更仰賴數位外交手段所帶來的好處。然而，並不是所有國家都享有如此便利的網路資源，因此在推展公共外交 2.0 的同時，仍要持續

¹¹¹ Nabil Ayad, "Rethinking Strategic Public Diplomacy: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p. 27.

¹¹² Lina Khatib, William Dutton and Michael Thelwall, "Public Diplomacy 2.0: A Case Study of the US Digital Outreach Team".

¹¹³ Matthew Wallin, "Top 10 U.S Public Diplomacy Priorities for 2014," *American Security Project*, 2014/6/9. At <https://www.americansecurityproject.org/top-10-u-s-public-diplomacy-priorities-for-2014/> (last visited 2017/10/23).

維繫傳統公共外交途徑的能量，以使得那些尚未能享有便利網路溝通工具的地區能不和世界脫軌，而失去其在美國推展全球公共外交上之重要性。

(三)合併指標性評估要項：

在「公共外交 2.0」的推展上有許多顯著的指標，然而在這之中有許多指標是無法被用以進行效益評估，因此許多指標性因子無法被發展成實質性的戰略修正方針來更有效率的運用在公共外交上。而且，公共外交在推展上有其目的和預期效果，因此要讓這些目標在執行上之效益可備進行評估，才能發展成短、中、長程的指標計畫，將各個不同的面向進行整合評估，以更有效率的長時間來運作。

(四)教育下個世代：

如同國務院在國外設置的教育與交流機構或是教育職員的程序一樣來進行全面的教育。許多學校已經開始著手教育他們的學生及教授有關公共外交的歷史、理論和運作模式，而這樣的工作必須被持續且更大規模的推展下去，成為可以被學生實際運用及吸收的技能、知識和意識形態。是故，國務院、廣播理事會(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 BBG)和國防部都應該要發展出合適的參與度、機會和協助，以結合大學教育計畫來進行對下一代的教育，使得公共外交的開展成為國家安全戰略架構下的一環。

(五)和國內公眾進行更多的交流：

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公共外交 2.0」的快速推展，現在的溝通交流環境比起以往更加迅速、透明，透過和國內公眾的溝通與交流，使得國內的商業、政府、教育、學術、文化及價值觀等可以和國際社會更緊密的結合與交流。¹¹⁴透過和國內公眾進行更多的溝通交流，讓國內公眾得以更全面的了解美國內外政策之真正意涵及好處，以協助美國政府對外國公眾進行公共外交上訊息的交流、澄清與說明。

¹¹⁴ Jessina Nieminen, "Youth Engagement as A U.S Public Diplomacy Tool," *Aalto University*, 2017/4/10. At <https://aaltodoc.aalto.fi/handle/123456789/26080> (last visited 2017/10/23).

二、美國公共外交之侷限

美國雖然作為國際社會上推展公共外交的先驅國家，但是其在推展上仍存在著許多侷限，而這些侷限有些是國內政府機關、非政府組織、公眾、利益團體及私人企業在其動機、目的、手段、執行效能或意識形態上的觀點不同，也有些侷限是與和國外政府、非政府組織、公眾、利益團體及私人企業在文化、意識形態、觀念認知或外在環境的差異而導致。以下就針對美國在推展公共外交上之侷限進行分項說明：

(一)經驗與執行能力之侷限：

在全球化、訊息化的環境下，傳統的公共外交經驗將不再受用，且執行上也不能再以品牌建立及促進國家利益為主要目標。主因在於，現今網路、大眾傳媒及通訊設備等發達，訊息的交流也比過往更加快速及透明，政府無法再透過過往的經驗、手段及技術來推展公共外交來建立溝通、交流橋樑和影響公眾。主因在於過往公共外交的經驗及執行目的多是用以輔助傳統外交上的短期政策目標與關係建立，加上當時網路、大眾傳媒及通訊設備等尚不發達，訊息的主導權大多掌控在政府的手中。因此，過往的公共外交比較像是在唱獨角戲，而非進行溝通交流。然而，「公共外交 2.0」推行至今尚不足 10 年，且通訊科技、網路平臺、政府政策、國際環境及意識形態較以往更為複雜，導致政府在推動公共外交時，在尚未建立新的觀點、手段及工具前，僅能依賴過往的經驗和執行手段來推動公共外交。¹¹⁵

(二)意識形態與價值觀之侷限：

在全球化與訊息化的國際社會下，公眾之間的跨界互動更加即時、頻繁且透明。據此，意識形態與價值觀成為訊息交流上的影響因子。受因於政體、政策、文化、教育、宗教、環境、風俗及民族性等不同，在訊息的交流上，有時會產生錯誤的認知與見解，導致訊息傳遞上的錯誤甚至破壞整體形象。¹¹⁶另外，網際網路及 24 小

¹¹⁵ Jan Melissen, "Beyond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Netherland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 No. 3, p. 10.

¹¹⁶ Britney Harris, "Diplomacy 2.0: The Future of Social Media in Nation Branding," *The Journal of Public Diplomacy*, Vol. 4, No. 3, 2013, p.29.

時的即時新聞服務也影響著公眾本身對於國際事務及國家內外政策上之意識形態與價值觀。¹¹⁷是故，面對意識形態與價值觀上的困境，仍缺乏有效的溝通戰略與方法來進行交流。¹¹⁸

(三)傳播內容與工具上之侷限：

現今訊息獲取的管道多元且迅速，公共外交的推展上更加仰賴網路媒體工具作為平臺來進行交流，為了確保在訊息雜亂且爆炸的環境下，所欲傳遞的資訊能正確且清晰的被認識，公共外交的推動者比起以往更加重視傳遞者與接收者之間的互動，導致所傳遞的訊息內容被形容為：「單向訊息流」，也更加傾向傳遞短期的特殊政策目標，反而比較像是公共關係或政治傳播，而非公共外交。¹¹⁹另外，在傳播工具上亦受到限制，美國雖然投注大量資金在建構公共外交的傳播工具，然而國際社會中仍有許多地區、個人其生長的環境狀況不佳，缺乏通訊設備及網際網路，導致其並未受到任何資訊、標語、廣告或是政策所影響，¹²⁰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這些群體則容易成為公共外交推展上的死角。

(四)效益評估之侷限：

首先，並沒有任何理論能清楚解釋或驗證公共外交在運作上的實際效益數據或指標，加上軟實力與國家品牌的形塑有實際的關聯性。故此，縱使有許多具有指標性的論點，然而其在研析的方法、理論及角度上之運用並不相同，因此在效益評估上存在著許多問題。¹²¹第二，公共外交雖然是在用以影響公眾之態度、行為及觀點，然而並沒有任何一項工具可以直接或間接地提出證據來證明公眾的態度、行為與

¹¹⁷ Mrs Liz Galve, Kishan S. Rana, "Public Diplomacy," *DiploFoundation*, 2013. At <https://www.gob.mx/cms/uploads/attachment/file/206782/PublicDiplomacy.pdf> (last visited 2017/11/5).

¹¹⁸ Brigitt L. Nacos, "Marketing the American Brand: The Limits of Public Diplomacy," *Reflectivepundit*, 2007. At <http://www.reflectivepundit.com/reflectivepundit/2007/11/marketing-the-a.html> (last visited 2017/11/5).

¹¹⁹ James Pamment, "What Became of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Recent Developments in British, US and Swedish Diplomacy Policy and Evaluation Methods," *The Hague Journal of Diplomacy*, Vol. 7, No. 3, 2011, p. 314.

¹²⁰ Albr, "The Limitations of Nation Branding," *Public and Cultural Diplomacy*, 2012. At <https://publicandculturaldiplomacy1.wordpress.com/2012/03/28/the-limitations-of-nation-branding/> (last visited 2017/11/5).

¹²¹ James Pamment, *The Limits of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Sweden: Stockholm University, 2011), p. 19.

觀點之改變與公共外交的運用有鏈結，¹²²僅能從公共外交的理論來得之其期望透過訊息的交流來建構、管理彼此的關係，進而達到影響公眾之目的，以促進內外政策之推動和提升國家利益。最後，是在效益評估上的實際操作上，雖然許多國家及學者都有提出幾項公共外交運用上之指標性評估要項，然而在評估的過程中，其在調查表設計上的架構、影響要項及公眾參與評估過程的反饋和樣本數過小，¹²³且調查表的製作也會隨著時空環境、文化、意識形態、政體及教育等影響，使得在效益評估上越加困難及複雜。

(五)傳播對象之侷限：

雖然進入全球化與資訊化的時代，公眾在參與政府內外政策、表達自身意見及進行跨界交流上比起以往更加便利和不受限制，然而也因為這樣，政府反而更加重視與菁英階層的交流，而非國內外公眾全體。¹²⁴主因在於現今參與政治的管道與跨國貿易的盛行，政府允許這些菁英得以參與一定程度的政策制定過程。原因在於比起政府，公眾更加相信這些菁英階層，使得雖然交流的工具和媒介比起以往更為發達，然而在傳播的目標對象上卻更加地狹小。

(六)美國政府內部機關協調運作上之侷限：

美國雖然積極推動公共外交來輔助內外政策的推動，然而其缺乏內部組織合作、整合及總體戰略規劃。¹²⁵其內部卻乏共同意識及協調機制，導致其在公共外交的推動上，各部門時常以自身利益為主體，在協調運作上之目的與目標無法進行適切的整合。在內部各部門缺乏合作、整合的影響下，其總體內外政策的戰略規劃上，亦常受到官僚體制的影響，而無法及時進行調整和修正。也因此，導致在內外政策的推動上，有時連本國之公眾也不見得表示認同，進而對於公共外交活動的參與度不高。

(七)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利益團體、私人企業及個人對公共外交之侷限：

¹²² James Pamment, *The Limits of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p.232.

¹²³ James Pamment, *The Limits of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p.110.

¹²⁴ James Pamment, *The Limits of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p.125.

¹²⁵ James Pamment, *The Limits of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p.126.

現今的國際社會互動比起以往更加熱絡，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私人企業甚至個人對於國際事物的參與及影響力比起過往的國際社會更加積極，舉凡聯合國(United Nations, UN)、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AI)、世界心理衛生聯盟(World Federation for Mental Health, WFMH)及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等。然而，這些組織雖然在現今的國際場與下具備著龐大的影響力，但是其卻擁有各自的目標、動機、利益及運作上之考量，因此在公共外交的推動上，仍會受到這些組織本身的目標和動機所侷限，導致在公共外交的推展上受到限制或是對於所交流之訊息產生不同的認知和觀點，而無法有效的透過這些具影響力之團體來協助政府推動內外政策，進而達到預期之目標。¹²⁶



¹²⁶ Mrs Liz Galve, Kishan S. Rana, “Public Diplomacy”.

第三章 中共公共外交之發展與研析

第一節 中共公共外交之定義與發展

中共自採取改革開放政策後，和國際社會的互動更為頻繁。然而時至今日，中共頂層設計的黨國政體，不僅對內仍舊持續進行人權壓迫、管控新聞自由、壟斷資訊流通等限制外，對外亦強勢通過傳媒、文化、智庫、體育與學術等輸出，複合政經與外交威嚇手段等政治手段，始終為國際社會所詬病。¹²⁷除此之外，中共近年來積極運用公共外交途徑外，以及採取銳實力途徑結合公共外交文化、新聞、網路及教育等軟實力層面，期望能達到穿越文化壁壘，改變西方普世價值觀。¹²⁸

基此，中共在面對國際社會高度不信任、國際大國勢力關注，以及引起周邊國家情勢緊張等窘境下，為求積極向外發展，其意識到更須仰賴公共外交手段，來獲取國際社會公眾的支持與理解。是此，公共外交的運用在中共總體外交政策上之主要目的意在讓國際社會真實的了解「中國」、形塑良好國家形象，並且獲取國家目標與利益。¹²⁹

基於上所述，中共積極推展公共外交的主因便是要和國際社會說明他們的定位、價值觀及意識形態。因為從中共的角度來看，其長久以來不僅被國際社會誤解，西方主流媒體對於其所進行的報導與評論在褒貶上也各有起伏，而這些報導與評論直接或間接的讓公眾對中共產生誤解。鑒此，其深知如欲被國際社會接受，甚至更進一步成為有影響力的國際大國，就必須透過公共外交途徑與傳統外交相互結合運用。¹³⁰本節就針對中共在公共外交不同時期其定義上的轉變及發展，進行描述。

¹²⁷ 韋行之，〈國際經緯：中國「銳實力」對全球民主造成嚴重威脅〉，《上報》，2017年12月15日。參見 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31082 (瀏覽日期：2018年1月12日)。

¹²⁸ 旺報，〈正向解讀中國銳實力吧〉，《中時電子報》，2018年1月3日。參見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103000173-260310> (瀏覽日期：2018年1月12日)。

¹²⁹ Falk Harting, *Chinese Public Diplomacy: The Rise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USA: Routledge, 2016), p.58.

¹³⁰ Falk Harting, *Chinese Public Diplomacy: The Rise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p. 59.

一、中共公共外交之定義

中共最早出現「公共外交」一詞是在 1990，由周啟鵬所編譯的《國外外交學》一書當中，而此書是由《國際公法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全文編譯而來。¹³¹當時對公共外交的定義主要以美國對於公共外交之定義為主：「公共外交用以處理公眾對於外交政策上目標與執行手段上之態度。他包含傳統外交上之多面向的國際關係、政府用以培植他國公眾觀點之手段、一國私人團體及國家利益上與他國之間的互動關係、反應本國外交政策對於國外事務及他國政策制定上之影響及用以和他國官方組織、非官方組織、私人團體及公眾進行溝通交流。」¹³²

其後，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研究員任晶晶，重新將公共外交進行定義：「一種新框架的外交手段，是由政府所主導的，用以處理社會公眾的態度、行為與觀點。主要的工具是透過溝通對話及信息交流，而其主要的目標在於強化國家軟實力以及保護和提升國家利益。」¹³³基此，於 2000 年趙可金，指出公共外交的定義：「一個國家，為提高知名度、榮譽感及認同感，尤其中央政府或授權之機構，透過對外信息傳播及國際教育文化之交流等方式，與他國民眾所進行之雙向交流，藉以澄清信息、傳播知識、塑造價值，謀求國家利益最大化。」¹³⁴

於 2004 年 3 月 19 日，中共外交部統籌公共外交發展，而時任外交部部長助理沈國放，將公共外交定義為：「在外交領域上的一項重要課題，公共外交的基礎意涵就是用以強化公眾之間的交流與互動，來引導公眾，使其理解與支持政府所推動之外交政策。」此後，時任外交部部長李肇星亦補充到：「我們必須靈活的運用公共外交來宣揚中國的外交政策，以及積極的與內外公眾進行互動與交流，來贏得

¹³¹ Ikuko Sagiya, Valentina Pedone, *Perspectives on East Asia* (Italy: Firenz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20.

¹³² Nicholas J. Cull, "Public Diplomacy before Gullion: The Evolution of a Phrase," *USC Center on Public Diplomacy*, 2006/4/18. At <https://uscpublicdiplomacy.org/blog/public-diplomacy-gullion-evolution-phrase> (last visited 2017/11/30).

¹³³ Ikuko Sagiya, Valentina Pedone, *Perspectives on East Asia*, p. 120.

¹³⁴ 李翔宙，〈中國大陸推動公共外交政策之探析〉，頁 79。

支持與理解。」¹³⁵在中共的定義裡，公共外交所提及的目標對象便是中國大陸內部公眾，並且也一再強調外交政策必須是國內政策的延伸，來提升國內政策的能量，這與美國所強調的公共外交在定義上有著一定的差距。

直至 2007 年，時任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助理研究員趙可金，在《公共外交的理論與實踐》中，更明確的認為：「公共外交是由一個國家為了提高本國知名度、美譽度和認同感，由中央政府或者通過授權地方政府和其他社會部門、委託本國或者外國社會行為體通過傳播、公關、媒體等手段與國外公眾進行雙向交流，開展針對另一個國家公眾的外交活動，以澄清信息、傳播知識、塑造價值進而更好的服務於國家利益的實現。」¹³⁶也因此，於 2008 年 12 月 20 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表示：「要提升中國對於國際的影響力，首要加強國內外的溝通交流能力是最快且正確的道路。」¹³⁷顯見，中共在對於公共外交的定義上已經隨著對外的開放，逐漸意識到在公共外交的定義與發展上，和媒體、網際網路及內外資訊交流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2008 年的北京奧運及 2010 年的上海世界博覽會及廣州亞運就是透過國際舞臺，並且結合媒體、網絡及公眾的運用進行內外交流，舉凡中國菜、中國功夫、中國四大發明及孔儒思想等文化交流及歷史的對話溝通，來推展公共外交。

根據以上論述，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李志勇，於 2009 年提道：「中國所推動的公共外交原始框架並非國際政治傳播，而是文化外交。而公共外交中對於文化導向的能量源自於最低限度的知識水平和中國媒體對於海外公眾所產生的影響力所綜合衍生出來的。只是到近期，中共才意識到數位網絡有助於對海外信息交流的效率與能力。」¹³⁸面對公共外交的推動上，中共開始積極加強媒

¹³⁵ Tanina Zappone,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Between Old Propaganda and Civil Participation," *University of Rome*, 2005. At https://iris.unito.it/retrieve/handle/2318/151639/179118/florentalia_%20DEF.pdf (last visited 2017/12/25).

¹³⁶ 張曉霞，〈論新媒體背景下我國公共外交與國家形象構建〉，《上海公共外交協辦》，2015 年 2 月 26 日。參見 http://www.spda.org.cn/content/2015-02/26/content_7306048.htm (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5 日)。

¹³⁷ Ikuko Sagiya, Valentina Pedone, *Perspectives on East Asia*, p. 121.

¹³⁸ Ikuko Sagiya, Valentina Pedone, *Perspectives on East Asia*, p. 121.

體及網絡在其中之重要性。相較國際政治傳播，中共在公共外交的定義更傾向於以民間外交來結合中國傳統對外政策的推動。隨後，於同年時任中共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的趙啟正，賦予公共外交定義為：「在傳統外交框架下所演變出的新型態公民外交，其在各個層面的對話交流上具有更多面向及更豐富的能量，並且可以協助雙邊或是多邊的關係建立與維繫，例如政府對政府、公眾對公眾及政府對公眾的交流。」¹³⁹此外，中國國際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張薇薇，於 2009 年亦指出，中共的公共外交在定義上具有四個重要的角色：「第一，維護國家利益。第二，公共外交的對象是他國公眾。第三，公共外交是由政府所主導的。第四，透過文化交流來和國際社會建構良好關係，影響他國公眾對本國的認知、提升其對本國政策和文化的認同度和支持。」¹⁴⁰

2010 年 9 月 17 日任晶晶又提到，中共目前學術界廣泛將公共外交定義為：「由政府主導，面向社會公眾，以傳播和交流為主要手段，以增強國家軟實力、維護和促進國家利益為根本目標的新型外交形式。公共外交的行為主體包括政府、社會菁英和普通公眾三個層面。其中，政府是主導者，社會菁英是最活躍的中堅，普通公眾則是最為廣大的基礎性力量。公共外交的主要任務是運用各種現代傳播手段，向世界和國際社會介紹本國國情，解釋本國政府的政策與觀點，消除他國公眾可能存在的誤解；通過展示本國文化和價值觀，積極影響和塑造他國公眾對於本國的正面認知，提升國家的整體形象和國際影響力，以維護和促進本國利益。」¹⁴¹

於 2011 年 3 月 5 日，中共全國政協第 11 屆第 4 次會議第 2 場記者會中，趙啟正表示：「公共外交的定義是有兩個國家 A 國和 B 國，A 國政府對 B 國的公眾來表達本國，那就是一種公共外交，如我們中國中央電視臺(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CCTV)的 News，這裡還有我們的外文網站，就是政府出錢的，政府主導的公共外

¹³⁹ Ikuko Sagiya, Valentina Pedone, *Perspectives on East Asia*, p. 121.

¹⁴⁰ 張薇薇，〈拓展有中國特色的公共外交〉，《國際問題研究》，第 4 期，2009 年，頁 12。

¹⁴¹ 任晶晶，〈中國公共外交：風生水起正當時〉，《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0 年 9 月 17 日。參見 <http://cpc.people.com.cn/GB/68742/187710/191095/12757163.html> (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6 日)。

交，在美國來說就是美國之音。」¹⁴²時至 2013 年 7 月 12 日，中國公共外交協會秘書長宋榮華表示：「公共外交其很難下精確的定義，籠統的講，公共外交是一國為告知和影響外國公眾，通過文化、教育、體育、媒體等交流方式，與之建立溝通和交流，以爭取其對本國的了解、理解和好感。在中國，把爭取國內公眾對國家外交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引導公眾客觀認識外部世界，也是公共外交的內容。」¹⁴³

基此，於 2014 年，趙啟正綜合其所發表的公共外交定義圖及學界的廣義定義，簡要的予以公共外交定義為：「為了本國的利益，要讓外國認識本國，對本國有一定的信心和對本國有充分的信任感。聲譽高，國家的影響力就大，維護國家的利益就更方便。」¹⁴⁴在這個過程之中，除了傳統公共外交是一國政府對另國公眾所進行的溝通活動外，隨著經濟全球化、科技化及信息化影響，公眾獲得了更多面對國外公眾的機會，也直接或間接的參與了公共外交，因此在公共外交的定義上，雖然仍保有傳統公共外交的溝通與交流層面意涵，然而中共更加趨向將公共外交稱之為人民外交或是民間外交。

後於 2017 年 5 月 30 日，中國政法大學全球化與全球問題研究所教授劉貞曄及博士生楊天宇在《公共外交季刊》上表示：「公共外交的定義是由本國中央政府及地方或接受政府委託的民間組織團體及公司直接針對國外公眾(包含民間組織與企業)的對外互動與交流活動。搭建國內官方與國外民間的外交溝通渠道是公共外交的核心特徵，但公共外交的交往平臺並不局限於國內官方對國外民間，也可以是通過國內官方委託國內民間的方式，由國內民間對國外民間展開對外交流活動。國內民間組織或機構可以承接官方委託，或由官方直接成立準民間機構，進而發揮公共

¹⁴² 邵希煒，〈趙啟正闡述公共外交定義，稱並非“人人都是外交官”〉，《中國經濟網》，2011 年 3 月 5 日。參見 http://intl.ce.cn/specials/zxxx/201103/05/t20110305_22271853.shtml (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6 日)。

¹⁴³ 宋榮華，〈公共外交是什麼？〉，《中國公共外交協會》，2013 年 7 月 12 日。參見 <http://www.chinapda.org.cn/chn/xsdt/t1058909.htm> (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9 日)。

¹⁴⁴ 趙啟正，〈公共外交和跨文化交流〉，《公共關係網》，2014 年 2 月 18 日。參見 http://www.21cnpr.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629:2014-02-18-10-45-46q-g-----nnnpublicndiplomacynandncross-cu%E2%80%A6 (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9 日)。

外交的功能。」¹⁴⁵

綜觀上述中共在公共外交定義上的演變，都是基於公共外交多邊且多層次的溝通與交流核心價值，展現「外表柔軟、內心強大」的外交新型態，來獲取目標對象之公眾傳播信息、宣傳外交政策，交流思想、傳播國家觀念，引導輿論、塑造國家形象。¹⁴⁶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全球化、資訊化及中共的對外開放，政府與公眾、公眾之間的交流更為頻繁、便利，然而其在手段與途徑上，更加強調文化與教育的重要性，並且積極結合政經戰略上的利誘，使其公共外交偏離了傳統的拓展手段，反而是更具侵略性、分化性與滲透性的國家安全威脅。藉由公共外交定義上的掩護以及推展途徑上的灰色地帶，意圖透過扭曲訊息的「銳利」影響力，以達到傷害特定國家政府，對其進行刺破、滲透、穿越其政治與訊息環境，來削減其公信力和公眾支持。¹⁴⁷是此，中共雖大力推崇公共外交，然而其在定義及手段上，仍舊環環緊扣著「由國家主導」、「獲取國際輿論權」及「提升國家總體形象」三項原則，顯係中共就公共外交發展上所引起國際不信任、大國勢力介入，以及周邊情勢緊張等所做出的回應。

二、中共公共外交之發展

中共發展政治傳播裡最早可追溯至 1930 年代中期，美國記者史諾(Edgar Snow)受中共邀請來報導正在進行中的國共內戰，並且透過其對於中共的報導，持續向國外公眾宣傳形象，藉此奪取話語權和主權的合法性。而這些報導也被轉換成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及日本語，用以來影響外國公眾的態度、行為及觀點，以及交流信息來推廣發展其形象。到了 1970 年代中期，中共開始與國際社會積極搭建溝通橋梁，期間最著名的是 1971 年與美國的「乒乓外交」，被視為美「中」關係在非官式

¹⁴⁵ 劉貞曄，楊天宇，〈中國公共外交參與全球治理〉，《公共外交網》，2017 年 8 月 14 日。參見 <http://www.pdcec.com/bencandy.php?fid=176&id=39627> (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9 日)。

¹⁴⁶ 檀有志，〈借助網絡平臺開展公共外交〉，《公共外交網》，2017 年 5 月 30 日。參見 <http://www.pdcec.com/bencandy.php?fid=176&id=39450> (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9 日)。

¹⁴⁷ 韋行之，〈國際經緯：中國「銳實力」對全球民主造成嚴重威脅〉。

外交領域上的一大突破。後續亦透過熊貓的贈送，來打破被國際的孤立，和國際社會搭建良好的溝通管道。而此時期中共領導人鄧小平，為了發展經濟並且打破國際社會及國內公眾對於「共產制度只能搞計畫經濟」的思維，因此在 1978 年中共第 11 屆 3 中全會中提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國家總體發展方向。此時期的公共外交受到改革開放政策的影響，外國商人、觀光客及學者學生開始蜂擁而來及進行投資，使得中共和國際社會積極地進行交流和互動，形成有效且良好的公共外交成效。¹⁴⁸而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Chinese People's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 CPAFFC)在這個時期就扮演著公共外交發展上的重要媒介與角色。其發展的主要目的和其他文化組織、教育組織、媒體、女性及青年團體、學術團體以及學者智庫等社會組織功能類似，都是用以和國外公眾進行交流與互動。¹⁴⁹

中共出現類似公共外交框架的發展主要建構於 1980 年代，此時期的中共在歷經政治改革後，解除封閉的思維，並走向國際舞臺。在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間，中共在國際溝通的途徑與思維上放棄了蘇聯式體制，將目光轉向意識灌輸以及群眾動員，來減少內部鬥爭的動盪不安，進而營造其和平國家的形象，以吸引外商進行投資。此時期，中共因應改革開放政策，對於共產主義的信仰進行彈性調整，以致其在意識形態及思維上進行了修正與調整，尤其是在涉及主權及反介入層面。¹⁵⁰基此，中共於 1982 年 2 月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來增進中共處理外國新聞媒體的能力，而第一位新聞發言人便是中國外交部前部長錢其琛。¹⁵¹後於 1983 年由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對外宣傳小組聯合發文《關於實施〈設立新聞發言人制度〉和加強對外國記者工作的意見》，並於同年 11 月制定《新聞發言人工作站行條例》。¹⁵²

¹⁴⁸ Hessarbani Anja Lejli, "Public Diplomac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arajevo Schoo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1. At <http://www.culturaldiplomacy.org/academy/content/pdf/participant-papers/2011-symposium/Public-Diplomacy-of-People's-Republic-of-China-Anja-L-Hessarbani.pdf> (last visited 2017/12/20).

¹⁴⁹ Ingrid d' Hooghe, *The Rise of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p. 6.

¹⁵⁰ Tanina Zappone,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Between Old Propaganda and Civil Participation."

¹⁵¹ Yi Wei Wang,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Soft Power,"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2008. At http://home.sogang.ac.kr/sites/jaechun/courses/Lists/b7/Attachments/13/public%20diplomacy%20and%20the%20rise%20of%20chinese%20soft%20power_YIWEI%20WANG.pdf (last visited 2017/12/27).

¹⁵² 維基百科，〈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維基百科》，2018 年 4 月 21 日。參見

1989 年，中國大陸發生天安門事件。於天安門事件期間中共境內的外商、學者、觀光客、新聞媒體及國際社會對於中共的批評聲浪與反對意識越加強烈。是此，中共開始意識到，他們必須正視公共外交與傳統外交之間的結合，以重新和國際社會及公眾保持與維繫良好的關係，來修復中共的國際形象，¹⁵³減少對經濟及政治主權上所帶來的傷害。

鑒於天安門事件的影響，中共於 1991 年 1 月成立了國務院新聞辦公室(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SCIO)，¹⁵⁴而這個機構的發展在職掌上取代了中共宣傳部(Department of Publicity, DOP)，負責處理中共涉外新聞媒體及關係之事務，來做為外部政治宣傳層面的執行部門。其主要的工作是透過編撰與發表白皮書、主持公開會議及產製影片，和國際社會介紹中國大陸，並且矯正外國媒體對其不實的報導和評論。另一方面，透過鎖定境內無論長期或短期之外國居留者為目標對象，舉凡觀光客、商人或留學生等，進行資訊上的交流與輸出，以促進中共的國際形象和利益。¹⁵⁵

1990 年代中期，中共開始透過與東協國家(Association of South Asian Nations, ASEAN)及發展中國家的經貿、學術、文化、傳統與非傳統安全等合作，來開展睦鄰外交。並且透過龐大的市場和經濟實力，將公共外交與官式外交結合，來發展大國外交的總體政策方向。尤其在美國遭受 911 恐怖襲擊事件後，中共經濟實力起飛，受到國際社會更多的關注，出現期望中共躍上國際舞臺的聲音，轉從受害者心態為大國心態。¹⁵⁶從而證明了鄧小平在國家總體政策的推動上的意圖，便是將傳統外交與公共外交進行結合，複合快速成長且龐大的經濟力量，來發展中共的內外總體政策是正確的。

於 2001 年，受美國 911 恐怖襲擊事件的影響，中共越加重視公共外交的重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8A%A1%E9%99%A2%E6%96%B0%E9%97%BB%E5%8A%9E%E5%85%AC%E5%AE%A4> (瀏覽日期：2018 年 5 月 7 日)。

¹⁵³ Hessarbani Anja Lejli, "Public Diplomac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¹⁵⁴ Yi Wei Wang,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Soft Power."

¹⁵⁵ Tanina Zappone,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Between Old Propaganda and Civil Participation."

¹⁵⁶ Tanina Zappone,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Between Old Propaganda and Civil Participation."

性。基此，中共於 2003 年，除了中央政府的新聞發言人外，於同年 6 月，核准上海首先設置地方新聞發言人機制，而各地區也在之後開始陸續跟進。此後，北京市亦設置一個獨立的新聞發布機構，來與中共中央新聞發布機構進行區分，以更有效的針對地區性或是全境性的新聞來對境內外之公眾進行統籌的發布與傳播。¹⁵⁷

於 2004 年 3 月 19 日，中共外交部設立了公眾外交處，設立外交部新聞局底下。¹⁵⁸然而，從另一個層面來看，中共對於公共外交的組織結構規劃與美國有其差異。其在公共外交的發展上，結合了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Bureau of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ity)、全國人民代表大會(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國際交流辦公室(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fice)、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文化部外部文化關係局(Bureau of External Cultural Relations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以及外交部新聞處等。¹⁵⁹並且於 2007 年，外委會組成「加強公共外交調研組」，以「北京奧運與公共外交」為主題進行專題調研，定期向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提交調研報告。¹⁶⁰

在公共外交的發展上，信息交流與傳播最為重要。中共自採取改革開放政策之後，《新華社》(Xinhua News Agency)、《中央廣播電視總台》(China Media Group)和《中國日報》(China Daily)等報雜誌及廣播頻道相繼成立，成為中共對外傳播與交流的重要窗口。而隨著網路時代的來臨，網際網路成為中共向外推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幫手。加上受到 2008 年北京奧運的影響，中共於同年 10 月決定外國記者來華採訪不必由境內單位接待陪同；外國媒體至境內各地區採訪也無須向地方外事部門申請。¹⁶¹後於同年 8 月，外交部成立由資深外交官和專家學者所組成的公共外交諮詢委員會，負責向國內外公眾介紹、解讀中共外交政策與發展理念。¹⁶²

¹⁵⁷ Yi Wei Wang,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Soft Power."

¹⁵⁸ Falk Harting, *Chinese Public Diplomacy: The Rise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p. 86.

¹⁵⁹ Yi Wei Wang,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Soft Power."

¹⁶⁰ 胡聲平，〈胡錦濤執政下的中共外交新做為-公共外交與安全外交〉，頁 101。

¹⁶¹ 張薇薇，〈拓展有中國特色的公共外交〉，頁 13。

¹⁶² 王秋彬，〈關於中國公共外交發展的思考〉，頁 35。

在 2009 年 7 月中共召開第 11 次駐外使節會議時，時任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於講話中，提及了「公共外交」一詞，¹⁶³並於同年將公共外交處的層級提升為公共外交辦公室，顯見中共對於公共外交的重視日益升高。後於同年 10 月，時任中共全國政協委員的韓方明創立中共第一個外交與國際關係智庫-察哈爾學會，也創辦了中共第一個公共外交專業國際會議「察哈爾公共外交年會」。並於 2010 年 3 月 1 日，由趙啟政所領導的中共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首度發行了《公共外交》季刊，責承察哈爾學會為承辦單位，定期每季刊登中共在公共外交上的定義、觀點、態度、發展與做為。另外，中共第 11 屆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也於同年，將公共外交的發展納入了五年期的國家發展計畫之中，進而與同年 10 月的上海世界博覽會結合，成為發展中國公共外交的重要平臺。

隨著 2011 年 2 月 25 日，由 111 家企業單位、社會團體及 122 名個人參加與組成的上海公共外交協會，以及在這之前的公共外交相關的官方或非官方研究組織成立。¹⁶⁴因此於同年 8 月，將新聞司公共外交辦公室升格為外交部公共外交辦公室。¹⁶⁵於 2012 年 11 月的中共 18 大會議中，時任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及：「公共外交與文化交流必須被持續推展，並且被納入中國的總體戰略規畫之中。」而這也是「公共外交」一詞第一次在正式場合上被提出，引起國內外政商學界的高度重視與討論。於同年 12 月 31 日，中共於北京舉行中國公共外交協會成立大會，並選李肇星為會長。透過公共外交協會這個全境性質、非營利性社會組織的成立，強化官方與民間的各種多邊對話交流，從經濟、教育、人文、傳媒、科技、體育與軍事等多個領域著手，鼓勵新聞媒體、智庫學者、工商企業、社會團體等民間機構共同參與來發展公共外交。¹⁶⁶

¹⁶³ 胡聲平，〈胡錦濤執政下的中共外交新做為-公共外交與安全外交〉，頁 101。

¹⁶⁴ 張志洲，〈中國公共外交：讓世界了解一個真實的中國〉，《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1 年 7 月 25 日。參見 <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0/49152/15233878.html> (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29 日)。

¹⁶⁵ 趙可金，〈中國公共外交的創新與發展〉，《中國網》，2017 年 3 月 11 日。參見 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7-03/11/content_40442974.htm (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29 日)。

¹⁶⁶ 吳海龍，〈公共外交，關鍵看實效〉，《中國公共外交協會》，2013 年 3 月 25 日。參見

2013 年 10 月，習近平接任中共國家主席後，在一次鄰國外交會議上提及公共外交對於中共國家總體戰略上的重要性。於 2014 年 5 月 15 日，習近平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成立 60 周年紀念活動中指出：「要重視公共外交，廣泛參加國際非政府組織的活動，傳播好中國聲音，講好中國故事，像是件展現一個真實的中國、立體的中國、全面的中國。」在對外交往的過程中，中共不僅重視經貿往來，亦更加聚焦於人文交流合作。¹⁶⁷

後續，在中共公共外交的發展上，結合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除了既有的外交部網站與外交部公眾開放日外，亦推出了藍廳論壇、外交小靈通微博、外交服務站廣播、外交官的眼睛等新型態公共外交發展與交流平臺。外交部也配合推動駐外使領館開展公共外交創新，中共派駐各國使節，每年總共在駐在國家發表演講二千二百多次；接受採訪一千三百多次，並結合春節、中秋等中傳統節慶舉辦各種文化交流活動三千多次，¹⁶⁸都是中共在發展公共外交上的一項途徑。

於 2015 年 11 月 8 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研究智庫聯盟」在北京宣布成立，並發布《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研究智庫聯盟倡議書》。聯盟由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新聞傳播學院政治傳播研究中心發起。並於 2016 年 2 月 23 日，「一帶一路國際智庫合作聯盟」在深圳正式啟動，參與者來自「一帶一路」沿線的五十多個國家及 60 家智庫共同組成。¹⁶⁹於 2016 年 10 月，察哈爾學院更以「全球治理創新的中國智慧」為主題，召開一場研討會，三百多位政界人士、專家學者、商界人士和媒體代表都受邀與會。¹⁷⁰中共透過政經複合發展，擴大了公共外交發展的觸角和能量。

另外，於 2015 時任中共國防部外事辦公室副主任的胡昌民亦提及中共公共外交發展與共軍之間的關係：「公共外交有別於官方外交，渠道更多、平臺更廣、自

<http://www.chinapda.org.cn/chn/xsdt/t1024648.htm> (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29 日)。

¹⁶⁷ 王秋彬，〈關於中國公共外交發展的思考〉，頁 35。

¹⁶⁸ 趙可金，〈中國公共外交的創新與發展〉。

¹⁶⁹ 趙可金，〈中國公共外交的創新與發展〉。

¹⁷⁰ 陳水勝，〈中國特色公共外交的三個轉向〉，《公共外交網》，2017 年 6 月 8 日。參見 <http://www.pdcec.com/bencandy.php?fid=176&id=39472> (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29 日)。

由度更大，但它的主導力依然是國家的外交政策。『公共』是平臺、是對象，而『外交』裁示目標、是根本。中國軍隊的公共外交必須貫徹國家政治方略，服從國家外交的戰略目標。」¹⁷¹此段話實際意味著，共軍透過積極參與維和行動、地區爭端調解、海盜打擊、打及極端主義勢力、防止恐怖主義、提供人道及災害救援等手段提供他國安全紅利。¹⁷²藉此強化各國與中共無論在政治、經濟、軍事、學術等各個層面合作之意願，以更廣泛的推展公共外交。於 2017 年，根據美國 2017 年針對中共在軍隊與國家安全發展年度國會報告(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7)指出，中共在公共外交的發展上，除了透過民間教育機構進行交流外，亦將軍事院校納入學術交流的單位。¹⁷³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在公共外交的發展上，首重文化與教育的影響性。在文化層面的發展過程中，其最重要的推手組織就是文化部(Ministry of Culture)。早期文化部僅有透過文化事務辦公室來影響臺灣、香港及澳門地區，僅透過一般文化交流途徑進行互動。其後，於 1988 年文化部同時展開「中國」文化宣傳活動，而第一個「中國文化中心」(Chinese Culture Center, CCC)即設立於模里西斯(Mauritius)及貝寧(Benin)。並於 2002 年開始擴大規模，分別在開羅(Cairo)、巴黎(Paris)、馬爾他(Malta)、柏林(Berlin)及東京(Tokyo)。時至 2014 年，已經有 20 個海外「中國文化中心」設置在不同國家地區，並於 2015 年時，布魯塞爾(Brussels)及新加坡(Singapore)的海外分部相繼成立。截至 2017 年 10 月，中共已在海外設置了 30 個海外「中國文化中心」，其更預於 2020 年時，在全球成立總計 50 個海外「中國文化中心」。¹⁷⁴基於上所述，中共長年將公共外交視為民間外交或是文化外交，是有其在發展上的歷史軌跡途徑與戰略目標上的考量。

¹⁷¹ 胡昌民，〈中國公共外交的時代使命〉，頁 12。

¹⁷² 岳鵬，〈中國開展軍事公共外交的阻礙和使命〉，頁 44。

¹⁷³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p. 19.

¹⁷⁴ Falk Harting, *Chinese Public Diplomacy: The Rise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p. 92.

在教育層面發展的部分，教育部則是扮演著國際學術交流及合作之相關組織、計畫及執行上的統籌。中國國際教育交流協辦(Chinese Educatio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EAIE)就是中共在發展公共外交教育層面上所因應而生的組織，其發展成立宗旨在於：「成為主導中國跨國教育交流的非營利組織，以增進教育、文化、科學及科技上的交流，並且強化彼此的了解認識及維繫跨國關係。」是此，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Chinese Service Center for Scholarly Exchange, CSCSE)亦提供：「國際學術交流，包含了中國的學生及學者旅外深造，以及外國學生及學者來中共進行研究、學術交流等活動。」而另一個組織則成立於1997年，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China Scholarship Council, CSC)，則是在教育方面用以協助辦理中國大陸境內外學生交流計畫的組織。

除上所述，中共教育部所主導的中國國家漢語國際推廣辦公室 (Office of Chinese Language Council International)又稱漢辦(Hanban)亦是其在教育交流工作上的核心組織。其發展背景回溯自1970年代，中共推動改革開放政策後，大量外商進入並且積極的學習中文之背景下成立，使得中文學習的熱潮躍上國際舞臺。因此，於1987年，中共成立了國家中小學海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National Small Leading Group for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Overseas)，隸屬國務院。於2006年更名為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來管理相關海外教學，其後又於2008年更名為孔子學院總部(Confucius Institute Headquarters)。漢辦分別由國務院辦公室、教育部、經濟部、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外交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商務部、文化部、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及國家語言工作委員會等12個組織部會共同協同支持。¹⁷⁵而漢辦亦於2004年9月在南韓首爾成立第一所孔子學院，其積極透過教育結合文化、體育、媒體、意識形態及學術交流來發展公共外交，以加強中共的國際話語權和國際社會對中共的認識。透過提供華語教師教育與訓練、志願華語老師計畫、各式華語測驗與競賽及提供獎學金等。截至2017年

¹⁷⁵ Falk Harting, *Chinese Public Diplomacy: The Rise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p. 93.

12月31日，已有146個國家建立了525所孔子學院和1,113個孔子課堂。¹⁷⁶這些都是中共透過教育層面，將政策與華語推展計畫相結合將華語國際化，進而從教育層面的軟實力，來擴張中共在公共外交運用上之實力與影響力。



¹⁷⁶ 孔子學院總部，〈關於孔子學院/課堂〉，《孔子學院總部/國家漢辦》，2017年12月31日。參見 http://www.hanban.org/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 (瀏覽日期：2018年2月5日)。

第二節 中共推動公共外交之戰略目標

中共自改革開放後，積極與國際社會進行互動，其在外交戰略上透過國家與國家之間政治、經濟、社會、學術、軍事、文化等不同層面的交流，來獲取其國家利益。中共期望藉由不同層面的交流與互動過程中，減少因以黨國體制為領導核心、社會主義為核心價值觀所造成的不利影響。因此，中共在外交戰略上透過「面對21世紀挑戰」與「橫跨現代與下個世代」的政策方針，來和國際社會上的主要大國進行互動，以維持長期良好的關係及穩定的互動基礎。是此，中共在國家總體外交戰略上有幾個主要的目標，分別為：維持和諧的國際環境以專注在經濟上之發展；增強中共對國際大國及國際組織之話語權和影響力；避免美國完全主導國際社會發展趨勢；促進國家經濟外交計畫，以開拓市場及吸引投資來發展科技及獲取資源；促進中共國家形象。¹⁷⁷然而，中共在公共外交的推展上經常受到幾項背景因素影響。

首先，就國際社會層面而言，隨著國際安全環境的變化，受世界經濟復甦乏力、局部衝突和動盪頻繁、全球性問題加劇、且國家經濟與社會深度融合所影響。複合中共的黨國體制與國際社會現行民主自由價值觀有所衝突，國際大國及主流媒體在屏除經濟層面的影響下，對於中共的黨國體制都是採取否定之態度。此外，國家的安全觀轉變，從以保護領土和主權完整的傳統安全觀，轉變為更加重視總體和綜合性安全的觀念，以及不同要素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基此，在傳統外交戰略途徑外，公共外交特殊的社會接觸功能，在全球化與資訊化的環境下，強化了對外國社會的直接接觸及交流能量。¹⁷⁸第二，就中共內部硬實力層面來看，其在經濟實力大幅成長後，軍隊硬實力亦快速成長，從軍事倫理、軍隊組織、軍事人員、武器裝備等四個層面展開革新，積極推動軍隊現代化，使得周邊國家及國際大國備感威脅，加深「中國威脅論」的影響力。¹⁷⁹最後，從中共內部軟實力層面來看，中共近年來積極

¹⁷⁷ Joseph Y. S. Cheng, Zhang Wanku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England: Routledge, 2010), p. 239.

¹⁷⁸ 周鑫宇，〈公共外交的「高政治」探討：權力運用與利益維護〉，《世界經濟與政治》，第2期，2015年，頁101。

¹⁷⁹ 錢中兵，〈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

透過公共外交途徑發展國家軟實力，從文化、教育、新聞、影視、體育及學術等各個層面著手，意在加強國內公眾與國外公眾之間的溝通與交流。然而，中共對內長期人權壓迫、言論自由限制、以黨領政等集權式治國手段，對外則透過漢辦、政經複合式威脅等銳實力手段對他國進行滲透及輸出，使得其在公共外交的推動上成效有限。

換言之，在現今國際社會交流頻繁的環境下，中共面對各國不信任、大國勢力介入及與周邊國家情勢緊張的問題與挑戰，必須將公共外交有效且正面的與國家戰略進行結合，以拓展其向外發展、接觸及交流的渠道，讓國際社會認識真實的「中國」。¹⁸⁰是故，在這些條件背景的影響下，中共如欲持續以共產主義黨國體制為核心價值又為國際社會所接受，便必須將公共外交納入國家總體戰略內。加上，於2012年11月的18大會議中，胡錦濤會中提及：「需大力推展公共外交與文化交流。」於隔年，中共國家安全戰略便將公共外交納入總體規劃之中。2014年5月，習近平表示，因為近年來「中國」的快速崛起，使得國際社會出現「中國威脅論」一說。¹⁸¹是此，中共積極的將公共外交納入國家戰略當中，用以發展形象戰略，來幫助國際社會更加了解「中國」，採取溝通交流的方式和西方體系國家介紹自身的形象、國家策略和發展方向，進而傳遞所欲傳達的資訊，確保中共的國家利益。¹⁸²

公共外交在中共國家安全戰略上扮演著「溝通橋梁」的角色。¹⁸³中共在快速崛起的過程中，伴隨著硬實力的增強，所引起周邊國家不安、大國勢力介入及國際社會關切等負面形象，對於本身黨政合一的專政體制、內部人權壓迫、言論自由限制及政經複合威脅手段的政治操作更是一大打擊。據此，公共外交作為國家戰略的一

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社》，2017年10月27日。參見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 (瀏覽日期：2018年1月2日)。

¹⁸⁰ Zhao Kejin, "The Motivation behind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8, No. 2, 2015, p. 174.

¹⁸¹ Falk Hartig, *Chinese Public Diplomacy: The rise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England: Routledge, 2016), p. 57.

¹⁸² Falk Hartig, *Chinese Public Diplomacy: The rise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p. 20.

¹⁸³ Falk Hartig,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England: Routledge, 2012), p. 477.

環，在全球化與訊息化的國際環境下，其達成戰略目標的途徑便是將軟實力結合新聞媒體及網際網路來向國內外公眾進行輸出。¹⁸⁴透過廣大的社群媒體、網路論壇、跨國衛星即時新聞與多國語言廣播、雜誌、書籍等，在交流與溝通的過程中，影響目標對象之態度、行為與觀點，使其支持或認同中共政策。透過公共外交的運用，和國際社會建構溝通橋梁，以獲取國家總體戰略目標，進而促進國際社會對中共更加瞭解，願意傾聽中共的聲音，以強化、鞏固其國家利益。

簡言之，中共推動公共外交戰略的主因首先在身處多變的國際環境中，有許多不同但類型趨近的因子影響著國際互動，如新聞媒體、訊息交流與傳播、國際關係、外交事務、公眾關係、跨界文化等因子。將公共外交作為協助傳統外交手段延伸的工具，並且支持與執行國家戰略及外交政策的目標。¹⁸⁵其次，中共期望透過公共外交來改善國際社會在意識形態上對其的偏見。中共因其以黨領政的政治體制，導致其所傳播與交流的訊息內容常被認為具有政治傳播的意涵，用以散播特定意識形態。是此，中共期望透過公共外交的運用，來形塑良好的國家形象，以持續發展更深層的戰略目標。¹⁸⁶最後，中共透過其對公共外交所瞭解的定義與概念，結合跨部門合作與整合，輔以文化、學術、新聞、影視及體育等軟實力，為國家戰略目標及利益服務，並且獲取國內外公眾的支持與認同。¹⁸⁷

因此，中共在公共外交戰略的運用上，整理出其幾項主要目標分別為：

(一)境外目標：首先，透過關注、處理及回應本身內部的幾項重要爭議性問題，如人權問題、新疆獨立問題、臺海問題及少數民族問題，來獲取國內外公眾的正向認同，成為一個可被信任的大國。¹⁸⁸其次，透過公共外交軟實力的應用，和硬實力發展達到相輔相成，使得中國大陸的經濟夥伴不受「中國威脅論」、「大國崛起」等言論影響。並且加強他國與中共合作的意願，提升經濟及安全利益，

¹⁸⁴ Yu Shan Wu,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England: Routledge, 2016), p. 5.

¹⁸⁵ Zhao Kejin, "The Motivation behind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p. 177.

¹⁸⁶ Zhao Kejin, "The Motivation behind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p. 177.

¹⁸⁷ Zhao Kejin, "The Motivation behind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p. 177.

¹⁸⁸ Jan Melissn,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merica: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100.

來消弭衝突及對抗。接續，在現今恐怖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極端宗教主義、跨國犯罪、網路犯罪等非傳統安全盛行的國際環境下，並以美國911恐怖襲擊事件為借鏡，運用公共外交軟實力能量，維繫國際關係及外交戰略。並透過公共外交途徑，強化不同種族、不同國籍公眾、不同宗教族群等在價值觀、意識形態及態度上之交流。透過交流、理解及認同來維繫多邊或雙邊關係，以及政經上的利益。¹⁸⁹

(二)境內目標：第一，透過政治與經濟的改革，輔以中共領導人、官方或非官方之網站與文件、報章雜誌及學術文章等，將「大同世界」設定核心目標，來縮小境內的貧富差距，並且給予內部公眾穩定的未來，營造出內部良好的政經發展環境。第二，中共期望透過公共外交軟實力的力量，將「中國文化」及語言向全世界推展，成為一個具有悠久歷史卻又先進的文明國家，以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來拓展文化軟實力。¹⁹⁰第三，強化中共與境內外非政府組織間，在各個層面的交流與連結，並且管理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的關係，以豐富對彼此的了解及鞏固多邊或雙邊國家之間的友好關係。¹⁹¹

(三)交流途徑：透過網路、官方文件、白皮書、新聞、廣播文化等途徑著手，藉由官方與非官方組織整合，及傳統與非傳統手段，共同推展國家政策及總體戰略，以獲取、維護良好形象及利益。¹⁹²亦透過文化、學術、體育、新聞、影視等軟實力力量，來影響合作國家。目的在於避免國際社會聚焦於中共透過政治、經濟與軍事等硬實力，來對他國內政進行干預之言論。成為一個致力於輔佐落後國家之負責任且崇尚和平之大國，來博取境內外公眾之信任、支持及認同。¹⁹³使其得以憑藉著龐大的人口數，將公共外交的軟實力層面結合網際網路及新聞

¹⁸⁹ Xu Yihua, "Religion and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Vol. 9, No. 4, 2015, p. 17.

¹⁹⁰ Gor Sargsyan,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Main Vectors," *Chinese Studies*, Vol. 4, No. 1, 2015, p. 12.

¹⁹¹ Yang Jiemian, "China's Global Strategy,"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3. At <http://en.siiis.org.cn/uploadfile/2013/1019/20131019065456733.pdf> (last visited 2018/1/21).

¹⁹² Jan Melissn,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01.

¹⁹³ Ingrid d'Hooghe, *The Rise of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p. 18.

媒體等平臺，在全球化與訊息化的國際場域下，無時差且不受地域設限，透過境內公眾將國家政策方向、戰略目標及外交策略等向外傳播，來幫助國外公眾認識中共，以增加或維護其國家利益。¹⁹⁴

綜合上所述，中共將國家安全戰略目標與公共外交結合，預期達到之目的有幾項。首先，豐富國家開展傳統安全競爭手段。肇因於中共硬實力的快速崛起，以及時常複合經濟利誘以達政治目的之行為，國際社會無論官方或是民間均對其有高度的不信任、放大檢視以及防備心。是此，中共期望透過公共外交與國家安全戰略的結合，減少舉凡南海主權糾紛、香港雨傘革命、「中」美南海衝突及南海仲裁案等境內外事件，受國際社會過分注視或解讀之可能性。並且將公共外交之途徑與大數據結合，運用在對國內外公眾之輿情分析。¹⁹⁵同時，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意在避免惹人非議外，亦從地緣政治競爭的力量、制度、觀念等方面，增加透過以軟實力解決紛爭之能量，將合作與預防作為內外政策制定及推動之因子，以提升綜合競爭能量。¹⁹⁶面對當前恐怖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極端宗教主義、國際氣候變遷、跨國犯罪、毒品槍械交易等非傳統安全威脅警示提升，中共積極透過全面、積極參與國際維和、國際援助與反海盜等行動，將公共外交與軍事事務進行結合，發展出軍事公共外交。此外，受到全球化及資訊化的影響，中共傳統邊界劃分能量減弱，因此不僅只有與境外公眾互動的過程重要外，軍事公共外交成為了具有影響力的一環。於危急時刻，通過軍隊新聞發言人、新聞播報和媒體簡報的形式同外國公眾打交道，強化協同境外公眾進行戰略性的溝通等功能。預期將公共外交與國家安全戰略進行更密切的結合，以有助於應對傳統、非傳統安全挑戰。¹⁹⁷

第二，就與境外公眾互動層面上而言，中共外交部門在公共外交活動上之戰略手段主要有兩個運作層面。其一，外交部本身承擔著對外解釋中共內政外交的責任，

¹⁹⁴ Yi Wei Wang,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Soft Power."

¹⁹⁵ Michael A. Barry, "Understanding the Drivers of Chinese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Calhoun*, 2016. At <https://calhoun.nps.edu/bitstream/handle/10945/51645/16DecBarryMichael.pdf?sequence=1> (last visited 2018/2/6).

¹⁹⁶ 周鑫宇，〈公共外交的「高政治」探討：權力運用與利益維護〉，頁 101。

¹⁹⁷ 趙啟正、雷蔚真，〈《中國公共外交發展報告(2015)》〉，頁 38。

做好「信息的告知」，以求更好的增信釋疑；其二，外交部負責管理的駐各國使領館，是政府開展公共外交的前哨，它們直接面對駐在國的民眾，是直接開在他國的窗口，能讓他國公眾更直觀、更形象、更迅速的了解中共之國情。¹⁹⁸透過公共外交途徑，提升國際社會對於中共內外政策的聆聽意願，而非僅透過傳統外交途徑來進行獨白闡釋；並且增加交流與接觸的意願與機會，而非政治傳播的具目的性接觸；以及讓國際社會認為其致力於強化公民社會的交流，不再限於菁英或政府階層的交流，使得國際社會能從客觀的角度與中共合作。¹⁹⁹就以2015年習近平出訪活動來看，其先後訪問10個國家，參加9次國際會議，意在使用柔性手段，向世界展示和平意願，使得中共與周邊國家，及歐美在內的世界多個國家關係走向友善，發起「一帶一路」、建立亞投行、會見具有國際民主人權象徵的翁山蘇姬等等，對亞太地區和世界局勢的穩定起到了正面作用。²⁰⁰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中共崛起背景下的「新全球外交戰略」是全方位、多層次、平衡性。此外，透過傳統外交途徑與公共外交之結合，反應出中共在公共外交的戰略佈局和重點在於：「使國際社會適應中共國力增強的現實情況，在協調與其他大國、發展中國家和周邊國家的雙邊關係、多邊關係的基礎上，消除其他國家對中共崛起後的疑慮」，使得外國公眾及政府願意主動且客觀地和中共進行交流與互動，進而建立及管理彼此的良好關係，來增進互信及促進合作。²⁰¹

第三，就與境內公眾互動層面而言，期望透過將國家安全戰略與公共外交的結合，鼓勵內部學者、學院及智庫等學術研究單位針對公共外交進行研析，除了瞭解他國在公共外交上之理論及實際運用外，亦透過研究之發現與成果，擬定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共外交理論、方法及作為，以更加緊密的為其國家內外政策服務

¹⁹⁸ 趙啟正、雷蔚真，《中國公共外交發展報告(2015)》，頁 27。

¹⁹⁹ Xu Yihua, "Religion and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p. 16.

²⁰⁰ 夏小強，〈習近平頻頻出訪有合深意〉，《大紀元》，2015 年 11 月 25 日。參見 <http://www.epochtimes.com/b5/15/11/12/n4572066.htm> (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30 日)。

²⁰¹ 趙啟正、雷蔚真，《中國公共外交發展報告(2015)》，頁 15。

及運用。²⁰²並且通過網絡、新聞、媒體、體育、科技及學術等層面的交流，強化國際社會對中共公共外交推展上，無論是跨學科理論的應用、系統科學的定量方法使用，進而推出新的研究成果。透過這些關注與熱點，使海外學術界對中共公共外交之研究呈現深入化、創新性的特點，以啟發中共公共外交在實踐與理論研究層面上不同的意涵、觀點及評論。²⁰³

最後，從軟實力層面來看，根據中共官方國際教育與交流專案指出，中共預期在2020年時達到招收500,000名國際交換學生，並且於同年產製150,000名畢業生。中共透過中國留學獎學金計畫之目的在於，透過教育層面的交流來發展中共的軟實力、提升中共政治利益，以及營造大同世界的形象。²⁰⁴除此之外，中共亦積極在國際社會建設與推展孔子學院、孔子課堂、中國文化節、中國日及史料介紹等文化活動。預期將公共外交與新聞、網路、文化、體育與學術等多面向結合，透過軟實力的輸出與交流，獲取公眾的支持與認同。期望在國家安全競爭環境下展開輿論戰及獲取國際話語權，進而強化信息的傳遞與交流能量。²⁰⁵

基於上所述，公共外交是中共維護境內外政治安全的重要工具。透過公共外交的運用，讓國內外公眾可以直接且透明的認識中共內外政策方向及核心，並且與公眾進行交流，獲取認同與支持，進而強化政策執行力、影響效力及利益。²⁰⁶這也是為何中共自進入21世紀後，積極推動公共外交，將其與國家安全戰略進行結合，透過文化、學術、體育、新聞、影視、音樂、科技及報章雜誌等軟實力途徑來強化內外政策的推動。

總結，中共將公共外交與國家安全戰略結合之目的在於除了在硬實力層面，以

²⁰² Ingrid d' Hooghe,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Shifts Focus: From Building Hardware to Improving Software," *China Policy Institute*, 2013. At <https://cpianalysis.org/2013/10/24/chinas-public-diplomacy-shifts-focus-from-building-hardware-to-improving-software/> (last visited 2018/1/21).

²⁰³ 趙啟正、雷蔚真，《中國公共外交發展報告(2015)》，頁 330。

²⁰⁴ Sheng D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Beijing's Public Diplomacy," *China Policy Institute*, 2015. At <https://cpianalysis.org/2015/06/09/chinese-language-and-beijings-public-diplomacy/> (last visited 2018/2/6).

²⁰⁵ 周鑫宇，〈公共外交的「高政治」探討：權力運用與利益維護〉，頁 101。

²⁰⁶ 周鑫宇，〈公共外交的「高政治」探討：權力運用與利益維護〉，頁 102。

政治、經濟、軍事及傳統外交手段成為國際強權外，亦透過公共外交的軟實力傳播中國聲音、形塑國家形象，透過高輿論引導能力和國際傳播能力，努力營造客觀友善於中共的國際輿論環境，²⁰⁷以獲取國際話語權、他國信任、管控與建構良好關係，以及維護及提升國家利益，並強化中共國家總體安全戰略及內外政策之發展、國家目標之達成，以及豐富與他國交流互動之工具。



²⁰⁷ 蔡國裕，〈中共企圖增強其在世界的文化「話語權」之研析〉，《展望與探索》，第8卷第5期，2009年5月，頁12。

第三節 中共在公共外交運用上之局限與特殊性

中共積極推動公共外交的原因在於其硬實力崛起後，「中國威脅論」及「大中國責任論」等負面輿論隨之而來，加上網際網路及電子通訊的發達，使得中共在公共外交和政策發展上面臨巨大的挑戰。²⁰⁸是此，中共期望透過公共外交的運用，藉由軟實力途徑和境內外公眾進行溝通與交流，以爭取國際社會信任及建構足以與西方大國抗衡的力量。然而，公共外交在軟實力的運用上，其核心內涵係屬於志願性的互動。意即並非以強迫的手段來改變彼此的態度、行為及觀點。而是透過學術、文化、新聞、影視、體育及教育等軟實力手段，藉由純粹的吸引力來促使目標對象志願與我方進行互動，進而在互動的過程中，主動的改變自身之態度、行為及觀點。

基於上所述，公共外交的運用上，首重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力量。何謂公民社會？公民社會係獨立於政府與利益團體之外的一種公共利益及意願的表現。換言之，其是一種社會個體及組織的非強制性集體行為，是文化社會的理解亦是在政府與利益團體之外的第三方力量。²⁰⁹

但是，中共因本身內外政策都是透過黨政力量來推動，過度講求雙邊或多邊的利害關係，加上長久以來一直為國際社會詬病的內部人權壓迫、言論自由限制、頂層設計政體、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等，使其在與國際社會互動的過程中，始終缺乏共同安全意識。導致在公共外交的推動上，反而被視為是政治傳播的手段，無法形塑良好之形象來維護自身利益或獲得國內外公眾之支持與認同。是故，本節即針對中共在公共外交推動上之局限與特殊性進行描述。

一、中共公共外交運作上之局限

(一)傳統安全層面：中共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加，在軍事力量的投資也逐年增高，無論是在南海建設基地、建造航母、軍區整併、武裝力量現代化或是大規模軍演等，都讓國際社會備感威脅。雖然中共積極透過參與國際事務來消弭國際社會

²⁰⁸ 周鑫宇，〈公共外交研究應從「是什麼」做起〉，頁 70。

²⁰⁹ Wikipedia, "Civil Society," *Wikipedia*, 2018/2/8. 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ivil_society (last visited 2018/2/12).

的疑慮。但是就傳統安全上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中共與周邊國家過往皆有糾紛存在，如「中」越戰爭、爭奪對日抗戰話語權、朝鮮半島問題、南海主權問題及「中」美對抗等負面因素所影響。²¹⁰是此，在軍事力量快速的提升下，反而讓各國更加聚焦於「中國崛起論」這類負面的評論，不僅加深中共在國際關係及國際環境之不良觀感外，亦造成外國公眾心理層面的懷疑與防備。在這樣的背景下，更容易導致在公共外交的運用、互動及交流上有所受限。²¹¹

(二)非傳統安全層面：中共自改革開放後，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無論是維和行動、人道與災難救援，海盜、恐怖主義、極端宗教主義或極端民族主義打擊等，在非傳統安全上複合傳統安全力量進行運用，並建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合作關係，來顛覆過往的封閉形象。²¹²加上，在國際社會互動頻繁下，境內外非政府組織對於公共外交的影響力也相對倍增，然而這些非政府組織本身的利益、目標及理念也會成為重要的影響因子。²¹³是此，在維護及增加國家利益的前提下，中共都透過政治力量介入影響，以致在執行層面上時常雷聲大雨點小或是處處進行設限，影響成效。

(三)政治作為：首先，中共為了政權的穩固，對境內外公民社會的聲音進行了大規模的限制，而中共中央也透過政治手段限制了中國大陸內部公眾與國際社會的連結。主因在於中共擔憂在國際交流頻繁的環境下，內部公眾與國際社會接觸的渠道變多，會影響其政權的穩固及合法性。²¹⁴其次，中共雖然致力透過傳統外交與公共外交手段交錯運用，來獲得國際地位及尊重。然而，其在獲取國際地位的手段上，多是透過經濟之優勢，挾帶政治、軍事、外交等複合因子，²¹⁵因此在互動的過程中，讓國際社會備感壓力。第三，國際社會與中共的互動上，時常受制於經濟層面的考量。加上，在溝通與交流的過程中，挾帶了過多政治

²¹⁰ Ingrid d' Hooghe,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USA, Koninklijke Brill NV, 2015), p. 203.

²¹¹ Wei Cao, "Is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Effective," p. 34

²¹² Yang Jiemian, "China's Global Strategy."

²¹³ Ingrid d' Hooghe,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p. 18.

²¹⁴ Barry Buzan, "Confusing 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

²¹⁵ Yi Wei Wang,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Soft Power."

因子，因而直接或間接地導致國際社會在互動的過程中，為求獲得經濟利益，而非志願性的和中共進行關係上的建立。²¹⁶基於上所述，導致中共無論透過官方或民間與國際社會溝通交流上，時常被與政治傳播構成聯想，在公共外交的推上有所受限。

(四)意識形態：屏除中共原先在政府政策、國家利益、教育、文化、觀點、語言、意識形態及價值觀等與國際社會上的差異，以及國際社會對於中共既有之成見外，²¹⁷中共在公共外交觀念上的國際認知差異，也是其在與國際社會互動上的矛盾點。加上，中共為了讓國際社會接受其能夠透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領導中國大陸成為國際大國，因此在互動的過程中都挾帶著政治與經濟利益發展的隱性目的，使得原本內部缺乏公民社會力量的意識環境下，在交流的過程中都是單向資訊傳遞，缺乏聆聽的層面，²¹⁸僅將公共外交作為一項外交戰略的工具，無法理解其核心價值以發揮最大效能。

(五)文化層面：首先，中共在1966年至1976年所推動的文化大革命，來鞏固中國共產黨專政。然而，現今卻大力推崇中國的悠久歷史及文化，不免讓境內外公眾無法對中共這種前後不一的作為產生信任。²¹⁹其次，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雖然至今已30年之久，但其是一項摧毀國際社會仍對中共內部尚有民主自由期待之行動，與現行的民主自由價值有所背離，因而導致其形象不佳。²²⁰最後，中共在文化層面的互動與交流上，多聚焦於傳統中華傳統文化的發揚，避開培養、談論或涉及公民社會在國內外之文化交流的相關互動，導致在公共外交的推動上有所受限。²²¹

²¹⁶ Yi Wei Wang,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Soft Power."

²¹⁷ Wei Cao, "Is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Effectiv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 No. 36, 2016, p. 34.

²¹⁸ Hessarbani Anja Lejli, "Public Diplomac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arajevo Schoo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1. At <http://www.culturaldiplomacy.org/academy/content/pdf/participant-papers/2011-symposium/Public-Diplomacy-of-People's-Republic-of-China-Anja-L-Hessarbani.pdf> (last visited 2018/1/30).

²¹⁹ Barry Buzan, "Confusing 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

²²⁰ Barry Buzan, "Confusing 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

²²¹ Yi Wei Wang,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Soft Power."

(六)新聞層面：中共雖然以《微博》、《新華社》、《中央廣播電視總台》、《人民日報》和《中國日報》等報章雜誌、廣播頻道、影視製作及新聞媒體進行對外交流，然而在交流的過程中，受制於以黨領政之政體影響及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審查，以致其所傳遞的訊息都以黨的指導為出發點，故所傳遞之訊息無法獲得境外公眾相對稱的認同及理解。²²²

(七)教育層面：中共通過境外設立研究交流機構、智庫、獎學金交流及學院參觀等，影響境外公民社會及學術界的觀感及議程。通過在境外設立的機構，結合中共的教育部、中國社科院、孔子學院總部、中央統戰部和國務院僑辦等單位共同發力，除了動員學生與群眾就重大議題向西方智庫、教育暨學術單位施壓外，亦透過教育層面的交流途徑來進行價值觀與思想上的政治傳播。²²³就以孔子學院為例，第一，設置孔子學院的大學需接受中共的價值觀；²²⁴第二，教師聘用、教學以及研究計畫資金等方面由漢辦掌控；²²⁵第三，學術不自由，漢辦要求孔子學院需遵守中共法律，以及接受中共的審查；第四，大學和孔子學院在利益上糾纏不清；第五，孔子學院在軟實力的輸出上聚焦於文化這類不容引起爭議的事務上，避談中共政治歷史及人權問題。²²⁶使得中共雖然積極通過教育層面來進行輸出及公共外交的推動，然而因其不透明且拒絕受約束，以致爭議性日益增大。

(八)網路層面：首先，在網際網絡與電子通訊發達的環境下，中共在公共外交的推動上不再和過往一樣，能單方面通過官方計畫來進行中華文化、語言及意識形

²²² Shi Li, "Propagating China to the World: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through Media Strateg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Gnovis*, 2013/4/26. At <http://www.gnovisjournal.org/author/lishi/> (last visited 2018/1/30).

²²³ 信報，〈3 領域並進，影響力急升〉，《信報》，2018 年 2 月 6 日。參見 <http://www1.hkej.com/dailynews/cntw/article/1761913/3%E9%A0%98%E5%9F%9F%E4%B8%A6%E9%80%B2+%E5%BD%B1%E9%9F%BF%E5%8A%9B%E6%80%A5%E5%8D%87> (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²²⁴ Barry Buzan, "Confusing 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

²²⁵ 徐蕙萍，〈大陸推展「孔子學院」的現況與困境〉，《展望與探索》，第 13 卷第 2 期，2015 年，頁 17。

²²⁶ 林燕，〈籲約束孔子學院，全美學者協會提九對策〉，《大紀元》，2017 年 5 月 3 日。參見 <http://www.epochtimes.com/b5/17/5/3/n9100343.htm> (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態上的輸出。舉凡Facebook、YouTube、Twitter及其他網絡平臺等的普及化，使得公眾接受資訊的渠道變多也變得更加難以掌握。其次，在全球化與資訊化的環境中，中國傳統文化及孔儒思想無法引起新世代年輕人的興趣，他們反而更加關切中共內部目前正在進行的事務，如經濟合作、擴大建軍、內外政策制定、人權壓迫、言論自由限制或空氣汙染等議題。是此，中共在缺乏公民社會參與的背景下，更難去維護或提升其國家形象。²²⁷最後，網際網路、電子通訊及衛星電視的發達，造成資訊交流的頻率變快且無國界。因此，國際間真假新聞的流動速度加快，導致資訊的可信度降低。而中共在這樣的環境下，仍舊慣性的進行言論自由、資訊交流限制及打擊公民社會等作為下，大幅降低其在內外政策資訊的公開透明度與可信度。²²⁸

(九)內部問題：中共的政府高層意圖透過公共外交的運用，來鞏固其執政的合法性，然而在中共內部各個部門跨界執行公共外交計畫與作為時，並未能有效推展公共外交總體戰略。主因在於，各個部門有其成立的宗旨、核心價值、利益、目標及戰略考量等，因此部門的不同，也導致在國家總體戰略上的觀點就有所差異。加上，中共在公共外交的總體戰略上，多著重於形象的維護與建立，例如北京奧運、上海世博等國際活動，將公共外交視為外交工作的一種來以增加國家利益，而非真的將公共外交融入總體戰略之中，亦導致在推動上目標不明確，而模糊焦點。²²⁹

綜觀上所述，中共無論在國家總體戰略或是外交政策上，其公共外交之計畫及運用上，仍存在著許多侷限與矛盾點。由於公共外交的核心價值在於透過軟實力與國內外公眾進行溝通、交流與互動。但是，受制於上述之侷限，導致中共之公共外交和國際社會普世價值之公共外交在概念、核心、目標與運用上有著其特殊性，以下便針對中共之公共外交特殊性進行描述。

²²⁷ Authur Guschin, "Beijing's Public Diplomacy Challenge," *The Diplomacy*, 2013/12/19. At <https://thediplomat.com/2013/12/beijings-public-diplomacy-challenge/> (last visited 2018/1/30).

²²⁸ Ingrid d' Hooghe,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p. 23.

²²⁹ Zhao Kejin, "The Motivation behind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p. 195.

二、中共在公共外交運作上之特殊性

中共自18大會議後，積極地在國家意識形態及文化建設上進行計畫性推動，結合新媒體的運用，加速中共在文化及意識形態上與外界的交流，進而透過軟實力來削減各國對於中共長期以來的偏見與價值觀差異。²³⁰中共亦長期運用公共外交途徑從文化、教育、體育、影視、學術或媒體等軟實力層面來追求國家利益，旨在形塑中共崇尚和平、包容、「達則兼濟天下」之形象。習近平於2017年10月18日舉行的19大會議中宣示，將堅定不移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同各國的友好合作，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中國發展不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中國無論發展到什麼程度，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等聲明。以營造良好外部條件，進一步提高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以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推進人大、政協、軍隊、地方、人民團體等對外交往，進而發展全方位外交布局，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²³¹除此之外，根據南加州大學公共外交中心2017年全球軟實力前30國調查報告(The Soft Power 30: A Global Ranking of Soft Power)顯示，中共軟實力從2015年的第30名逐年上升至2017年的第25名，且到了2019年時更有機會進入前20名。²³²然而，中共在推動公共外交軟實力的過程中，時常複合政治、經濟、外交及軍事等硬實力因子，並透過其出動部委及下屬機構、黨媒、智庫，從「政治菁英」、「傳媒及輿論」、「公民社會和學術界」三個領域並進，來獲取其目標：第一，就特定議題和政治議程得到全球支持；第二，削弱西方國家的團結；第三，營造全球對中共現行政治體系有更好觀感，以此做為西方式民主體制以外的另一個模式。²³³在這樣的互動過程影響下，

²³⁰ Guan Chao, "China Sees Sharp Rise in Cultural Soft Power," *Ningbo*, 2017. At http://english.ningbo.gov.cn/art/2017/10/20/art_926_849066.html (last visited 2018/1/31).

²³¹ 旺報，〈正向解讀中國銳實力吧〉。

²³² Jonathan McClory, "The Soft Power 30: A Global Ranking of Soft Power 2017," USC Center on Public Diplomacy, 2018. At <https://softpower30.com/wp-content/uploads/2017/07/The-Soft-Power-30-Report-2017-Web-1.pdf> (last visited 2018/5/9).

²³³ 信報，〈得研究：中國滲透歐盟宣揚獨裁。銀彈誘希臘、匈牙利，威脅較俄更嚴重〉，《信報》，2018年2月6日。參見 <http://www1.hkej.com/dailynews/cntw/article/1761911/%E5%BE%B7%E7%A0%94%E7%A9%B6%E7%BC%9A%E4%B8%AD%E5%9C%8B%E6%BB%B2%E9%80%8F%E6%AD%90%E7%9B%9F%E5%AE%A3%E6%8F%9A%E7%8D%A8%E8%A3%81++> (瀏覽日

導致中共在公共外交的定義、發展及運用上，增添了銳實力輸出之特殊性。

據大陸流亡作家袁紅冰受《大紀元》訪問時便表示：「所謂的『銳實力』，若用中共傳統的政治語言，實名為『統戰滲透』，就是用統戰的方式收買全世界。長期以來，中共不斷通過政治、經濟利益、金錢、女色等方式，收買自由世界的政客、媒體、記者，以及各種事業的商人，想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層面，逐漸軟化自由世界的意志。」²³⁴然而，統戰與銳實力又不完全相同，在於統戰是戰術與政策上的概念，是一種陽謀，很難界定其是硬實力或軟實力。²³⁵因此，綜合多方相關的文獻界定，銳實力是特定政體的權力表現，即「威權主義」的影響力，是結合壓迫、霸凌、顛覆的手段，促進自我審查，以達操縱訊息情報、轉移公眾意見，最終達到「不聞砲聲的施壓，不見貿易的收買」之社會威脅、滲透。²³⁶基於上所述，銳實力與軟實力的差異性何在？

(一)軟實力是利用文化和價值觀的吸引力，提高國家的強度；銳實力則透過軟實力

手段掩蓋硬實力因子之途徑，在國外壓制、操縱言論，以實現國家利益。²³⁷

(二)軟實力透過公民社會進行文化、學術、教育、新聞等訊息交流，不受本國或他

國之影響或監督；銳實力則是在公民社會交流的過程中，政府透過硬實力手段

介入其中，對公民社會之態度、行為及觀點進行限制。²³⁸

(三)軟實力運用的過程是透過吸引力或說服力，來影響態度、行為及觀點，而非透

期：2018年3月3日)。

²³⁴ 郭曜榮，〈西方覺醒反制中共〉，《大紀元》，2017年12月27日。參見 <http://www.epochtimes.com/b5/17/12/27/n9997726.htm> (瀏覽日期：2018年2月1日)。

²³⁵ 徐翠玲，〈抗中共銳實力。學者：保傳統深耕經濟〉，《大紀元》，2018年3月28日。參見 <https://www.epochtimes.com.tw/n244320/%E6%8A%97%E4%B8%AD%E5%85%B1%E9%8A%B3%E5%AF%A6%E5%8A%9B%E5%AD%B8%E8%80%85E4%BF%9D%E5%82%B3%E7%B5%B1%E6%B7%B1%E8%80%95%E7%B6%93%E6%BF%9F.html> (瀏覽日期：2018年5月9日)。

²³⁶ 張登及，〈習時代中共的「銳權力」戰略？概念構成與理論反思〉，《展望與探索》，第16卷第4期，2018年，頁127。

²³⁷ David Parkins, "What to Do about China's Sharp Power," *The Economist*, 2017/12/14. At <https://www.economist.com/news/leaders/21732524-china-manipulating-decision-makers-western-democracies-best-defence> (last visited 2018/2/1).

²³⁸ Joseph Nye, "China Turns Soft Power into a Sharp Tool," *The Globe and Mail*, 2018/1/10. At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opinion/china-turns-soft-power-into-a-sharp-tool/article37540255/> (last visited 2018/2/1).

過硬實力手段使人屈服；銳實力則是透過自身強大的硬實力，將軟實力強行輸出，進而使人因擔心利益受損而兩難及被操控。²³⁹

(四)軟實力在交流的過程中，是出至於志願性的；銳實力在交流的過程則是打著軟實力口號，在交流的過程中以硬實力作為要脅手段，趨近於一種政治傳播的手段。²⁴⁰

(五)軟實力的運用是一項長期的計劃，並且是循序漸進的；銳實力則是期望透過訊息的輸出與掌控，短期內將其觀點、態度、意識形態等進行輸出。²⁴¹

(六)軟實力在交流的過程中，以文化、學術、教育、媒體、體育等公民社會互動為核心主軸；銳實力在交流的過程中，期望透過硬實力與軟實力的複合運用，在公民社會的交流過程中，輸出自身的外交理念、政策及觀點。²⁴²

中共公共外交之特殊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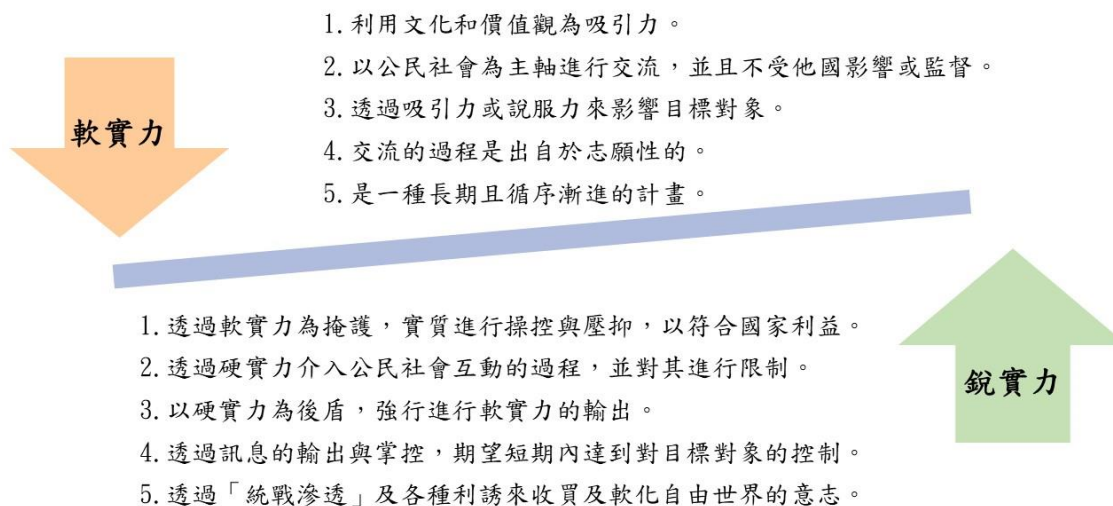


圖3-3-1：中共公共外交之特殊性-軟實力與銳實力之差異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²³⁹ Joseph Nye, "China's Soft Power and Sharp Power, and Information Warfare," *Asia Times*, 2018/1/8. At <http://www.atimes.com/article/chinas-soft-sharp-power-information-warfare/> (last visited 2018/2/1).

²⁴⁰ Christopher Walker, Jessica Ludwig, "From Soft Power to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in the Democratic World,"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2017. At <https://www.ned.org/wp-content/uploads/2017/12/Introduction-Sharp-Power-Rising-Authoritarian-influence.pdf> (last visited 2018/2/1).

²⁴¹ Joseph Nye, "China's Soft Power and Sharp Power, and Information Warfare."

²⁴² Global Times, "Sharp Power Concept Proves Western Bias," *Global Times*, 2018/1/29. At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87165.shtml> (last visited 2018/2/1).

簡而言之，假設我們想要從另一個人身上取得他的錢，就硬實力層面來說，會直接拿著武器，以強迫及暴力的手段來要求交出你的錢，毫不顧及你的想法；就軟實力層面來說，則是透過說服、溝通等方式來改變你的想法、態度以至影響行為，讓你志願把錢交出來；就銳實力層面來說，則是透過錯誤的訊息來掩蓋本身的目的，透過強大的硬實力作為後盾，來操控你的想法、態度及行為。²⁴³

解析中共透過銳實力來尋求政治影響力主要有兩個動機，一是為了防止外國勢力滲透令政權不穩，於是主動反擊；其次，其旨在展現中共的政治理念有競爭力、且是終極優越的政治及經濟模式。²⁴⁴是此，中共雖然積極透過公共外交途徑，來增加自身話語權、國家影響力、國家形象、核心利益及與他國建立友好關係，然而其在推動公共外交軟實力層面的交流過程中，都挾帶著其龐大的軍事及經濟影響力作為後盾，來進行交流、互動及關係管理。舉例來說，中共目前在美國就有超過一百多所大學開設孔子學院，並透過政府出資，以及人員由中共派遣來教授中文、書法及文化等，然而於課堂中均不得提及損及中共政權之言論或談及臺灣、新疆及西藏獨立問題等限制。²⁴⁵抑或《新華社》透過軟實力新聞廣播之手段，在世界各國透過當地語言進行廣播，或是《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在世界14個國家設立33個廣播站等行為，²⁴⁶皆是透過公共外交軟實力手段，對境內外公眾進行資訊交流與輸出。但是其內容卻多是宣揚中共官方內外政策、觀點及意識形態等政治傳播意圖濃厚之作為。除此之外，中共透過經濟力量作為後盾，對於將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劉曉波的挪威進行經濟制裁。不僅如此，澳洲著名作家、史都華大學(Charles Sturt University)教授漢彌頓(Clive Hamilton)出版《無聲的入侵：中共如何將澳洲變成木

²⁴³ Joseph Nye, "How Sharp Power Threatens Soft Power," *Foreign Affairs*, 2018/1/24. At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8-01-24/how-sharp-power-threatens-soft-power> (last visited 2018/2/1).

²⁴⁴ 信報，〈得研究：中國滲透歐盟宣揚獨裁。銀彈誘希臘、匈牙利，威脅較俄更嚴重〉。

²⁴⁵ 世界日報，〈中國身長臂，欲讓自由世界豬羊變色〉，《世界日報》，2017年12月18日。參見 <http://www.worldjournal.com/5333159/articleE4%B8%AD%E5%9C%8B%E4%BC%B8%E9%95%B7%E8%87%82%E6%AC%B2%E8%AE%93%E8%87%AA%E7%94%B1%E4%B8%96%E7%95%8C%E8%B1%AC%E7%BE%8A%E8%AE%8A%E8%89%B2/?ref=%E8%A6%81%E9%97%BB&variant=zh-cn> (瀏覽日期：2018年2月1日)。

²⁴⁶ Joseph Nye, "China's Soft Power and Sharp Power, and Information Warfare."

偶國》(Silent Invasion: How China Is Turning Australia a Puppet State)一書講訴：「自2004年起，中共對澳洲主要機構進行廣泛滲透，包括大學、政治系統、主要政黨，以及社會組織及傳媒。並且通過其軟實力影響媒體導向和消除國際社會對中共批評聲音的滲透行為。」²⁴⁷此書引發中共高度不滿，因而威脅要限制澳洲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等銳實力行為，²⁴⁸使得其在公共外交的推展上，伴隨著顯性或隱性之政治因子，形成其訊息輸出上之特殊性，偏離了軟實力的志願性互動核心。

綜合論之，中共雖然在經濟實力大增後，積極推動軟實力之能量，然而其在以黨領政、頂層設計及內部人權、言論壓迫等黨政合一的專政思維下，雖然對外開放與境外公眾進行交流，然而其長期壓抑公民社會的成長，導致公民社會實際上並無自主參與內外政策的空間。是此，中共在公共外交的推動上，就違背了公共外交透過軟實力來進行溝通、交流與互動，以達影響國內外公眾之態度、行為與觀點之核心價值，也成為了中共在公共外交上無論是定義、概念、邏輯、意識形態或是運作上之局限與特殊性。



²⁴⁷ 宇寧，〈澳人揭中共滲透著作發表受阻，引公憤〉，《希望之聲》，2017年11月20日。參見 <http://www.soundofhope.org/gb/2017/11/20/n1284812.html> (瀏覽日期：2018年1月30日)。

²⁴⁸ Joseph Nye, "China Turns Soft Power into a Sharp Tool."

第四章 從軍事公共外交解析共軍對外軍事行動

第一節 共軍軍事公共外交之內涵

中共在積極推展公共外交與國家戰略安全結合的戰略方針下，由黨所指揮的共軍也配合國家政策積極發展軍事公共外交。中共改革開放政策後，經濟實力的增強使得其在軍事硬實力之能量倍增，並結合文化、教育、體育、影視及新聞等層面來發展軍事軟實力。然而無論在境內或境外的互動上，中共始終沒有放棄透過武力來做為推展國家政策的一項手段，以確保政策目標的方向與實踐。²⁴⁹細看軍事力量的核心是為了獲取政治利益前提下來開展戰爭，而外交的核心是透過非武力手段，包含施壓或談判等途徑來獲取政治利益。因此，在目標一致的情況下，外交通常仰賴軍事武力的威脅力做為後盾來達成目標，抑或是透過軍事武力的運用來迫使對方進行談判。²⁵⁰雖然據克勞賽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所述：「外交是政治的延伸，而軍事雖然與外交領域有連結，卻不是外交的一部分。」²⁵¹然而，隨著國際環境的轉變、傳統邊界概念式微、非傳統安全影響力遽增、新型態跨國互動模式、外交目標的修正，以及對於國家安全的定義改變，公共外交的內涵也隨之改變，其目標對象與計畫執行範圍也相對擴大。²⁵²是故，據 2015 年時任中共國防部外事辦公室副主任胡昌明所述：「中國軍隊的公共外交其主導力量是國家外交政策，『公共』是平臺、是對象，而『外交』才是目標、是根本。中國軍隊的公共外交必須貫徹國家政治方略，服從國家外交的戰略目標，」²⁵³加上公共外交是外交手段的途徑之一，其與軍事戰略的結合便形成了軍事公共外交。

²⁴⁹ Peter Lee, "China Ups Military Diplomacy Games in Syria with Youfei's visit," *Asia Times*, 2016/8/30. At <http://www.atimes.com/china-ups-military-diplomacy-game-in-syria-with-guan-youfeis-visit/> (last visited 2018/2/21).

²⁵⁰ Steven J. Smith (2016). *Winning Friends and Influencing People with Guns: Understanding the Growth of China's Military Diplomac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SA, p.10.

²⁵¹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Gutenberg Ebook*, 2006/2/25. At <http://www.gutenberg.org/files/1946/1946-h/1946-h.htm> (last visited 2018/2/21).

²⁵² Göran Swistek, "The Nexus between Public Diplomacy and Military Diplomacy in Foreign Affairs and Defense Policy," *The Quarterly Journal*, 2012. At https://globalnetplatform.org/system/files/13195/11.2.06_Public-Military_Diplomacy_Swistek.pdf (last visited 2018/2/21).

²⁵³ 胡昌民，〈中國公共外交的時代使命〉，頁 13。

共軍在軍事公共外交上，主要基於其國家安全、地緣利益及長遠國家發展考量而生，用以促進中共在國際安全環境的形象。²⁵⁴然而，中共在發展軍事現代化的過程中受「中國威脅論」影響，使得其在軍事行動上變得相對複雜。因此，共軍更加積極地開展軍事公共外交，期望透過武裝力量多樣化運用的提升，結合軍事公共外交來強化與促進中共的國際形象與支持海外外交計畫。

但是，何謂軍事公共外交？軍事公共外交用以服務國家外交與安全政策目標，透過軍事層面的交流互動及管理，支持政府的外交動機，以達創造穩定的合作關係、建立對彼此的信任和信心、軍事合作的透明化、建立與強化各個層面的共同利益、誘發其他層面的合作。²⁵⁵美國前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曾表示：「外交與防禦武器不可互相替代，但亦不可單獨存在，否則會毫無成效。」是此，美國將軍事公共外交定義為：「運用國家武力資源來提升國家安全利益。意指和平地運用各種防禦性資源光譜，來達到發展國家的雙邊及多邊關係。」²⁵⁶亦可以廣義的定義為：「一種國家為了促進國家外交利益，因此透過軍事武力來進行的非對抗性行動，其通常是通過聯合軍演、高階層軍事對話及軍艦過港交流等手段進行。」²⁵⁷

隨著時空背景的不同而有所轉變，中共在軍事公共外交上的定義。於 2002 年中國軍事百科全書將軍事公共外交定義為：「代表國家軍事利益的外交活動，」²⁵⁸又於 2007 年共軍國防大學戰略研發與教學部門定義軍事公共外交為：「由國家主導在軍事事務領域上的外交活動，用以服務國防安全或軍事戰略，」後於 2011 年改為：「國家與國家或國家與多國之間在軍事或相關事務上的外部關係，其包含軍事人員交流、軍事談判、武器限制談判、軍事救援、軍事情報合作、軍事科技合作、

²⁵⁴ Lt Gen Parakash Katoch, "Military Diplomacy-Time to Bridge the Void," *Indian Defence Review*, 2014/5/23. At <http://www.indiandefencereview.com/news/military-diplomacy-time-to-bridge-the-void/> (last visited 2018/2/21).

²⁵⁵ KA Muthanna, "Military Diplomacy," *Journal of Defence Studies*, Vol. 5, No. 1, 2011, p. 3.

²⁵⁶ Lt Gen Parakash Katoch, "Military Diplomacy-Time to Bridge the Void."

²⁵⁷ Kenneth Allen, Phillip Saunders, and John Chen, "Chinese Military Diplomacy, 2013-2016: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7/7/11. At <https://chinapower.csis.org/china-military-diplomacy/> (last visited 2018/2/21).

²⁵⁸ Steven J. Smith (2016). *Winning Friends and Influencing People with Guns: Understanding the Growth of China's Military Diplomacy*, p. 11.

國際維和行動及軍事同盟互動等。軍事公共外交是國家涉外關係上一項重要的成分。」²⁵⁹後於 2012 年時，《中國日報》表示軍事公共外交應為：「用以減少在領土上的衝突及讓國際社會了解中共的國家軍事戰略，以減少對中共錯誤的評論。」《中國國際廣播電臺》更強調：「在正確的氛圍下，屏除運用傳統外交、經濟及貿易手段，中國應通過軍事及安全領域來擴大與國際社會的對話及合作。」²⁶⁰直到 2015 年 1 月 29 日，習近平於全軍外事工作會議上，發表中共軍事公共外交的目標：「全面貫徹黨的外交大政方針，進一步開創軍事外交新局面，不斷為實現中國夢、強軍夢做出新的更大貢獻。軍事外交應為推進國家總體外交、維護國家安全、推動解放軍建設發揮重要作用。」²⁶¹基於習近平所提出的新形態軍事外交目標，解放軍南京政治大學重新賦予其定義：「支持國家總體外交政策及新時代的軍事戰略目標」，其他學者亦表示：「軍事公共外交應為型塑國際安全環境及提升軍事現代化服務，讓國際社會更加客觀的認識共軍。」²⁶²基於上所述，中共對於共軍軍事公共外交的核心定亦應為：「一切的外交活動都仰賴國家安全與軍事外交行動。」²⁶³

共軍在軍事公共外交上的發展，於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時期便開始展開軍事救援、安全對話、國防情報與高階軍官教育交流等活動。²⁶⁴並於 1988 年的《國防白皮書》第四章「國際安全合作」中正式提出「軍事外交」一詞，其描述為：「中國積極開展全方位、多層次的軍事外交。」²⁶⁵並落實於 2002 年，上海合作組織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開展雙邊反恐行動，以及於 2003 年開始

²⁵⁹ Kenneth Allen, Phillip Saunders, and John Chen, *Chinese Military Diplomacy, 2013-2016: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USA: Phillip C. Saunders, 2017), p. 8.

²⁶⁰ D. S. Rajan, "Understanding China's Military Diplomacy," *South Asia Analysis Group*, 2012/9/18. At <http://www.southasiaanalysis.org/node/981> (last visited 2018/2/21).

²⁶¹ 曹智，〈習近平接見全軍外事工作會議和武官工作會議代表〉，《新華社》，2015 年 1 月 30 日。參見 <http://cpc.people.com.cn/n/2015/0130/c64094-26476885.html> (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30 日)。

²⁶² Kenneth Allen, Phillip Saunders, and John Chen, *Chinese Military Diplomacy, 2013-2016: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p. 9.

²⁶³ Lt Gen Parakash Katoch, "Military Diplomacy-Time to Bridge the Void."

²⁶⁴ Steven J. Smith (2016). *Winning Friends and Influencing People with Guns: Understanding the Growth of China's Military Diplomacy*, p. 27.

²⁶⁵ 王崑義，〈中共的軍事外交〉，《新浪網》，2009 年 3 月 2 日。參見 <http://blog.sina.com.tw/wang8889999/article.php?entryid=585212> (瀏覽日期：2018 年 2 月 21 日)。

進行軍事合作演習。²⁶⁶後於 2004 年是中共軍事公共外交的轉折點，中共於該年國防白皮書指出軍事外交已經成為「戰略層級」的國家政策，透過雙邊或多邊軍事互動向國際社會進行安全保證、揭開共軍的神秘面紗、以軍事擴大其影響力、項軍事強國學習軍事經驗和知識，並形塑友國對中共的認知，且於 2008 年擴大軍事交流，通過設立武官處、高級軍事代表團出訪及軍事院校交流等，經營與管理雙邊或多邊的關係與互動。²⁶⁷到了 2009 年起，中共受與周邊國家在領土及領海上的衝突影響，中共積極的發展共軍，相對引起國際社會的議論，造成外交上阻礙。中共為了消弭國際的不信任及形塑「和平崛起」的形象，除了透過領導人公開發表軍事公共外交概念、聲明中共的崛起不會威脅到周邊國家發展及向國際社會保證其無任何不良意圖外，亦於 2012 年 5 月 25 日由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發表「新中國的軍事外交研究與發展史」文件，意圖將公共外交與軍事公共外交進行結合來贏得國際社會的信任、利益的維護及形塑良好形象。²⁶⁸於 2018 年 3 月 17 日第 13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建構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用以擬定對外援助戰略方針、規劃、政策，統籌協調外援重大問題並提出建議，推進外援方式改革，編制對外援助方案和計畫，並任命王曉濤為第一任署長。²⁶⁹此後亦持續派遣軍隊進行維和行動、人道與災難救援、軍事演習、軍事交流等行動，以求國際社會能更客觀的認識共軍。此外，共軍深知公共外交首重訊息的傳遞、交流與輸出，於 2008 年 5 月 18 日便透過汶川大地震事件，將共軍與武警的人道救援與災難救助行動換做為共軍首次對外軍事事務發言機制。²⁷⁰此後，於 2011 年時，中共國防部便開始舉辦例行記者會制度，並且每個月都會由國防部新聞發言人來向國際社

²⁶⁶ Steven J. Smith (2016). *Winning Friends and Influencing People with Guns: Understanding the Growth of China's Military Diplomacy*, p. 26.

²⁶⁷ 麥艾文，《中共的國際行為》（美國：國防部，2009 年），頁 114。

²⁶⁸ D. S. Rajan, "Understanding China's Military Diplomacy."

²⁶⁹ 維基百科，〈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維基百科》，2018 年 4 月 30 日。參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5%9B%BD%E9%99%85%E5%8F%91%E5%B1%95%E5%90%88%E4%BD%9C%E7%BD%B2>（瀏覽日期：2018 年 5 月 7 日）。

²⁷⁰ PLA Daily, "Top Ten Firsts of Chinese Military Diplomacy from 2002 to 2012," *PLA Daily*, 2012/9/26. At <http://en.people.cn/90786/7960693.html> (last visited 2018/2/21).

會傳遞中共軍方的聲音。²⁷¹中共亦透過《新華社》、《中國日報》、《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等網路及傳媒來傳遞與輸出共軍的相關訊息，推展軍事公共外交。

而共軍在軍事公共外交的推展上，其核心目標是：「軍事外交是軍事軟實力的重要生長資源，對於營造有利的戰略環境，擴大國家和軍隊的國際影響，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通過軍事軟實力的增長，有效提升國家和軍隊的國際影響力，並且站在國家外交和國防建設的雙重戰略高度，積極採取靈活務實的軍事外交手段，為增進軍隊軟實力即實現國家外交戰略目標提供支撐力。」²⁷²換言之便是：「在信息時代，話語權決定主導權，傳播力決定影響力。創新發展的中國軍事外交，來為中國軍隊的國際形象打造一張真實親切的新名片；增進軍事互信，積極維護國際和平，履行世界大國責任；與國際社會無論官方或非官方，地區性或全球性組織搭建交流合作舞臺；面對國際安全威脅的綜合性、複雜性、多變性做出回應，提升應對挑戰的能力。」²⁷³

根據共軍推展軍事公共外交的定義、演進及核心上，可以歸納出其發展軍事公共外交的目的在於：

(一)國家層面：強化政府及軍方高層領導人的影響力、應變力及國際經驗，並且通過軍事公共外交來支持其國家內外政策目標、主權與領土維護及保護國家安全。

²⁷⁴面對國際社會的疑慮、大國勢力介入及國際媒體的負面評論，中共期望藉由公共外交與軍事公共外交來營造有利於中共的國際環境，增加雙邊及多邊的國防軍事及國家安全戰略合作。²⁷⁵尤其減少西方大國因共軍的快速成長，對於中

²⁷¹ 王曉萌，〈十年軍事外交之路：中國軍隊昂首闊步走向世界〉，《共軍報》，2012年9月25日。參見 http://military.china.com.cn/2012-09/25/content_26622573_3.htm (瀏覽日期：2018年2月22日)。

²⁷² 劉鵬，沈德躍，〈論軍事外交與我軍軟實力建設〉，《人民網》，2010年7月6日。參見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166866/12089500.html> (瀏覽日期：2018年2月22日)。

²⁷³ 王曉萌，〈十年軍事外交之路：中國軍隊昂首闊步走向世界〉。

²⁷⁴ Kenneth Allen, Phillip Saunders, and John Chen, *Chinese Military Diplomacy, 2013-2016: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p. 9.

²⁷⁵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利堅合眾國大使館，〈Military Diplomacy Helps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利堅合眾國大使館》，2005年12月29日。參見 <http://www.china-embassy.org/eng/xw/t228684.htm> (瀏覽日期：2018年2月22日)。

共在政治與外交上的阻礙，強化與以美國為首的亞太地區國家創造多邊安全合作機制。²⁷⁶最後，藉由軍事公共外交的交流，強化其軍事力量的透明度，提升「中國夢」的可信度並減輕「中國崛起論」的疑慮，以增強彼此的合作緊密度與信心的建立，維護其國家利益及內外政策的遂行。²⁷⁷

(二)傳統安全層面：積極促進軍隊現代化，除了在本身的人員經驗、作戰訓練、裝備革新、倫理心態及國際安全環境認知上進行革新外，亦通過軍事公共外交的交流，蒐集他國軍隊在人員編裝、戰略核心、作戰構想、武器裝備及國防政策等的情報資料，學習新的作戰技巧、戰術、裝備運用及產製。²⁷⁸藉由上述的學習及革新，強化共軍的硬實力，提升國際各國與中共在裝備、技術及情報上的買賣、交換意願。²⁷⁹

(三)非傳統安全層面：藉由軍事合作關係的建立，開展軍事幹部的教育交流、國家安全戰略思維的對話、智庫與學者之間的學術交流等。並且因應國家傳統邊界意識的式微，以及恐怖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極端宗教主義及網路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困境崛起，強化境外軍事合作，在戰略思維、作戰計畫、技術研發及情報交流等各層面的共同研擬與交流，進而因應新型態國際安全環境，強化境內外的國家安全戰略能量。²⁸⁰

綜觀上所述，共軍在推展軍事公共外交的手段主要有幾項：

(一)硬實力層面：通過高階層幹部的交流與訪問，進行戰術、作戰訓練、人員教育及裝備運用等硬實力交流，進而進行國家安全戰略意見交換。另外，亦透過參與國際性或區域性的軍事演習、交流觀摩、維和行動及人道與災難救助等傳統

²⁷⁶ Matsuda Yasuhiro, "Examination of Intentions in Foreign Strategy," *NIDS Security Reports*, No. 7, 2006, p. 4.

²⁷⁷ James Char, Richard A. Bitzinger, "A New Direction in People's Liberation Army's Emergent Strategic Thinking, Roles and Miss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32, 2017, p. 858.

²⁷⁸ Kenneth Allen, Phillip Saunders, and John Chen, *Chinese Military Diplomacy, 2013-2016: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p. 10.

²⁷⁹ Kenneth Allen, Phillip Saunders, and John Chen, *Chinese Military Diplomacy, 2013-2016: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p. 1.

²⁸⁰ Kenneth Allen, Phillip Saunders, and John Chen, *Chinese Military Diplomacy, 2013-2016: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p. 1.

或非傳統安全手段，²⁸¹又或是藉由軍艦過港、參與區域傳統或非傳統安全論壇及軍事現代化革新等來展現共軍的軍隊能力。²⁸²意在讓國際社會客觀的認識共軍的和平崛起、強化軍事透明度及了解共軍的國家總體安全觀等，強化彼此的信心建立、多邊或雙邊合作關係及軍事共同利益交流機制。

(二)軟實力層面：公共外交的開展平臺是透過交流與對話來進行，除了上述硬實力的手段外，軍事領導人於出訪期間也通過公開發表演講及聲明，主動介紹國防政策和軍隊建設狀況；舉辦內部官兵座談，進行上下階層的意見交流；軍事發言人定期舉辦國防部記者會，主動接受媒體採訪；²⁸³通過軍事院校的交流，不僅在硬實力的戰術戰法上進行互動，亦從文化、教育及學術等軟實力層面著手，使其了解共軍的發展沿革、核心目標、意識形態及紀律原則等。²⁸⁴同時，將上述軟實力手段，亦結合網際網路、衛星通信及新聞媒體等傳媒的運用，無時差及地域限制的對境內外進行輸出，營造國際友好環境、形塑中共肩負國際大國責任的形象，進而通過軍事公共外交手段的運用，獲取國際話語權。



²⁸¹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波蘭共和國大使館，〈Military Diplomacy Helps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波蘭共和國大使館》，2008年7月17日。參見<http://www.fmprc.gov.cn/ce/cepl/pol/xnyfgk/t475571.htm> (瀏覽日期：2018年2月22日)。

²⁸² Allen Carlson, Ren Xiao, *New Frontiers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UK: Lexington Books, 2011), p. 122.

²⁸³ 王曉萌，〈十年軍事外交之路：中國軍隊昂首闊步走向世界〉。

²⁸⁴ Loro Horta, "In Uncle Sam's Backyard: China's Military Influence in Latin America," *Military Review*, Vol. 88, No. 5, 2008, p. 49.

第二節 共軍軍事公共外交與對外軍事安全戰略運用

共軍在軍事公共外交的發展上，其主要戰略任務是強化中共在和平建構強盛的國防力量和軍事武器以符合其應有之國際地位，以及國家安全與利益發展上之承諾。中共在共軍的軍事力量發展上，其目標在於：第一，發展符合新型態國際環境國際安全戰略；第二，在科學觀的理論上來進行總體發展；第三，加速軍事事務革新以提升戰場效率；第四，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軍隊武力現代化系統；第五，強化軍事戰略目標及武力多樣化的發展。基於上所述，中共強調其軍事事務在發展上提供在國家發展上的安全承諾及總體戰略支持，並且將致力於維繫國際和平與區域穩定。²⁸⁵是此，共軍在對外軍事安全戰略上，其戰略目標、價值觀及發展途徑上，都是圍繞著中央所指導的核心方針來為國家服務，不僅用以鞏固國家利益，亦做為國際外交上的後盾，來獲取國際話語權。使其在全球化的國際環境下，通過非傳統安全之對外軍事事務參與，強化其在國際上的地位、影響力和重要性。是此，本節即以共軍參與國際維和行動及共軍參與國際反恐行動為例，研析共軍在軍事公共外交與對外軍事安全戰略上之運用。

一、共軍執行國際維和行動之軍事公共外交研析

(一)共軍在執行國際維和行動之發展沿革

中共於 1971 年加入聯合國，然而在 1981 年前，中共並不參與國際維和行動。主因在於，當時中共認為維和行動是國際強權的「政治權力鬥爭」遊戲，加上受當時美蘇對抗氛圍濃厚的背景影響。中共將注意力集中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境內的政權穩定及戰略發展。²⁸⁶然而，至 1981 年起，受到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影響，為求國際貿易、投資與外交政策上的合作，中共開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並且對於國際維和行動採取較多支持性的態度，於 1981 年第 36 屆聯合國大會上首次肯定了聯

²⁸⁵ Fu Peng, "The Diversified Employment of China's Armed Forces," *Xinhua*, 2013/4/16. At http://www.nti.org/media/pdfs/China_Defense_White_Paper_2013.pdf (last visited 2018/3/7).

²⁸⁶ M. Taylor Fravel, "China's Attitude Toward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Since 1989," *Asia Survey*, Vol. 36, No. 11, 1996, p. 1104.

合國維和行動的積極作用，並於1982年起開始承擔維和行動費用的分攤款。於1986年派出共軍考察組赴中東地區考察聯合國停戰監督組織。後於1988年12月聯合國第43屆會議中，開始參加對維和行動的審議工作。並於1989年1月正式派遣5名軍士觀察員參與停戰監督組織任務，又同年11月開始實際參與國際維和行動。於1992年4月組建第一支「藍盔」部隊赴柬埔寨執行軍事工程任務。²⁸⁷

中共亦於1998年國防白皮書表示：「中共誠心的支持國際維和行動在《聯合國憲章》的原則指導下來維護國際和平及安全」，並且強調國際維和行動必須在不侵犯主權及過度影響介入下受到完全的尊重，以及任何國家都不被允許通過國際維和行動來追求己身的利益。除此之外，中共僅支持和參與透過醫療、談判等非武力手段之維和行動。上述聲明說明了中共在1998年至2000年期間，其節制自身的維和行動武力運用投票權或給予維和行動執行上有限的支持。然而受到經濟實力大增及對外開放的影響，其國際形象與信心大增，改變了中共與聯合國及國際社會的雙邊或多邊互動關係以及意識形態。²⁸⁸隨後，於2000年在距北京東南方40公里處的廊坊市設立了平民維和警察訓練中心，用以強化將被派遣至聯合國參與維和行動的中共警官之地圖閱讀、武器運用、無線電溝通、指揮調查與逮捕、以及相關領域的法律能力。²⁸⁹並於2002年2月起，中共決定正式指定組成建制的非作戰部隊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第一級待命安排機制。²⁹⁰

於2007年時任中共解放軍副參謀總長的章沁生中將公開說道：「中國軍隊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為促進和平、解決爭端、維護地區安全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要進一步加強維和工作的機制建設，加快維和立法步伐。與此同時，要大力加強維和隊伍建設，鍛造一支高素質的維和隊伍。」²⁹¹基於上所述，為求增進共軍維和行

²⁸⁷ 張慧玉，〈中國參與聯合國維和述平〉，《現代國際關係》，第2期，2009年，頁51。

²⁸⁸ Prashant Kumar Singh, "China's Military Diplomacy: Investigating PLA's Participation i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Strategic Analysis*, Vol. 35, No. 5, 2011, p. 797.

²⁸⁹ Bates Gill, Chin Hao Huang, *China's Expanding Role in Peacekeeping: Prospect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Sweden: SIPRI, 2009), p. 6.

²⁹⁰ 張慧玉，〈中國參與聯合國維和述平〉，頁52。

²⁹¹ 聞育旻，〈解放軍副參謀長：要積極參加多邊維和交流活動〉，《中國新聞網》，2007年6月21日。參見 <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07/06-21/962758.shtml> (瀏覽日期：2018年2月

動參與者的能量與素質，中共國防部積極通過派遣共軍幹部至海外交流及參與多邊維和行動的訓練，以獲取他國的經驗，來提升共軍在維和行動中的能力。²⁹²因此，在中共的積極參與及轉變下，截至 2008 年 4 月底中共已參與了 18 項聯合國維和行動，總計派遣一萬人次的軍事人員，為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首。²⁹³後於同年 12 月，時任中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公開聲明：「中共將未來在維和行動中將不僅提供後勤裝備、醫療設備、運輸作業及軍事觀察員，並將開始投入一千名共軍人員投入聯合國駐黎巴嫩行動中。」²⁹⁴

於 2009 年 6 月時，中共為了提升及擴張其為和部隊的訓練能量，中央公開宣布於北京懷柔區的維和部隊訓練中心正式啟用。根據中共國防部表示，這個訓練中心將被用來做為共軍維和人員的派遣先前訓練，以及做為國際會議中心、對外交流訓練平臺，強化共軍為和人員的射擊、駕駛和戰場模擬訓練所用。²⁹⁵截至 2009 年 8 月底，在對聯合國維和任務貢獻國家排名中，中共位列第 14 位。²⁹⁶於 2010 年 1 月，因中共所派遣的四員為維和警察及四員中共公安部官員在海地地震中犧牲後，受到中共媒體大肆的報導後，讓境內公眾開始認識到中共的維和部隊。另根據統計，自 1990 年 4 月派遣軍事觀察員參與維和行動後一年至 2010 年 7 月中共維和行動人員訓練中心後一年，總計派遣了 15,600 人次參與 18 項維和任務。²⁹⁷至 2011 年時，中共總計已投入了 22,000 名維和人員參與維和行動，此外，於同年中共出現繼於 2003 至 2004 年間擔任聯合國西撒特派團戰區指揮官的趙京民後第二位指揮

28 日)。

²⁹² Bates Gill, Chin Hao Huang, *China's Expanding Role in Peacekeeping: Prospect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p. 6.

²⁹³ 張慧玉，〈中國參與聯合國維和述平〉，頁 52。

²⁹⁴ Miwa Hirono, Marc Lanteigne, "Introduction: China and UN Peacekeeping,"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 18, No. 3, p. 245.

²⁹⁵ Bates Gill, Chin Hao Huang, *China's Expanding Role in Peacekeeping: Prospect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p. 6.

²⁹⁶ 季北慈、黃勁豪，〈中國日益擴大的維和作用：政策展望與建議〉，《SIPRI》，2009 年。參見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files/PP/SIPRI25SumCh.pdf> (瀏覽日期：2018 年 2 月 28 日)。

²⁹⁷ Miwa Hirono, Marc Lanteigne, "Introduction: China and UN Peacekeeping," p. 245.

官劉超，負責聯合國駐賽普勒斯維和部隊指揮官。²⁹⁸

中共於 2012 年政權交替後，新任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於 2015 年 9 月在聯合國大會中發表聲明：「中共將投入 8,000 名解放軍人員參與國際維和行動」，並截至 2015 年底，中共當年度已從 2,700 人提升至 3,045 人投入維和行動當中。時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中共當年度計投入了 2,639 人於維和行動中，雖然未達到習近平所承諾的 8,000 人，卻成功地引其國際媒體矚目，並擴大其在聯合國之中的影響力、政策推動及政治傳播效果。²⁹⁹除此之外，中共亦於同年 6 月透過國防部維和事務辦公室和聯合國維和部首次在中國大陸境內舉辦聯合國維和部隊特派團高級官員培訓班，亦和聯合國婦女署共同舉辦聯合國女性維和軍官國際培訓班。同年 11 月國防部維和事務辦公室首次舉辦聯合國維和參謀軍官國際培訓班，計 22 個國家 39 名軍人參訓。並於同年 12 月，由聯合國任命中共第三位指揮官王小軍少將任西撒特派團指揮官。³⁰⁰

於 2017 年 1 月聯合國資料統計，共軍計投入 2,594 名維和人員於 9 項維和任務中。³⁰¹同年 9 月，中國軍網報導中共成功註冊聯合國維和能力待命機制以及待命部隊後，中央軍委要求陸軍啟動組建包括維和步兵營、維和工兵分隊、維和運輸分隊、維和警衛分隊、維和快反分隊和維和直升機分隊的 6 類 19 支為和待命部隊，60 天內可部署 8,000 人。並於當年底統計，中共自 1990 年起已投入了 36,000 人於 24 項聯合國維和行動當中。³⁰²於 2018 年 3 月，根據聯合國官方統計資料，中共於

²⁹⁸ Craig Murray, "China to Deploy Security Force to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 in Mali,"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Staff Research Backgrounder*, 2013/7/9. At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Backgrounder_China%20to%20Deploy%20Security%20Force%20to%20UN%20Peacekeeping%20Operation%20in%20Mali_0.pdf (last visited 2018/2/28).

²⁹⁹ Dennis J. Blasko, "China's Contribution to Peacekeeping Operation: Understanding the Numbers," p. 3.

³⁰⁰ 王玉，〈建軍 90 周年，中國軍隊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大事記〉，《新華社》，2017 年 7 月 31 日。參見 http://www.mod.gov.cn/big5/action/2017-07/31/content_4787352.htm (瀏覽日期：2018 年 2 月 28 日)。

³⁰¹ Kenneth Allen, Phillip Saunders, and John Chen, *Chinese Military Diplomacy, 2013-2016: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p. 41.

³⁰² 李清華，楊慶民，〈共軍 19 支維和待命部隊啟動組建〉，《新華社》，2017 年 11 月 18 日。參見 http://www.xinhuanet.com/2017-11/18/c_1121976423.htm (瀏覽日期：2018 年 2 月 28 日)。

當月份投入 2,491 名維和人員於 8 項維和行動當中，排在聯合國貢獻排名的第 11 位。³⁰³

(二)共軍執行國際維和行動之目的

截至 2018 年 3 月，共軍本年度已投入了 2,491 名維和人員於 8 項國際維和行動當中。從巡邏警衛、安全護衛、工程保障、空中巡邏、人員搜救、空運補給到衛勤救護等任務，為的就是努力營的國際社會的讚譽，讓共軍通過參與維和行動來拓展軍事公共外交，成為中共在軍事外交上的閃亮名片。³⁰⁴以下對於共軍參與國際維和行動之目的進行描述：

1. 國家層面：中共受改革開放政策及「一帶一路」政策的影響下，總體國力大幅提升，對於硬實力及軟實力的投資、現代化及改革也快速增加，因此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進而引發「中國崛起論」、國際社會不信任、大國勢力介入等負面評論。是此，在面對這樣的國際環境下，中共除了在軟實力層面運用公共外交來進行溝通、交流外，亦透過共軍參與維和行動、反恐行動、人道救援與災難救助等非傳統安全行動，強化其軍事公共外交。目的在於藉由維和行動的高度參與，讓中共成為被國際社會所認可的強權國家，積極消弭國際社會對於中共快速崛起所產生的緊張感，以展現其和平崛起、和平發展的外交政策宗旨。³⁰⁵ 基此，藉由維和行動的參與，有助於提升中共和共軍的國際形相，營造友好且客觀的國際環境與輿論環境，並且做為社會主義國家參與國際事務的領頭羊。³⁰⁶

透過維和行動的參與，一方面提供中共和共軍強化建構國際社會穩定發展及提升多邊的維和行動參與能力契機，拉近與周邊地區國家在國家安全要素上之軍

³⁰³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Summary of Contributions to UN Peacekeeping by Country, Mission and Post,"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2018. At https://peacekeeping.un.org/sites/default/files/country_contributions_detailed_by_mission.pdf (last visited 2018/4/15).

³⁰⁴ 中國軍網，〈維和，中國軍事外交的閃亮名片〉，《新華網》，2017 年 10 月 16 日。參見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mil/2017-10/16/c_129720787.htm (瀏覽日期：2018 年 2 月 28 日)。

³⁰⁵ Miwa Hirono, Marc Lanteigne, "Introduction: China and UN Peacekeeping," p. 247.

³⁰⁶ Matsuda Yasuhiro, "An essay on China's Military Diplomacy: Examination of Intention in Foreign Strategy," *NIDS Security Reports*, No. 7, 2006, p. 12.

事事務的合作與交流。而另一方面，亦使得中共在聯合國維和部門及維和行動上，在政策制定、協同合作及領導層面上能有更活躍的表現，³⁰⁷進而實踐中共的國家安全戰略與共軍的軍事安全戰略佈署，遂行外交政策之戰略運用。³⁰⁸換一個角度論之，中共參與維和行動的政策與作為可被解釋為拉攏非西方勢力的發展中國家，透過政府扶植、警衛巡邏及經濟援助等手段，建構以自身為核心的勢力體系。³⁰⁹更進一步細看，對於中共來說，維和行動參與的投資雖小，卻能吸引國際媒體的目光，改變其對於中共既有的態度、行為與價值觀，成功擴大中共在內外政治手段與國際政治傳播上的輸出。³¹⁰最後，綜合上所述，執行維和行動得以加強中共 and 共軍的國際控制力與影響力，並且不斷拓展國家利益的現實需要，以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的完整。³¹¹

2. 軍事層面：共軍自 1990 年 4 月首度派遣 5 名軍事觀察員參與聯合國停戰監督組織，到 1992 年 4 月首度派遣 400 名官兵所組成的工程兵大隊前往柬埔寨協助，都是共軍開啟參與國際事務的契機。共軍參與維和行動主要除了圍繞實現國家外交戰略和安全戰略外，軍事層面亦緊緊圍繞中共中央決策部署和工作要求來推展軍事公共外交，³¹²其就軍事層面主要目的有幾項：第一，通過維和行動的參與，強化軍事幹部的實戰經驗，並且增加和多樣化其與他國部隊在部隊戰鬥、地面運輸、空中運輸及後勤補給上的協同合作與交流訓練之互動。³¹³第二，通過與他國部隊的交流互動，共軍可以透過維和行動的系統，發展短期循環且定期派遣軍隊的模式，藉由任務完成返國的軍事人員來傳授與他國協同作戰所學習之新技術、

³⁰⁷ Bates Gill, Chin Hao Huang, *China's Expanding Role in Peacekeeping: Prospect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p. 31.

³⁰⁸ Jing Chen, "Explaining the Change in China's Attitude toward UN Peacekeeping: A Norm Chang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8, No. 58, 2009, p. 160.

³⁰⁹ Miwa Hirono, Marc Lanteigne, "Introduction: China and UN Peacekeeping," p. 248.

³¹⁰ Dennis J. Blasko, "China's Contribution to Peacekeeping Operation: Understanding the Numbers," p. 3.

³¹¹ 王曉彬，左四夕，〈中國人民解放軍參與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的歷史和發展趨勢〉，《國防與軍隊建設研究》，第 5 期，2010 年，頁 49。

³¹² 中國軍網，〈維和，中國軍事外交的閃亮名片〉。

³¹³ Bates Gill, Chin Hao Huang, *China's Expanding Role in Peacekeeping: Prospect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p. 32.

經驗與知識。此外，亦透過維和行動的派遣，強化共軍在處理軍民關係上的能力，因維和行動在執行的過程中時常涉及在指揮體系規範外的軍民互動，舉凡他國的政策、司法與刑法的重建改革；電力的提供；平息地方動亂；戰後復原工作等。³¹⁴第三，藉由參與維和行動的平臺，提升共軍在人員心理素質訓練、實戰經驗累積、作戰意志暨精神動員、軍隊倫理道德暨文化傳統等軟實力層面。³¹⁵是此，中共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大校就曾表示：「通過維和行動的參與，提供了共軍實質作戰能力的經驗和驗證，通過任務的實際參與、實戰經驗，大幅提升共軍在任務指揮的具體性與人員的自我訓練能力。」³¹⁶第四，藉由維和行動的參與，強化共軍非傳統安全和非戰爭性軍事行動的能力。³¹⁷第五，通過維和行動的參與，參與多樣化的軍事任務，強化人員訓練、武器運用、戰術戰法及實戰經驗，以達其在武裝力量多樣化運用上之實質目的。³¹⁸第六，結合上述五項目的，共軍通過參與國際維和行動，以實戰環境和條件遂行人員心裡暨作戰能力訓練、戰術謀劃能力檢驗、武器裝備操作技術提升等，以符合強軍夢的目標，達到軍隊現代化之建設與革新。³¹⁹最後，在資訊化與全球化的國際場域下，共軍得以通過實質的軍事事務交流，結合虛擬的網際網路、新聞媒體及衛星電視等，進行雙邊和多邊的軍事交流，減少國際社會對於中共大肆建軍的輿論壓力，同時符合國際社會的規範與框架，強化其軍事透明度。³²⁰

³¹⁴ Prashant Kumar Singh, "China's Military Diplomacy: Investigating PLA's Participation i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p. 801.

³¹⁵ 王曉彬，左四夕，〈中國人民解放軍參與聯合國維持和平方行動的歷史和發展趨勢〉，頁 50。

³¹⁶ Sarah Zheng, "China Completes Registration of 8,000-strong UN Peacekeeping Force, Defence Ministry Say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7. At <http://www.scmp.com/print/news/china/diplomacy-defence/article/2113436/china-completes-registration-8000-strong-un> (last visited 2018/2/28).

³¹⁷ Dennis J. Blasko, "China's Contribution to Peacekeeping Operation: Understanding the Numbers," p. 4.

³¹⁸ Miwa Hirono, Marc Lanteigne, "Introduction: China and UN Peacekeeping," p. 249.

³¹⁹ 王曉彬，左四夕，〈中國人民解放軍參與聯合國維持和平方行動的歷史和發展趨勢〉，頁 50。

³²⁰ Kenneth Allen, Phillip Saunders, and John Chen, *Chinese Military Diplomacy, 2013-2016: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p. 60.

二、共軍執行國際反恐行動之軍事公共外交研析

(一)中共對於恐怖主義之定義

在過去，中共的學者對於「恐怖襲擊」或「恐怖分子」的定義多半引用美國之定義，也就是美國國防部所賦予之定義：「是一群非法且危險使用武力、暴力的個別團體、威脅個人財產、恐嚇政府或社會的分子，其通常是為了達到政治、宗教或意識形態上之目標。」然而，回溯至 1999 年時，隸屬中共國防大學戰略研究院的王國強及胡凡在《國際恐怖與反恐鬥爭》一書中，賦予恐怖主義之定義為：「是一種目標導向的、突發性的和暴力行為的框架；恐怖分子運用暴力事件來生成對社會的影響力。恐怖分子的行動都包含政治意義，並且損及個人道德和黨的命令。」後於 2001 年，時任中國大學政治科學與法律學系的何炳松教授，定義恐怖主義維：「運用暴力或其他破壞手段來傷及無辜或製造恐慌以達到政治目標之個人、團體或國家。」

到了 2006 年，中共國防大學在《戰役學》一書的反恐運動中描述：「恐怖份子是所有通過非傳統安全途徑，威脅到中國國家安全的團體之統稱，因為他們都是運用類似的戰術來達到目標。」³²¹於 2011 年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在《關於加強反恐怖工作有關問題的決定(草案)》中定義恐怖活動是：「製造社會恐慌、脅迫國家機關或者國際組織為目的，採取暴力、破壞、恐嚇或其他手段，造成或者意圖造成人員傷亡、重大財產損失、公共設施損壞、社會秩序混亂等嚴重社會危害的行為。此外，煽動、資助或者以其他方式協助實施上述活動的，也屬於恐怖活動。」³²²

此後，於 2015 年 12 月 27 日通過，2016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內，定義恐怖主義為：「企圖通過暴力、破壞、恐嚇等手段，引發社會恐慌、影響國家決策、製造民族仇恨、顛覆政權、分裂國家思想、言論和

³²¹ Jason Kelly, "Anti-Terror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eace Mission 2007 in Context,"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2007/10/31. At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nti-terror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peace-mission-2007-in-context/> (last visited 2018/3/7).

³²² 秦越、齊月，〈中共「恐怖主義」的定義廣遭質疑〉，《希望之聲》，2011 年 10 月 27 日。參見 <http://www.soundofhope.org/b5/2011/10/27/n27571.html> (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7 日)。

行為。」³²³而《反恐法》對於恐怖主義的定義，也成為中共在反恐工作上，運用政治、經濟、法律、文化、教育、軍事等手段，結合國家安全戰略的執行核心價值。

324

(二)共軍執行反恐行動之發展

共軍在執行反恐行動上，其主要是維護國家利益，結合國內執法部門，將重點放在預防恐怖分子的生物、化學及核子武器；保護國家重要目標免於被攻擊；人質救援等。而通過共軍對於恐怖主義的定義，可以從歷史軌跡上來綜觀共軍在對外軍事安全戰略上，反恐行動之發展沿革。

隨著改革開放政策，中共走進國際社會，其所面臨的挑戰也不再僅侷限於境內的問題。是此，自 1992 年起，中共開始提及國際社會必須找出恐怖分子活動的根本原因，也將反恐打擊納入國家法規與例行工作上。後於 2001 年，中共成立了反恐怖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常設在公安部，但不歸公安部管轄。³²⁵同年 6 月，中共亦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用以建構合作機制來強化法治環境、情報交換以及軍事武力合作，以打擊「三股惡勢力」，即為恐怖主義、分離主義和極端主義。³²⁶而時任蘭州軍區司令的李乾元透過《新華社》表示：「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是通過軍事合作和多邊信任來促進區域合作以達及恐怖主義。」³²⁷是故，於 2002 年 10 月起，共軍便開始和周邊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共同進行反恐行動演練。首次的跨國雙邊反恐演練便是由共軍和吉爾吉斯斯坦(Kyrgyzstan)共同擔任，其他會員國僅派遣觀察

³²³ 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的說明〉，《中國法學網》，2015 年 12 月 27 日。參見 <http://www.iolaw.org.cn/showNews.aspx?id=43262> (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7 日)。

³²⁴ 葉靖斯，〈中國全國人大通過《反恐怖主義法》〉，《BBC 中文網》，2015 年 12 月 27 日。參見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12/151227_china_anti_terror_law (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7 日)。

³²⁵ 鄭墨，〈揭密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多維新聞》，2014 年 5 月 25 日。參見 <http://news.dwnnews.com/china/big5/news/2014-05-25/59473838.html> (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7 日)。

³²⁶ Zhao Gang, "Regional Cooperation against Terrorism-The Responsibility of Defense Institutions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PLA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2006. At <http://www.asean.org/uploads/archive/arf/14ARF/10th%20hducim/topic%201-%20china.pdf> (last visited 2018/3/7).

³²⁷ Ferghana News, "China Flexes Military Muscle in Anti-Terror Exercise," *Ferghana News*, 2003/11/8. At <http://enews.ferghananews.com/articles/184> (last visited 2018/3/7).

員參與行動。而這也是上海合作組織首次發展跨國雙邊作戰計畫及執行多國反恐行動。此後，於 2003 年 8 月 6 至 12 日，由中共、吉爾吉斯斯坦、俄羅斯(Russia)、哈薩克斯坦(kazakhstan)及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共同組成代號「聯合 2003」的反恐演練行動。³²⁸這也是共軍首次參與如此大規模且多國共同合作的反恐演練行動。中共國防部表示：「通過這次的反恐演習，將加強共軍和他國軍事單位間的合作與發展。」³²⁹於 2004 年 8 月 6 日的雙邊反恐演習中，中共派遣超過 200 名來自反恐營部隊來和巴基斯坦(Pakistani)特種部隊進行聯合反恐演練。³³⁰

自 2005 年開始，共軍在與上海合作組織會員國在反恐演習的合作上，不再僅限於人員武器裝備訓練，而是提升至戰略層級階段上，目的在於因應國際環境驟變下的新挑戰與新威脅。³³¹時至 2007 年 8 月，共軍在「和平 2007」的反恐演習中，投入了近 1,600 名兵力參演，這也是首次上海合作組織裡六個會員國共同執行反恐演習。另外，此次的演習不單只是上海合作組織在反恐能力上的展現，以及凝聚各地方政府間的力量來打擊潛在恐怖威脅。其也透過新聞廣播做為媒介來和區域內非上海合作組織及友邦國家宣示其打擊恐怖主義的能力與決心。³³²並於同年 12 月 19 至 27 日，中共便首次和非上海合作組織會員國的印度共同執行反恐演習任務，除了強化彼此的合作信任關係外，中共亦透過此次的演習來提升彼此在戰略上的合作發展。³³³到了 2009 年 7 月 22 日，在中俄合辦為期 5 天的「和平任務 2009」中，共軍所派遣的兵力人數已足以和俄羅斯所派遣的人數相當，另外在裝備上也派

³²⁸ Martin Andrew, "Terrorism, Riots, and Olympics. New Missions and Challenge for China's Special Forces,"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2005/10/20. At <http://www.asianresearch.org/articles/2741.html> (last visited 2018/3/7).

³²⁹ Ferghana News, "China Flexes Military Muscle in Anti-Terror Exercise."

³³⁰ Martin Andrew, "Terrorism, Riots, and Olympics. New Missions and Challenge for China's Special Forces."

³³¹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站，〈《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的白皮書(英文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3 年 4 月 16 日。參見 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3/Document/1312843/1312843_8.htm (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7 日)。

³³² Jason Kelly, "Anti-Terror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eace Mission 2007 in Context."

³³³ D. S. Rajan, "China: Role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Anti-Terrorism Drill with India," *Chennai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2007/12/22. At <https://www.c3sindia.org/archives/china-role-of-peoples-liberation-army-and-anti-terrorism-drill-with-india/> (last visited 2018/3/7).

遣超過 40 架各式飛行武器、地對空飛彈及雷達部隊。另外，此次的演習也邀請了超過 200 家計者媒體列席進行觀察報導。³³⁴

到了 2010 年 8 月，中共國防部軍事發言人耿雁生表示：「『和平任務 2010』將由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共同舉行，而此次的反恐演習任務也將是中國首次派遣兵力超過其他上海合作組織會員國所個別派遣之兵力。此次任務將展現上海合作組織在打擊恐怖主義、分離主義及極端主義的決心與能力，亦做為會員國間多邊的信任建立與合作交流，來穩固區域的和平及發展，以促進共同利益。」³³⁵隨著共軍在反恐任務的執行與參與次數增加，於 2011 年 7 月 9 日時，中共與美國首次進行反恐演習的意見及戰略交流，並且期望在對與恐怖主義打擊上的核心價值上能與中共達成共識，以促進雙邊在軍式武力上的緊密性。³³⁶並在隔年 2012 年 11 月，中共便和美國及約旦(Jordanian)特種部隊進行反恐演習，以及人道救援與災難救助的沙盤推演。³³⁷

到了 2013 年 8 月 27 日，中共「國家反恐怖工作小組」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其被認為是 2001 年「反恐怖工作小組」的升級，做為政府統一領導並集中各方力量，綜合運用多種方式來進行：「從反恐情報預警、防範、應急處置、善後處理等等，再到公民反恐知識的教育」，以確保全境社會大局的穩定。³³⁸

中共在 2015 年 12 月 27 日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此法的通過給予共軍和武警得以經過中央軍委會的同意派遣後，至海外進行恐怖主義打擊，以及要求電信業及網路服務提供者應將敏感數據以加密的方式提供給公安機

³³⁴ Zhang Ning, "Chinese, Russian Troops Train Together for Anti-Terror Exercise," *Xinhua*, 2009/7/16. At <http://english.cctv.com/20090716/101766.shtml> (last visited 2018/3/7).

³³⁵ 梁軍，〈China to Send Troops to Kazakhstan for Anti-Terrorism Drill: Spokesman〉，《人民網》，2010 年 7 月 30 日。參見 <http://cn.people.cn/90001/90776/90883/7087712.html> (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7 日)。

³³⁶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利堅合眾國大使館，〈U.S. Top Military Officer Watch PLA's Anti-Terror Drill, Visits Air Base〉，《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利堅合眾國大使館》，2011 年 7 月 12 日。參見 <http://www.china-embassy.org/eng/zmgx/t838974.htm> (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7 日)。

³³⁷ Fu Peng, "The Diversified Employment of China's Armed Forces."

³³⁸ 鄭墨，〈揭密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多維新聞》，2014 年 5 月 25 日。參見 <http://news.dwnnews.com/china/big5/news/2014-05-25/59473838.html> (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7 日)。

關、國家安全機關等政府單位。³³⁹《反恐法》全法共區分 10 個章節及 97 篇條文，其定義恐怖主義為：「透過任何含有暴力成份的想法或行動來破壞、威脅、製造社會恐慌、削弱公眾安全，以及對政府部門、組織和國際組織構成威脅等皆稱為恐怖主義。」³⁴⁰另一方面，《反恐法》也繼承 2014 年 7 月通過的《國家安全法》基本精神，體認恐怖分子藏身於人群中，恐怖主義直接受害的也是人民，因此特別強調任何單位和個人的協助、配合開展反恐怖主義工作的義務，構築「全民反恐」概念。³⁴¹除此之外，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刑法室主任李壽偉表示：「《反恐法》的立法過程中，一方面強化反恐怖主義的措施，有效的防範和制止恐怖主義；另一方面，在制度的設計上，包括後續實施過程中要進一步強化執法，樹立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意識，依法依照規定行使各項權利，防止發生任何侵害公民和組織合法權益的情況發生。」³⁴²其亦表示：「《反恐法》的用意在於：「在執行反恐行動的同時，必須尊重宗教自由、當地民族風情與傳統文化，然而這不代表任何恐怖主義可以被建立在區域、民族或宗教等層面上。」³⁴³基於上所述，《反恐法》的出現，澈底改變中共自鄧小平時其一直以來的「韜光養晦」戰略思維，通過此法，共軍得以建構「藍水」巡行能力，進行境外軍隊派遣來打擊恐怖主義分子，進而強化與國際社會間軍隊公共外交上的交流。³⁴⁴

³³⁹ Business Standard, "China Okays Anti-Terrorism Law, Permits Troops Deployment Abroad," *Business Standard*, 2015/12/28. At http://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international/china-okays-anti-terrorism-law-permits-troops-deployment-abroad-115122700536_1.html (last visited 2018/3/7).

³⁴⁰ Teng Jianqun, "A Comparison on Anti-Terrorism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6/10/25. At http://www.ciiis.org.cn/english/2016-10/25/content_9110049.htm (last visited 2018/3/7).

³⁴¹ 朱文章，〈對中國《反恐法》的觀察〉，《台灣新社會智庫》，2016 年 3 月 21 日。參見 <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E6%94%BF%E7%AD%96%E5%A0%B1%E5%91%8A/%E5%85%A9%E5%B2%B8%E5%9C%8B%E9%9A%9B/7040%E5%B0%8D%E4%B8%AD%E5%9C%8B%E3%80%8A%E5%8F%8D%E6%81%90%E6%B3%95%E3%80%8B%E7%9A%84%E8%A7%80%E5%AF%9F> (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7 日)。

³⁴² 劉茸、張玉珂，〈人大法工委解讀反恐法：第 18 條不會損害公民網絡言論自由〉，《人大新聞網》，2015 年 12 月 27 日。參見 <http://npc.people.com.cn/n1/2015/1227/c14576-27981922.html> (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7 日)。

³⁴³ Xinhua, "China Passes Anti-Terror Law," *Global Times*, 2015/12/28. At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960826.shtml> (last visited 2018/3/7).

³⁴⁴ Agence France-Presse, "China Gives Itself Right to Mount Anti-Terror Ops Abroad," *Hurriyet Daily News*, 2015/12/28. At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china-gives-itself-right-to-mount-anti-terror-ops-abroad--93115> (last visited 2018/3/7).

於 2016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後，中共便依據此法所賦予的權力，首次將共軍陸戰隊派遣至南海地區與海軍艦隊進行一系列的海外反恐打擊演練。³⁴⁵並於同年 7 月 24 日，由共識媒體集團(Consensus Media Group)、亞太交流與合作基金會(Asia Pacific Exchange & Cooperation Foundation)、亞太戰略發展研究中心(Asia Pacific Strategic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以及普世社會科學研究所(Pu Shi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在北京瀋陽舉辦。廣邀美中退役高級將領、反恐專家及學者進行國際反恐議題觀點交換，以及研析如何有效防處恐怖襲擊，並且強化美中之間在反恐行動和其他領域上的合作互動。³⁴⁶

總結，共軍在執行反恐行動上之發展，不僅持續建構境內反恐能力，包括促進《反恐法》的成立、設置反恐協調機制、增加國際反恐行動預算、強化邊界控制、提升反恐軍事打擊能量及制定應急作戰計畫等。另一方面，共軍通過聯合國及《反恐法》等支持，在國際社會恐怖主義打擊的合作交流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最後，共軍亦通過上海合作組織與會員國或地緣上非會員國之友邦國家進行反恐行動上的雙邊或多邊演習合作，以展現共軍在發展武裝力量多樣化及現代化之初衷係以國際社會的穩定安全為出發點，並肩負起國際社會大國應有之責任。³⁴⁷

(三)共軍執行反恐行動之目的

- 1.國家層級目的：第一，隨著中共硬實力崛起，其開始著手在核子武器上的研發，中共希望透過解放軍積極參與國際反恐演習，來轉移國際對於中共硬實力快速崛起的關注。第二，透過執行反恐行動，至重點在新疆地區，因為中共認為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及分裂主義的「三股勢力」是一體的，通過境內共軍反恐行動為名

³⁴⁵ Chinese Government News, "PLA's First Military Exercise In 2016 Targets Full-Spectrum Operations," *Defence Talk*, 2016/2/9. At <https://www.defencetalk.com/plas-first-military-exercise-in-2016-targets-full-spectrum-operations-66683/> (last visited 2018/3/7).

³⁴⁶ APECF, "The Third Sino-U.S. Symposium on Counter-Terrorism Held in Beijing," *Asia Pacific & Cooperation Foundation*, 2016/8/1. At <http://www.apecf.org/en/foundationnews/20160801.html> (last visited 2018/3/7).

³⁴⁷ Joel Sandhu, "China's Response to Terrorism: An Interview with GGF 2027 Fellow Yuan Ma," *Global Policy Journal*, 2017/3/20. At <http://www.globalpolicyjournal.com/blog/20/03/2017/china%E2%80%99s-response-terrorism-interview-ggf-2027-fellow-yuan-ma> (last visited 2018/3/7).

義來穩固邊界地區。³⁴⁸主因在於，中共有將近七成和中亞地區的貿易必須經由新疆輸出，故必須穩固新疆地區及邊界穩定，以保護路上絲路的貿易通道。³⁴⁹是此，共軍也通過海上反恐行動演習，遂行海軍水域巡行，穩固與東南亞國協的海上絲路通道。³⁵⁰第三，面對國際社會全球化、訊息化的背景下，「三股勢力」訊息流通快速，中共擔憂在社會、經濟與民族上的糾葛會所形成反恐困境，導致政權及對外戰略未能穩固且達到預期效果。是此，對於恐怖主義的打擊，一方面是遂行利益維護和「三股勢力」打擊，另一方面是強化對境內的極權掌握，以支持公共政策、政府管理、人員培訓交流等項目，以鞏固本身統治之權。³⁵¹第四，透過反恐演習的合作，不僅強化國與國之間的信任關係，亦增加在軍事武器上的援助、交換、買賣及捐贈等渠道，進而在上海合作組織及俄羅斯的限制框架外，形成以中共為核心的小團體，強化地緣政治上的影響力。³⁵²第五，中共透過共軍海外參與反恐演習，以及在政治、經貿和文化等硬實力與軟實力交流，建立其大國形象，不僅積極和中亞地區國家進行互動，亦和非洲第三世界國家在共同利益上採取合作、扶植與對話，增加其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影響力、領導力和話語權奪取。³⁵³第六，中共透過不同形式的合作領域，在與東南亞國協在東南亞國協國防部長會議的框架，強化聯合反恐打擊的效益和貢獻，建構與東南亞國協在反恐合作上的機制，在硬實力與軟實力層面上來發展與鞏固共同利益。³⁵⁴最後，2016年時任國防部發言人的楊宇金表示：「反恐行動是展現中國主動積極的態度來和國際社會進行合作。而境外的反恐行動必須尊重聯合國對於境外軍事行動的目的與原則，對

³⁴⁸ Jason Kelly, "Anti-Terror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eace Mission 2007 in Context."

³⁴⁹ Rachel Brown, "What One Belt, One Road Could Mean for China's Regional Security Approach,"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16/1/12. At <https://www.cfr.org/blog/what-one-belt-one-road-could-mean-chinas-regional-security-approach> (last visited 2018/3/7).

³⁵⁰ Fu Peng, "The Diversified Employment of China's Armed Forces."

³⁵¹ 鄒文豐，〈中共反恐政策發展動向與現實挑戰〉，《青年日報》，2017年3月5日。參見 <https://www.ydn.com.tw/News/225109> (瀏覽日期：2018年3月7日)。

³⁵² Mathieu Duchatel, *Terror Overseas: Understanding China's Evolving Counter-Terror Strategy* (EU: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16), p. 9.

³⁵³ Mathieu Duchatel, *Terror Overseas: Understanding China's Evolving Counter-Terror Strategy*, p. 12.

³⁵⁴ Bing Cheng, "A Force for Peace," *Beijing Review*, 2017/8/10. At http://www.bjreview.com/Nation/201708/t20170809_800102112.html (last visited 2018/3/7).

於國際關係和國家主權必須完全尊重。」³⁵⁵透過此段話，展現中共在對於共軍打擊恐怖主義的運用上，其在軍隊派遣、武器革新、戰略調整及協調合作上是師出有名的，更展現其做為國際大國的肩膀，以獲取國際媒體的關注，進而奪取國際話語權和國際社會的尊重。

2.軍事層面：第一，中共以美國 911 恐怖襲擊事件為借鏡，及其在硬實力的快速崛起，使得國際社會期望中共能承擔更多國際責任。是此，中共通過共軍的對外聯合反恐演練，來提升共軍的全境反恐經驗、驗證戰略戰術可行性、指揮與後勤能力，以及藉由對外的軍事合作來進行反恐行動上的情報交流，提升共軍在非傳統安全的應變能力。³⁵⁶第二，強化跨國聯合打擊恐怖勢力的戰術協同合作，增加軍事力量的威嚇性，並且通過正規武力來對新疆地區進行恐怖主義、分離主義及極端主義鎮壓的合法性，以此提升共軍的軍事威嚇性，以達造成目標對象的心理戰恫嚇效果。第三，共軍境內自身與境外多國聯合進行的反恐行動，層面上期望透過非傳統安全的武力運用，結合境內外的媒體來遂行訊息的輸出，進而影響境內外公眾的態度、行為及觀點，來支持共軍的武裝力量多樣化。³⁵⁷第四，藉由多國聯合反恐演習在軍事上的合作，進行多方在軍事武器、戰術運用、人員訓練、裝備革新及情報交流個面向的數據化，以支持共軍日後在國際社會進行軍事事務交流及輸出時使用。第五，參與跨國的反恐演習、打擊可以支持共軍和他國在情報、人員訓練、軍事教育、專家分析及實戰經驗等層面上之交流協定，一方面表現其承擔國際責任的一面，另一方面透過交流展現其在軍事上的透明化。另外，在武器、資金及後勤補給的資源運用上得以進行統籌，以適切的進行資源上的分配。

³⁵⁵ Sputnik, "What Are the Chances of China Deploying Troops to Syria," *Sputnik International*, 2016/1/1. At <https://sputniknews.com/military/201601011032581067-china-troops-syria-analysis/> (last visited 2018/3/7).

³⁵⁶ Peng Kuang, Li Xiaokun, and Cui Xiaohuo, "PLA Adds Anti-Terror Ops to Cache," *China Daily*, 2009/7/31. At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9-07/31/content_8495795.htm (last visited 2018/3/7).

³⁵⁷ HRIC, *Counter-Terrorism and Human Right: The Impact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Hong Kong: HRIC, 2011), p. 327.

³⁵⁸第六，建構多方國家在軍隊恐怖主義打擊上的合作機制，來協調及確認任務執行上的目標一致、跨國跨部門溝通、情報分享、聯合作戰能力的訓練及任務執行上的協調整合。³⁵⁹最後，現任公安部邊防管理局局長陳定武曾表示：「現今恐怖分子比起過往更加組織化及國際化，他們也比起過去擁有更好的裝備及訓練。防止他們跨越邊界非法進入中國境內是國家當務之急。」³⁶⁰此段話道出中共為了因應現今國際環境的新挑戰，為了維護中共之領土、主權和社會安全，其在軍事事務上包括軍區整併、資訊戰發展、地面戰戰略調整、水域作戰能力提升、特種部隊任務多樣化、空中作戰裝備革新、後勤補給能力提升、反恐能力應變及總體軍事戰略改革，以支持其武裝力量多樣化與現代化具之合理性。³⁶¹



³⁵⁸ Zhao Xiaodong,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 (Swede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 Development Policy, 2012), p. 12.

³⁵⁹ Yao Jianing, "Afghanistan, China, Pakistan, Tajikistan Issue Joint Statement on Anti-Terrorism,"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6/8/4. At http://eng.mod.gov.cn/DefenseNews/2016-08/04/content_4707451.htm (last visited 2018/3/7).

³⁶⁰ Dong Zhaohui, "Cooperation Aids Anti-Terrorism Effort," *China Military*, 2017/7/2. At http://english.chinamil.com.cn/view/2017-07/02/content_7660122.htm (last visited 2018/3/7).

³⁶¹ Gong Zhe, "PLA's Armaments Showcased in Grand Military Parade," *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 2017/7/30. At https://news.cgtn.com/news/32636a4d77557a6333566d54/share_p.html (last visited 2018/3/7).

第三節 解析共軍採取軍事公共外交之實質目的

共軍在對外的軍事公共外交運用上，藉由官方協定、共同防禦、教育交流、裝備物資支助、醫療救助、軍艦靠港，以及在傳統與非傳統安全上的訓練、演習、實戰上的交流活動來遂行。並且，通過定期舉辦國防部記者會、境內外媒體新聞播報、出版國防白皮書及慶典活動等，展現共軍本身及其與他國在國防工業與軍事武力合作上的能力，建構其國家安全能量。

共軍期望透過軍事公共外交的運用，達到：第一，減少國際社會對於共軍硬實力崛起的敵意和緊張感，以利風險管控。第二，透過軍事公共外交展現其願意與國際社會合作和進行對話，強化多邊的訊息交流、理解能力及利益，避免觸及彼此的紅線。第三，發展稱職的軍事武力來展現其承擔國際大國義務的誠意，建構高度的信任關係。³⁶²第四，交流彼此在軍事安全上的態度、觀點及意識型態。第五，通過軍事訓練、教育上的交流互惠來鼓勵軍事合作，強化戰時的制權與提升軍事軟實力。³⁶³第六，透過軍事公共外交對外非戰爭性軍事行動的積極參與，除了取得境外公眾的支持外，亦獲得境內公眾對於國家軍事武力的支持。而共軍在軍事公共外交上，其最終的目標在於發展共同目標與利益，強化多邊與雙邊的對外軍事合作，建構中共是一個強盛國家及強盛軍隊的形象，以鞏固其區域性、全境性的國家安全框架。³⁶⁴進而透過傳統與非傳統安全行動的參與，結合新聞、影視、報章雜誌及網際網路的傳播，獲得支持、建構互信機制，奪取國際話語權。

然而，就軍事公共外交層面而言，其本身就存在著幾項困境，舉凡：首先，各國雖然會進行雙邊或多邊的合作，然而其在國家運作、意識形態、政策方針、外交策略、軍事戰略及國家利益上皆不相同。是此，對於彼此在決策上的認知與判讀會

³⁶² Nick Bisley,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 of Defence Diplomacy in Asia," *Strategic and Defense Studies Centre*, 2014. At <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docs/250-Bisley.pdf> (last visited 2018/3/7).

³⁶³ 韓鳳翔，〈中共的軍事外交戰略：亞丁灣護航的軍事投入〉，《海軍學術雙月刊》，第 51 卷第 1 期，2017 年 2 月 1 日，頁 93。

³⁶⁴ China Hands, "The Changing Face of China's Military: Changes in PLA Military Diplomacy Under Xi Jinping," *Huffpost*, 2015. At https://www.huffingtonpost.com/china-hands/the-changing-face-of-chin_b_7050956.html (last visited 2018/3/7).

造成合作緊密性上的影響和認知；其次，雖然透過傳統或非傳統安全上進行軍事公共外交的交流，然而不同國家在民族性、文化、教育及歷史等軟實力的不同，皆會對軍事硬實力在交流與合作上的影響；再來，境內外媒體在軍事事件的報導上，會因為是國家主體是參與者或旁觀者的角色不同，對境內外公眾產生截然不同的輿論導向，進而影響國家決策者在各個面向的外交政策上之決策和利益需求；接續，是語言文字上的意義不同所造成的影響。主因在於，不同國家對於同一詞彙上都有獨自的見解，而這些見解會導致認知判斷上的誤差，使得欲表達之意涵受到扭曲，產生合作、認知與判斷上的分歧；最後，境內外的利益團體亦是軍事公共外交所涉及的層面，而這些團體有區域性、國際性或僅僅只是境內利益團體，這些利益團體的核心價值和核心利益會對國家外交政策產生影響，而影響到軍隊公共外交上的發展及運用。³⁶⁵綜合上所述，加上軍隊不單僅國家服務，也是做為國家在鞏固國際利益上的最後一個手段。是故，本節便延續前一節，以共軍在執行維和行動和反恐行動為例，解析其在軍事公共外交上之實質目的。

一、解析共軍執行國際維和行動之實質目的

共軍的準則係為國家服務，以作為外交手段之外，國家在鞏固國際利益上的最後一個手段。而綜觀上述共軍執行維和行動的發展與目的論之，不難發現在以黨領軍、為國家利益服務的方針下。是此，其執行維和行動之實質目的在於：第一，中共在政策方針上，仍舊強調著國家主權至上及反介入。是故，共軍執行維和行動的過程中，其為了避免國際社會對於本身過度干預，因而十分謹慎的派遣維和人員和介入邊界問題。第二，中共在政策制定、軍隊運用及官僚體系上的能力，使得其在維和事務的執行及反應上較慢。雖然共軍目前朝向軍事事務革新現代化發展，然而在人員素質、語言溝通和武器操作系統上等軍事層面而言，依舊缺乏有效的訓練。

³⁶⁶ 第三，共軍雖然現在是聯合國維和部隊裡人數比例最高的單位，然而其中央高層

³⁶⁵ Jim Rolfe, "Regional Defence Diplomacy: What Is It and What Are Its Limits," *Centr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15. At https://www.victoria.ac.nz/hppi/centres/strategic-studies/documents/21_Defence-Diplomacy-and-Regional-Military-Cooperation.pdf (last visited 2018/3/7).

³⁶⁶ Bates Gill, Chin Hao Huang, *China's Expanding Role in Peacekeeping: Prospect and Policy*

時常通過聯合國國際會議或是公開場合發表聲明要提升共軍參與維和任務之人數，然而皆未達到其所承諾之人員數量，僅後勤補給的裝備補充上能按時達到所說之目標。³⁶⁷從而，不免讓國際社會認為，中共憑藉著維和行動人員裝備訓練的名義，實際上則是在執行其內部軍事事務革新。第四，共軍在維和任務的執行上，多次遭到他國反應無法有效制止難民營地外的衝突和暴力事件，無法給予衝突地區的平民提供保護。加上共軍不願過度暴露自身於危險的環境底下，因而多次傳出棄營逃走的情況。³⁶⁸第五，共軍迄今所參與的維和行動，無論以執行完或是正在執行之任務，均以監督停火、單一任務維和，以及綜合性維和行動這類不干預主義行動為主，迄今尚未參與聯合國的預防性部署，³⁶⁹足以顯見其多年來的參與多半是做為形式善意。最後，共軍通過參與維和行動來發展三戰，意即通過參與維和行動來發展與運用輿論戰、心理戰及法律戰。藉由共軍參與維和行動，中共得以鞏固其主權的合法性，並宣稱其內部反疆獨、藏獨和兩海問題的非暴力性，並得以堅守國際事務的反介入原則。中共亦通過媒體的運用來宣傳共軍參與維和行動的貢獻，展現其和平崛起並展現其承擔國際事務的責任大國形象。獲取國際話語權後，運用心理戰來改變國際環境對於中共的態度、觀點及行為。³⁷⁰

二、解析共軍執行反恐行動之實質目的

共軍在反恐行動執行上之實質目的在於：第一，中共在對於「恐怖主義」的認知及觀點和國際社會不同，其將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和分離主義歸類為同一類型，且受到歷史、文化、經濟及教育等不同因子的影響，因此將部分對於恐怖主義的打

Implications, p. 35.

³⁶⁷ Miwa Hirono, Marc Lanteigne, "Introduction: China and UN Peacekeeping," p. 245.

³⁶⁸ 白梅，〈國際調查爆中共維和部隊棄營逃跑。太子黨：共軍已經完了〉，《阿波羅新聞》，2016年10月12日。參見 <http://hk.aboluowang.com/2016/1012/817925.html> (瀏覽日期：2018年3月7日)。

³⁶⁹ 聯合國維持和平，〈1948年至今的全部維和行動清單〉，《聯合國維持和平》，2018年3月2日。參見 <http://www.un.org/zh/peacekeeping/resources/operationslist.shtml> (瀏覽日期：2018年3月7日)。

³⁷⁰ Dennis J. Blasko, "China's Contribution to Peacekeeping Operation: Understanding the Numbers," p. 6.

擊和境內疆獨、藏獨事件做連結。³⁷¹通過共軍派遣至境內動盪地區，以反恐活動為名義，對於疆獨、藏獨分子進行打壓，並以維護國家主權與國際反介入兩項堅持，將反恐行動變向做為處理境內問題的藉口。³⁷²第二，共軍透過和中亞地區國家的上海合作組織進行反恐演習，亦和地緣上的東南亞國協地區國家進行反恐演習，其目不僅是期望通過彼此在演習上的交流，獲得情報、科技、技術、戰術、戰略和教育上的交流，達到建構雙邊與多邊的合作關係、機制建立和對話管道來獲取國際社會資源。³⁷³更是藉由和這些國家長期的反恐演習合作交流，複合政治、經濟、軍事等硬實力官式外交手段與文化、教育、新聞、體育及影視等軟實力公共外交途徑，意圖建構以自身為核心的陸權國家，來和以美國為首的海權國家進行對抗，增加國際利益及獲取話語權。第三，隨著全球化、網路化的環境來臨，加上國際傳媒和網際網路的影響力劇增，恐怖主義國際化、效益倍增及全境擴散等趨勢開始蔓延。³⁷⁴中共在面對這樣的環境下，其雖然透過上海合作組織進行區域聯合反恐演習，但內部會員國都是開發中國家，且本身國家內部情勢動盪，加上國家軍事力量有限，使得上海合作組織能力受限。第四，中共通過《反恐法》合理對海外進行兵力派遣，與國際社會其他國家進行反恐行動合作。然而，就以亞丁灣反海盜行動為例，其從未實際和海盜交手，反而因撤僑行動增添和平形象，進而將海上軍事力量推進至印度洋地區，直指中東地區。複合其在軍事事務積極現代化及武裝力量不透明，使得國際社會在和中共進行反恐行動合作時，都會先打上一個問號。第五，中共《反恐法》內明確規範在中共境內，無論境內外之網路、通信業者須植入「後門程式」，以提供政府所需資料數據。³⁷⁵最後，共軍雖然積極的發展武裝力量現代化、多樣化，然

³⁷¹ APECF, "The Third Sino-U.S. Symposium on Counter-Terrorism Held in Beijing."

³⁷² 牧之，〈中國反恐的認知缺失與借題發揮〉，《端傳媒》，2015年12月16日。參見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216-opinion-counter-terrorist-china/> (瀏覽日期：2018年3月7日)。

³⁷³ APECF, "The Third Sino-U.S. Symposium on Counter-Terrorism Held in Beijing."

³⁷⁴ 鄒文豐，〈中共反恐政策發展動向與現實挑戰〉。

³⁷⁵ Ben Blanchard, David Brunnstrom, "Controversial China Anti-Terrorism Law Looks Set to Pass This Month," *Reuters*, 2015. At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security-lawmaking/controversial-china-anti-terror-law-looks-set-to-pass-this-month-idUSKBN0U40VE201> (last visited 2018/3/7).

而其對外的能力卻始終有限，原因在於共軍除了近期新增位於吉布提(Djibouti)的軍事基地外，共軍並沒有其他足以支援其執行反恐行動的海外軍事基地，而限制其執行能力。³⁷⁶

三、共軍採取軍事公共外交之實質目的

綜合上所述，共軍在對外遂行軍事公共外交時，其背後都隱藏著在硬實力與軟實力上發展之考量。是此，接續便針對共軍在推展軍事公共外交上之實質目的進行解析與描述：

(一)提升共軍武裝力量現代化，確保海外利益：

共軍透過軍事公共外交途徑，積極參與境外非戰爭性軍事行動，其軍事目的在於對內提升人員作戰經驗、人員訓練、裝備運用、後勤指揮能力、戰略戰術驗證等；對外則透過與他國的軍事同盟合作，進行人員教育交流、情報資訊流通、裝備科技技術學習、人員溝通能力訓練、海外後勤補給能力建構等，來遂行其提升武裝力量現代化之發展方向。³⁷⁷並且透過軍事武力的提升，將目標聚焦在海外軍事力量的投射與佈署，培養共軍在海外訓練、戰鬥與協同能力。向西部中亞、中東、非洲及歐洲地區發展軍事合作，鞏固「一帶一路」路上絲路及石油輸入穩定；向東發展「藍水海軍」，突破一、二島鏈，並確保南海、印度洋海上絲路的安全。³⁷⁸

(二)發展新型態大國外交，抵銷國際圍堵之傷害：

中共藉由共軍的軍事公共外交，作為與國際社會軍事事務上的棟樑，透過軍事事務上的合作、交流、協調與作為，展現其武裝力量透明化，取得國際社會的支持與肯定。其實質目的在於，在全球化與資訊化的環境下，遂行國際軍事事務的擴散與能力發展，提供新型態國家安全與政治、外交及軍事抗衡上之戰略路徑，發展新型態大國外交。此外，亦透過軍事公共外交，在區域安全架構上採取合作發展，抵

³⁷⁶ Dawn Murphy, "China's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17/10/2. At <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17/10/chinas-approach-international-terrorism> (last visited 2018/3/7).

³⁷⁷ Ron Huiskens, *Regional Security Outlook* (Australia: 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2016), p. 5.

³⁷⁸ 韓鳳翔，〈中共的軍事外交戰略：亞丁灣護航的軍事投入〉，頁 103。

銷美國運用周邊國家所進行之圍堵戰略造成之傷害。³⁷⁹

(三)形塑承擔國際大國責任之形象：

共軍的軍事公共外交主要有三個其所服務的主要目標，就是塑造中共和平崛起、大同世界、和平共處五原則，將「新中國安全觀」植入軍事領域和軍事專業之中，以達到形象建立、擴大其影響力和讓國際社會更加了解共軍。³⁸⁰並且透過軍事公共外交結合軍事力量的運用和議題設定功能，對抗國際社會對於中共在發展野心與政策上所衍生出的「中國威脅論」言論，積極與國際社會進行軍事上的合作交流，實踐其和平崛起、大同世界的宣言。此外，也通過媒體進行訊息輸出，建構多邊信任、加深合作及促進軍事層面的外交技巧，以達建構具威懾性、議題設定性和使人放心的武裝力量。同時說服境內外公眾其發展武裝力量現代化是為了建構符合大國的軍事力量以承擔大國責任的正面形象。³⁸¹

(四)藉由軍事公共外交確保「一帶一路」建設：

美國《國防新聞周刊》(Defense News)記者明尼克(Wendell Minnick)於2015年提到：「許多專家學者認為中共會在「一帶一路」建設的政策下，因路上絲路必須途經中西亞，海上絲路必須途經非洲西岸等不穩定地區，而建立新的安全路線。這條路線包括後勤醫療、網際通訊、機場、鐵路、高速鐵路、港口及軍事力量的介入，以快速的對於危機進行反應。而就軍事層面，其需要長遠距離打擊能力、長距離貨機、戰鬥艦艇及醫療補給系統等軍事能力來執行路線上的非戰爭性軍事行動。」³⁸²是此，為了維護一帶一路政策的順利發展，共軍必須透過軍事公共外交運用，表面積極參與對外非戰爭性軍事行動，實際上是為了使共軍的軍事戰略能更加國際化、現代化，提升境外迅速派遣能力、後勤補給能力、空中作戰能力及網路資訊戰的框

³⁷⁹ Ron Huiskens, *Regional Security Outlook*, p. 32.

³⁸⁰ Prashant Kumar Singh, "China's Military Diplomacy: Investigating PLA's Participation i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p. 793.

³⁸¹ Shannon Tiezzi, "3 Goals of China's Military Diplomacy," *The Diplomat*, 2015. At <https://thediplomat.com/2015/01/3-goals-of-chinas-military-diplomacy/> (last visited 2018/3/7).

³⁸² Steven J. Smith (2016). *Winning Friends and Influencing People with Guns: Understanding the Growth of China's Military Diplomacy*, p. 232.

架下，執行新型態軍事行動、建構海外軍事基地及港口，以有效的保護經濟利益。

383

(五)運用軍事公共外交遂行內外政治目的：

共軍發展中共軍事公共外交來為中國軍隊的國際形象打造一張真實親切的新名片。³⁸⁴其主要目的之方向導向是確保中共的海外利益、對外政策遂行和為對內政策服務。透過境內中央政府與共軍的共構結構，形成利益共同體，使得共軍在軍事結構和行動無論是在內外安全事務上，都必須以國家政治目的為首要考量。複合對外軍事公共外途徑，積極參與國際非戰爭性軍事行動，發展武裝力量現代化、多樣化，在確保中共海外利益的同時，亦將軍事力量做為國家對外政策的後盾，從而在國家主權及風險管控中達到平衡。是此，共軍所發展的軍事公共外交，主要目的並非增進多邊資訊交流、互助合作或維繫國際社會穩定的發展戰略上，而是做為中共遂行政治目的，營造良好的國家利益維護環境之外交途徑之一。³⁸⁵

(六)建構以自身為核心的集團國家：

中共透過共軍在軍事公共外交上的地緣戰略，透過非戰爭性軍事行動與周邊國家在軍事上進行結盟，透過交流來增加互信。並且複合政治、經濟硬實力與國家軟實力，發展共軍在職能上專業化、現代化與多樣化，目的在於遂行國際反介入與反干預原則，同時建構以自身為核心的陸權國家集團來與以美國為首的海權集團對抗之力量。³⁸⁶

(七)成為國際社會領導強權：

共軍的軍事公共外交被中共視做達成及促進國家總體外交目標、確保國家安全和提升軍事力量結構的重要工具，甚至是國家安全戰略與外交戰略上最重要的

³⁸³ Mikko Huotari, "China's Emerg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West,"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2018. At <http://www.kas.de/newyork/en/publications/51566/> (last visited 2018/3/7).

³⁸⁴ 王曉萌，〈十年軍事外交之路：中國軍隊昂首闊步走向世界〉。

³⁸⁵ You Ji, "The PLA and Diplomacy: Unraveling Myths about the Military Role in Foreign Policy Mak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3, No. 86, 2014, p. 238-245.

³⁸⁶ Michael S. Chase, Jeffrey Engstrom, Tai Ming Cheung, Kristen A. Gunness, Scott Warren Harold, Susan Puska, and Samuel K. Berkowitz, *China's Incomplete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Assessing the Weaknes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USA: Rand Corporation, 2015), p. 135.

一環。中共期望透過共軍在軍事公共外交上的運用，達到與他國軍事組織在情報資訊上的交流、建構軍事事務上的緊密關係、展現共軍武裝力量的硬實力。而這些作為都是為中共「中國夢」、「強軍夢」的目標而服務，加速共軍在國防科技、戰術戰法、武器裝備、人員訓練、甚至意識形態上成為國際軍事事務領導者，進而獲取國際社會規則制定權及話語權。³⁸⁷除此之外，透過成為國際強權展現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之政體也能優於民主主義，做為國際社會的領導者。³⁸⁸

(八)透過軍事公共外交進行銳實力輸出：

隨著中共在經濟力量的成長和政治影響力的提升，共軍積極地藉由軍事公共外交運用，參與非戰爭性軍事行動，除了遂行軍事事務的革新外，亦致力於提升其軍事力量及三戰的運用來擴張影響力和國家目標奪取。³⁸⁹透過軍事公共外交的對外軍事行動結合新型態大國外交、新安全架構路徑及新國家發展戰略，達到對國際組織和安全戰略夥伴的議題形塑。³⁹⁰除此之外，中共透過共軍的軍事公共外交，結合政治、官式外交、經濟、軍事力量、公共外交、文化、教育、新聞、影視及科技等軟硬實力，做為中共對外影響行動的途徑，遂行境內外的政治傳播進行銳實力輸出，意圖影響國際社會對於中共的態度、觀點及行為。³⁹¹



³⁸⁷ Shannon Tiezzi, “3 Goals of China’s Military Diplomacy.”

³⁸⁸ Michael S. Chase, Jeffrey Engstrom, Tai Ming Cheung, Kristen A. Gunness, Scott Warren Harold, Susan Puska, and Samuel K. Berkowitz, *China’s Incomplete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Assessing the Weaknes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 62.

³⁸⁹ Hanns W. Maull, “China’s New Global Politics: The Imperial Turn,”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2018. At <https://www.merics.org/en/blog/chinas-new-global-politics-imperial-turn> (last visited 2018/3/7).

³⁹⁰ Mikko Huotari, “China’s Emerg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West.”

³⁹¹ Ashutosh Misra, “Democracies in the Dragons Show,” *The Pioneer*, 2018. At <http://www.dailypioneer.com/sunday-edition/agenda/cover-story/democracies-in-the-dragons-show.html> (last visited 2018/3/7).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奈伊強調公共外交和政治傳播在某種程度上擁有相近的意涵，都是由政府主導發展，運用軟實力途徑來展開。是此，公共外交核心是以爭取國內外公眾支持為主要目的，透過官方組織、非政府組織、個人、非官方利益團體等，結合網際網路與大眾傳媒的運用，進行文化、學術、教育、資訊、政策上的軟實力互動與交流，以達雙邊或多邊的跨界交流。藉由這樣的交流互動，來對抗國際社會不同觀點的負面訊息、協助國家戰略推展和創造跨界的相互理解與認同，因而增進國家利益、形塑優良形象與建構友善的國際環境。

但根據本研究前四章對中共在公共外交乃至共軍的軍事公共外交作為上之解析，得到其受以黨領政、集權主義、對公民社會的壓抑、以及對媒體言論管控等影響，使其在軟實力的運用能量薄弱。相對的，中共對公共外交的運用，更加偏向視公共外交為「對外政治傳播工作」，意即「宣傳工作」的一部分，進行銳實力的輸出。此外，受大眾媒體、網際網路及通訊科技發達的環境影響，外交活動不再僅限於外交官或外交部門專職，國際社會中非政府組織、企業及個人，對於政府決策、國際事務的涉入急遽增加，國內外公眾互動交流頻繁。基此，中共為求國家利益最大化，其積極的在國家意識形態及文化建設上進行計畫性推動，透由文化、新聞、影視、體育、教育及科技等軟實力途徑，做為國際社會溝通橋樑的工具。其不僅在削減各國對中共的偏見與價值觀差異；同時，隱藏其背後的實質政治目的，則又以遂行內外政策目標達成和訊息的單向傳遞與輸出。

相較於其他國家都是由公共事務部門來推展公共外交，中共則是透過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開展公共外交，及協同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來擬訂對外援助戰略方針、規劃、方案，以遂行國家內外政策的推動。然而，受政治因素干預過多限制，中共在公共外交的推展上，其核心主軸有別於葛里昂所賦予之定義，和奈伊對於軟實力

所框架之概念。中共在運作上反而是一種講求利害關係、缺乏國際共同安全意識與實質善意的政治傳播手段。是此，本研究得以解析中共在公共外交之作為，結論出其實質上是一種透過軟實力途徑做為掩護，用以突破文化壁壘、改變國際社會普世價值的銳實力輸出行為。

首先，中共推動公共外交之目的，無論是在硬實力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力量運用，或是透過軟實力的文化、教育、科技及藝術等工具運用，都是透由將傳統外交與公共外交進行交叉運用，以達到貫徹國家政治方略，遂行國家外交之戰略目標。藉由公共外交的應用，其積極參與國際事務、非戰爭性軍事行動、海外撤僑、人道與災難救援、反恐行動、維和行動及軍事交流等，來消弭國際社會的不安全感及懷疑所衍生出的「中國崛起論」；同時，宣揚中共「和平崛起」、「中國夢」的理念。並透過公共外交合理進行資源整合、內外政策傳播、爭取公眾支持，藉此和國際社會建構一個穩固的互信溝通橋樑，讓國際社會能更客觀、全面且真實的理解中共之內外政策和其致力於武裝力量現代化的出發點，期望形塑國際優良形象，使國家利益最大化、奪取國際話語權，及展現積極承擔大國責任的決心。除此之外，在國際化、資訊化的場域下，運用大眾媒體、網際網路、文化交流、學術交流等多面向渠道，鎖定境內外公眾做為訊息輸出目標對象，期獲得境內外公眾的認同、支持。並且合理的進行包括：多邊政治、經濟合作；武裝力量多樣化運用、軍事事務現代化改革；文化推展，展現歷史悠久的中華文明驕傲；透過中國熱，在學術上結合政治傳播來做為訊息輸出途徑；掌握境內外新聞媒體，奪取國際話語權；成為國際大國，獲取國際社會規則制定權；複合軟硬實力能量，做為銳實力輸出的後盾等，以發展戰略路徑圖來為「中國夢」服務。

其次，其困境在於中共自改革開放政策後，經濟實力大幅躍進，伴隨著在國際上之影響力倍增，因此積極透過軟實力的文化、學術、科技、影視及體育等途徑向外發展。然而，其內部長期的人權壓迫、言論自由限制、以黨領政等集權式治國手段，以及複合銳實力手段對他國進行滲透與輸出，導致在與他國互動的過程中，受

其黨國體制的局限，在訊息交流上，時常忽略以同理心做為互動的出發點。甚至，中共在對於公民社會的治理上，其集權主義的統治深入私人、非政府組織、民間企業及學術教育機構等領域，有意識地對於意識形態、價值觀與大眾傳媒進行壟斷，來排斥新聞和言論自由，控制資訊和通訊，箝制公民社會的自由思想以達國家監管機制之貫徹。不僅長期壓抑公民社會的發展與自主參與內外政策的權利，更明顯違背了軟實力志願性進行多邊互動、溝通與互動之核心價值。更加驗證公共外交其實質上是，一種透過銳實力所進行的政治傳播作為。

第三，從軍事安全戰略上之軍事公共外交運用層面解析，在現今傳統邊界概念式微、國際環境的轉變、非傳統安全影響力遽增、新型態跨國互動頻繁、外交目標的修正等影響下，國家對於安全的定義也隨之改變，促使公共外交的內涵、目標對象及計畫制訂與執行運作也跟著改變。共軍在軍事公共外交的執行上，其主要基於國家安全、地緣政治及長遠國家發展等條件，加上受中共對外政策方針主導，來為其國家外交戰略目標服務。是此，共軍期望軍事安全戰略與軍事公共外交的結合，能藉由非戰爭性軍事行動的形式，與他國進行人員、訓練、資訊、情報、作戰構想及武器裝備等軍事層級的交流，於推動武裝力量多樣化運用的同時，意在創造多邊安全合作機制，為「中國夢」、「強軍夢」鋪路，減輕「中國崛起論」的疑慮。歸納論之，從共軍在軍事公共外交上推展的目的，可以得知其實質目標即是藉由軍事公共外交的遂行，亦是銳實力輸出的一部分，以為其國家戰略目標、利益服務。

最後，透過本論文研究，一方面發現中共在國家層次與軍事安全戰略層級上所進行的公共外交運用，旨在提升武裝力量現代化、抵銷圍堵傷害、確保海外軍事與利益發展、展現國際大國形象、遂行國家內外政策目標等，以擴張其政治影響力，削弱國際社會的民主自由意識形態力量，進而成為國際強權，獲取國際話語權及規則制定權等。除此之外，中共將共軍的軍事公共外交視作另一種官式外交的工具，透過非戰爭性軍事行動的參與，展現其承擔國際大國責任的形象，用以加強傳統外交與公共外交之效力，以占領內外公眾的心理。

另一方面，本研究也發現，中共黨國體制成為公共外交運作上的限制因素，其對於公共外交的核心價值與計畫執行面更加偏向是一種銳實力的輸出，是一種透過軟硬實力上的優勢與力量，結合欺騙性、強迫性的訊息，強加公眾其所欲輸出的訊息，來控制意願、民意、輿論、態度、觀念等，進而影響、改變或控制目標對象行為。運用這種講求利害關係準公共外交行為，來掩蓋其實質上的政治傳播與銳實力運用。迫使內外公眾自我審查、權宜性臣服，或對目標進行監視和有穿透性、形塑性的訊息單向傳遞；甚至，用以增加其對國際社會的國家或公眾層面上之影響力、控制力，進而保障或增進中共利益。



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承結論所述，無論是中共或是共軍在國家層次或是軍事層級的角度切入，都並非實質公共外交的運用，而是趨向一種資源和訊息的控制，以鎮壓不同的意見、輿論，所進行之政治傳播的銳實力輸出。透由在銳實力的「突破、滲透、穿越壁壘不同國家、文化的政治和訊息環境」之特質與軟實力的「運用文化、教育、科技、學術及影視等宣揚價值觀以增進國家魅力」之特質進行解構，以解析中共和共軍這種將傳統軍事硬實力與非傳統安全複合的跨界利益表現，進而證實其實質內涵並非多邊交流，而是一種單向的訊息輸出作為，以做為其成為國際強權、奪取國際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的戰略跳板。

第二，在軍事層面，跨國軍事教育交流的部分，於本論文暫不討論，主因除了研究時間受限外，在於跨國軍事教育交流涉及其他國與國之間的政治考量，需有更厚實的國際關係、國際政治背景做為研究後盾。故建議後續研究，可朝跨國軍事教育交流著手，解析共軍如何透過教育交流，來影響他國，進而掩蓋其實質硬實力的提升，和軟、銳實力的輸出。

最後，受研究時間不足限制，後續研究將建議從中共各層面在軟實力與銳實力的作為上進行解析，透過國際社會的反應來進行比較。同時，亦從中共本身的角度與觀點出發，以獲取得其對於自身行為的詮釋，進而更全面的研析其是公共外交的運用，或係政治傳播上的推展。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一)官方

中華民國國防部，2015。《崛起：中共與區域安全》。臺北市：國防部。

(二)專書

卜正珉，2004 年。《公眾外交之概念探討與應用-各國經驗對臺灣的啟示》。臺北市：行政院新聞局。

王民，2009 年。《公共外交，軟性國力，理論與策略》。臺北市：允晨文化。

張巨岩，2004 年。《權力的聲音-美國的媒體與戰爭》。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黃秋龍，2010 年。《兩岸總體安全下的非傳統安全》。新北市：法務部調查局。

趙啟正、雷蔚真，2015 年。《中國公共外交發展報告(2015)》。香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三)期刊

王秋彬，2015 年。〈關於中國公共外交發展的思考〉，《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 55 卷第 3 期，頁 34-39。

王維菁，2015 年。〈輸出美國：美國新聞署與美國公眾外交〉，《傳播文化與政治》，第 1 期，頁 201-205。

王曉彬，左四夕，2010 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參與聯合國維持和平方行動的歷史和發展趨勢〉，《國防與軍隊建設研究》，第 5 期，頁 46-51。

李翔宙，2011 年。〈中國大陸推動公共外交政策之探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35 期，頁 53-80。

沈明室，2011 年。〈公共外交的具體實踐：美國副總統拜登訪中的觀察〉，《戰略安全研析》，第 76 期，頁 10-17。

余金城，2015 年。〈中國公共外交的內外維度：爭論、概念、關係〉，《觀察與思考》，第 7 期，頁 43-50。

何應非，2015 年。〈如何紮實推進中國軍事公共外交〉，《公共外交季刊》，第 2 期，頁 14-21。

周鑫宇，2013 年。〈公共外交研究應從「是什麼」做起〉，《公共外交季刊》，第 13 期，頁 70-73。

周鑫宇，2015 年。〈公共外交的「高政治」探討：權力運用與利益維護〉，《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2 期，頁 96-110。

岳鵬，2015 年。〈中國開展軍事公共外交的阻礙和使命〉，《公共外交季刊》，第 2 期，頁 42-46。

胡昌民，2015 年。〈中國公共外交的時代使命〉，《公共外交季刊》，第 2 期，頁 13-14。

胡聲平，2012 年。〈胡錦濤執政下的中共外交新做為-公共外交與安全外交〉，《亞太研究通訊》，第 10 期，頁 91-118。

徐蕙萍，2015 年。〈大陸推展「孔子學院」的現況與困境〉，《展望與探索》，第 13 卷第 2 期，頁 14-20。

張登及，2018 年。〈習時代中共的「銳權力」戰略？概念構成與理論反思〉，《展望與探索》，第 16 卷第 4 期，頁 119-133。

張慧玉，2009 年。〈中國參與聯合國維和述平〉，《現代國際關係》，第 2 期，頁 51-57。

張薇薇，2009 年。〈拓展有中國特色的公共外交〉，《國際問題研究》，第 4 期，頁 17-22。

黃秋龍，2010 年。〈非戰爭性軍事行動對制度創新之啟發〉，《國防雜誌》，第 25 卷第 2 期，頁 13-26。

黃秋龍，2015 年。〈共軍武裝力量多樣化運用與「一帶一路」建設安全情勢之評估〉，

《戰略與評估》，第 4 卷第 6 期，頁 1-22。

裘援平，2010 年。〈中國的和平發展與公共外交〉，《國際問題研究》，第 6 期，頁 1-3。

蔡國裕，2009 年。〈中共企圖增強其在世界的文化「話語權」之研析〉，《展望與探索》，第 8 卷第 5 期，頁 10-15。

檀有志，2013 年。〈美國學界的公共外交研究簡況〉，《美國研究》，第 27 卷第 2 期，頁 128-144。

韓鳳翔，2017 年。〈中共的軍事外交戰略：亞丁灣護航的軍事投入〉，《海軍學術雙月刊》，第 51 卷第 1 期，頁 91-105。

(四)學位論文

1. 劉鳴箏，2011 年。《美國公共外交研究(1917-2009)》。吉林，吉林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

(五)網路資料

BBC，2018。〈硬實力、銳實力、軟實力和英國的選擇〉，《BBC 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2894963> (瀏覽日期：2018 年 5 月 9 日)。

大紀元，2012 年。〈馬英九接見救援海地隊伍，讚譽臺灣之光〉，《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10/2/1/n2805869.htm> (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2 日)。

于軍，2011 年。〈透視美國公共外交〉，《中國論文網》。<http://www.xzbu.com/1/view-283888.htm> (瀏覽日期 2017 年 9 月 20 日)。

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2015 年。〈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的說明〉，《中國法學網》。<http://www.iolaw.org.cn/showNews.aspx?id=43262> (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7 日)。

中國社會科學網，2017 年。〈中國周邊安全情勢評估(2017)：大國關係與地區秩序〉，

《中國社會科學院》<http://www.ssap.com.cn/c/2017-05-08/1053937.shtml>(瀏覽日

期：2017 年 6 月 23 日)。

中國軍網，2017 年。〈維和，中國軍事外交的閃亮名片〉，《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mil/2017-](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mil/2017-10/16/c_129720787.htm)

[10/16/c_129720787.htm](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mil/2017-10/16/c_129720787.htm)(瀏覽日期：2018 年 2 月 28 日)。

中國教育報，2013 年。〈公共外交：為大國形象“增香添彩”〉，《中國公共外交協辦》。

<http://www.chinapda.org.cn/chn/xsdt/t1039613.htm>(瀏覽日期 2017 年 6 月 19 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3 年。〈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白皮書

(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http://big5.gov.cn/gate/big5/](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jrzg/2013-04/16/content_2379013.htm)

[www.gov.cn/jrzg/2013-04/16/content_2379013.htm](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jrzg/2013-04/16/content_2379013.htm)(瀏覽日期：2017 年 6 月 20

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波蘭共和國大使館，2008 年。〈Military Diplomacy Helps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波蘭共和國大使館》。

<http://www.fmprc.gov.cn/ce/cepl/pol/xnyfgk/t475571.htm>(瀏覽日期：2018 年 2 月

22 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利堅合眾國大使館，2005 年。〈Military Diplomacy Helps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利堅合眾國大使館》。

<http://www.china-embassy.org/eng/xw/t228684.htm>(瀏覽日期：2018 年 2 月 22

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利堅合眾國大使館，2011 年。〈U.S. Top Military Officer Watch

PLA's Anti-Terror Drill, Visits Air Base〉，《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利堅合眾國大

使館》。<http://www.china-embassy.org/eng/zmgx/t838974.htm>(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7 日)。

中華民國外交部，2014 年。〈海外外交替代役男緣起〉，《中華民國外交部》。

<http://www.mofa.gov.tw/soldier/cp.aspx?n=2F21CBFECC9C7625>(瀏覽日期：2017 年 8 月 23 日)。

王玉，2017 年。〈建軍 90 周年，中國軍隊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大事記〉，《新華社》。

http://www.mod.gov.cn/big5/action/2017-07/31/content_4787352.htm(瀏覽日期：2018 年 2 月 28 日)。

王崑義，2009 年。〈中共的軍事外交〉，《新浪網》。<http://blog.sina.com.tw/wang>

[8889999/article.php?entryid=585212](http://blog.sina.com.tw/wang8889999/article.php?entryid=585212)(瀏覽日期：2018 年 2 月 21 日)。

王曉萌，2012 年。〈十年軍事外交之路：中國軍隊昂首闊步走向世界〉，《共軍報》。

http://military.china.com.cn/2012-09/25/content_26622573_3.htm(瀏覽日期：2018 年 2 月 22 日)。

孔子學院總部，2017 年。〈關於孔子學院/課堂〉，《孔子學院總部/國家漢辦》。

http://www.hanban.org/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 (瀏覽日期：2018 年 2 月 5 日)。

白梅，2016 年。〈國際調查爆中共維和部隊棄營逃跑。太子黨：共軍已經完了〉，

《阿波羅新聞》。<http://hk.aboluowang.com/2016/1012/817925.html>(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7 日)。

世界日報，2017 年。〈中國身長臂，欲讓自由世界豬羊變色〉，《世界日報》。

<http://www.worldjournal.com/5333159/articleE4%B8%AD%E5%9C%8B%E4%B8%E9%95%B7%E8%87%82%E6%AC%B2%E8%AE%93%E8%87%AA%E7%94%B1%E4%B8%96%E7%95%8C%E8%B1%AC%E7%BE%8A%E8%AE%8A%E8%89%B2/?ref=%E8%A6%81%E9%97%BB&variant=zh-cn>(瀏覽日期：2018 年 2 月 1 日)。

主筆室，2018 年。〈銳實力掀新冷戰，兩岸冷靜以對〉，《中時社論》。

<http://opinion.chinatimes.com/20180214003407-262101> (瀏覽日期：2018 年 5 月 9 日)。

朱文章，2016 年。〈對中國《反恐法》的觀察〉，《台灣新社會智庫》。

<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E6%94%BF%E7%AD%96%E5%A0%B1%E5%91%8A/%E5%85%A9%E5%B2%B8%E5%9C%8B%E9%9A%9B/7040%E5%B0%8D%E4%B8%AD%E5%9C%8B%E3%80%8A%E5%8F%8D%E6%81%90%E6%B3%95%E3%80%8B%E7%9A%84%E8%A7%80%E5%AF%9F>(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7 日)。

任晶晶，2010 年。〈中國公共外交：風生水起正當時〉，《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http://cpc.people.com.cn/GB/68742/187710/191095/12757163.html> (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6 日)。

宇寧，2017 年。〈澳人揭中共滲透著作發表受阻，引公憤〉，《希望之聲》。

<http://www.soundofhope.org/gb/2017/11/20/n1284812.html>(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30 日)。

李佳霏，2009 年。〈連加恩非洲服役，遠離功利擁抱世界〉，《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9/4/3/n2483685.htm>(瀏覽日期：2017 年 8 月 23 日)。

李清華，楊慶民，2017 年。〈共軍 19 支維和待命部隊啟動組建〉，《新華社》。

http://www.xinhuanet.com/2017-11/18/c_1121976423.htm(瀏覽日期：2018 年 2 月 28 日)。

邵希煒，2011 年。〈趙啟正闡述公共外交定義，稱並非“人人都是外交官”〉，《中

國經濟網》。http://intl.ce.cn/specials/zxxx/201103/05/t20110305_22271853.shtml(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6 日)。

吳海龍，2013 年。〈公共外交，關鍵看實效〉，《中國公共外交協會》。

<http://www.chinapda.org.cn/chn/xsdt/t1024648.htm>(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29 日)。

宋榮華，2013 年。〈公共外交是什麼？〉，《中國公共外交協會》。

<http://www.chinapda.org.cn/chn/xsdt/t1058909.htm>(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9 日)。

牧之，2015 年。〈中國反恐的認知缺失與借題發揮〉，《端傳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216-opinion-counter-terrorist-china/>(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7 日)。

季北慈、黃勁豪，2009 年。〈中國日益擴大的維和作用：政策展望與建議〉，《SIPRI》。

<https://www.sipri.org/site/default/files/files/PP/SIPRI25SumCh.pdf>(瀏覽日期：2018 年 2 月 28 日)。

金雨森，2018 年。〈中共從「軟實力」到「銳實力」〉，《看雜誌》。

<https://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18/23547> (瀏覽日期：2018 年 5 月 9 日)。

林宜靜，2012 年。〈魔鬼颱風海燕重創菲律賓，國軍運輸機待命救援〉，《中國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31112002398-260401>(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2 日)。

林燕，2017 年。〈籲約束孔子學院，全美學者協會提九對策〉，《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17/5/3/n9100343.htm>(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周文重、王保東，2010 年。〈歐巴馬政府的公共外交〉，《中國網》。

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zhuanli/2010-06/02/content_20169540.htm
(瀏覽日期：2017 年 9 月 12 日)。

旺報，2008 年。〈正向解讀中國銳實力吧〉，《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103000173-260310>(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12 日)。

韋行之，2017 年。〈國際經緯：中國「銳實力」對全球民主造成嚴重威脅〉，《上報》。

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31082(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12 日)。

信報，2018 年。〈3 領域並進，影響力急升〉，《信報》。

<http://www1.hkej.com/dailynews/cntw/article/1761913/3%E9%A0%98%E5%9F%9F%E4%B8%A6%E9%80%B2+%E5%BD%B1%E9%9F%BF%E5%8A%9B%E6%80%A5%E5%8D%87>(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信報，2018 年。〈得研究：中國滲透歐盟宣揚獨裁。銀彈誘希臘、匈牙利，威脅較俄更嚴重〉。<http://www1.hkej.com/dailynews/cntw/article/1761911/%E5%BE%B7%E7%A0%94%E7%A9%B6%EF%BC%9A%E4%B8%AD%E5%9C%8B%E6%BB%B2%E9%80%8F%E6%AD%90%E7%9B%9F%E5%AE%A3%E6%8F%9A%E7%8D%A8%E8%A3%81++>(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夏小強，2015 年。〈習近平頻頻出訪有合深意〉，《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15/11/12/n4572066.htm>(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30 日)。

陳水勝，2017 年。〈中國特色公共外交的三個轉向〉，《公共外交網》。

<http://www.pdcec.com/bencandy.php?fid=176&id=39472>(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29 日)。

秦越、齊月，2011 年。〈中共「恐怖主義」的定義廣遭質疑〉，《希望之聲》。

<http://www.soundofhope.org/b5/2011/10/27/n27571.html>(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7 日)。

徐翠玲，2018 年。〈抗中共銳實力。學者：保傳統深耕經濟〉，《大紀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tw/n244320/%E6%8A%97%E4%B8%AD%E5%85%B1%E9%8A%B3%E5%AF%A6%E5%8A%9B%E5%AD%B8%E8%80%85E4%BF%9D%E5%82%B3%E7%B5%B1%E6%B7%B1%E8%80%95%E7%B6%93%E6%BF%9F.html> (瀏覽日期：2018 年 5 月 9 日)。

郭曜榮，2017年。〈西方覺醒反制中共〉，《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17/12/27/n9997726.htm>(瀏覽日期：2018年2月1日)。

張水庸，2013年。〈美國「公眾外交策略及改變」作為我國公眾外交的參考〉，《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http://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report_detail.aspx?sysId=C10200356(瀏覽日期：2017年9月6日)。

張志洲，2011年。〈中國公共外交：讓世界了解一個真實的中國〉，《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0/49152/15233878.html>(瀏覽日期：2017年12月29日)。

張曉霞，2015年。〈論新媒體背景下我國公共外交與國家形象構建〉，《上海公共外交協辦》。http://www.spda.org.cn/content/2015-02/26/content_7306048.htm(瀏覽日期：2017年12月5日)。

梁文興，李錦智，2012年。〈兩岸公眾外交發展概況-以政策分析為例〉，《第19界三軍官校軍事研討會》。<http://docsplayer.com/26371961%E6%B5%B7%E5%B3%BD%E5%85%A9%E5%B2%B8%E5%85%AC%E7%9C%BE%E5%A4%96%E4%BA%A4%E7%9A%84%E7%99%BC%E5%B1%95.html> (瀏覽日期：2017年6月1日)。

梁軍，2010年。〈China to Send Troops to Kazakhstan for Anti-Terrorism Drill: Spokesman〉，《人民網》。<http://en.people.cn/90001/90776/90883/7087712.html>(瀏覽日期：2018年3月7日)。

莊國平，2013年。〈中共公布《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白皮書的戰略意涵〉，《清流月刊》。http://www.mjib.gov.tw/FileUploads/eBooks/646442d350884b66b05311ab9056f211/Book_file/bbc04bc17b8d4c05a64d5e04af1d7a11.pdf(瀏覽日期2017年6月20日)。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站，2013 年。〈《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的白皮書(英文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3/Document/1312843/1312843_8.htm(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7 日)。

曹智，2015 年。〈習近平接見全軍外事工作會議和武官工作會議代表〉，《新華社》。<http://cpc.people.com.cn/n/2015/0130/c64094-26476885.html>(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30 日)。

黃煜晏，2006 年。〈非洲魔術師 Eason 黃煜晏簡歷〉，《痞客幫》。<http://comedymagician.pixnet.net/blog/post/24959296>(瀏覽日期:2017 年 8 月 23 日)。

鄒文豐，2017 年。〈中共反恐政策發展動向與現實挑戰〉，《青年日報》。<https://www.ydn.com.tw/News/225109>(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7 日)。

趙世人，2013 年。〈如何看當前中國的公共外交〉，《中國公共外交協會》。<http://www.Chinapda.org.cn/chn/xsdt/t1058850.htm>(瀏覽日期:2017 年 6 月 10 日)。

趙可金，2017 年。〈中國公共外交的創新與發展〉，《中國網》。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7-03/11/content_40442974.htm(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29 日)。

趙紅凱，2014 年。〈淺談歐巴馬政府的「E 外交」〉，《公共外交網》。<http://www.pdcec.com/bencandy.php?fid=206&id=16386>(瀏覽日期:2017 年 9 月 12 日)。

趙啟正，2011 年。〈中國登上公共外交世界舞台〉，《北京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http://www.bjfao.gov.cn/affair/public/15667.htm>(瀏覽日期:2017 年 11 月 13 日)。

趙啟正，2014 年。〈公共外交和跨文化交流〉，《公共關係網》。http://www.21cnpr.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629:2014-02-18-10-45-46q-g-----nnnpublicndiplomacynandncross-%E2%80%A6(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9 日)。

靳敏，2015 年。〈美國公共外交機構的演變歷史〉，《中國論文網》。
<http://www.xzbu.com/4/view-7128874.htm>(瀏覽日期：2017 年 9 月 20 日)。

葉靖斯，2015 年。〈中國全國人大通過《反恐怖主義法》〉，《BBC 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12/151227_china_anti_terror_law(
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7 日)。

慈濟，2017 年。〈難民營齋戒月，歐虔誠供餐〉，《慈濟》。
http://tw.tzuchi.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0775%3A2017-05-31-07-30-08&catid=111%3A2009-01-09-00-42-38&Itemid=416&lang=zh(瀏覽日期：2017 年 8 月 23 日)。

聞育旻，2007 年。〈解放軍副參謀長：要積極參加多邊維和交流活動〉，《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07/06-21/962758.shtml>(瀏覽日期：2018 年 2 月 28 日)。

維基百科，2018 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8A%A1%E9%99%A2%E6%96%B0%E9%97%BB%E5%8A%9E%E5%85%AC%E5%AE%A4> (瀏覽日期：2018 年 5 月 7 日)。

維基百科，2018 年。〈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5%9B%BD%E9%99%85%E5%8F%91%E5%B1%95%E5%90%88%E4%BD%9C%E7%BD%B2>
(瀏覽日期：2018 年 5 月 7 日)。

鄭墨，2014 年。〈揭密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多維新聞》。

<http://news.dwnews.com/china/big5/news/2014-05-25/59473838.html>(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7 日)。

鄭墨，2014 年。〈揭密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多維新聞》。

<http://news.dwnews.com/china/big5/news/2014-05-25/59473838.html>(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7 日)。

劉貞曄，楊天宇，2017 年。〈中國公共外交參與全球治理〉，《公共外交網》。

<http://www.pdcec.com/bencandy.php?fid=176&id=39627>(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9 日)。

劉茸、張玉珂，2015 年。〈人大法工委解讀反恐法：第 18 條不會損害公民網絡言論自由〉，《人大新聞網》。<http://npc.people.com.cn/n1/2015/1227/c14576-27981922.html>(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7 日)。

劉鵬，沈德躍，2010 年。〈論軍事外交與我軍軟實力建設〉，《人民網》。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166866/12089500.html>(瀏覽日期：2018 年 2 月 22 日)。

錢中兵，2017 年〈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社》。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2 日)。

檀有志，2017 年。〈借助網絡平臺開展公共外交〉，《公共外交網》。

<http://www.pdcec.com/bencandy.php?fid=176&id=39450>(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9 日)。

聯合國維持和平，2018 年。〈1948 年至今的全部維和行動清單〉，《聯合國維持和平》。<http://www.un.org/zh/peacekeeping/resources/operationslist.shtml>(瀏覽日期：

2018 年 3 月 7 日)。

顏琳，2016 年。〈歐巴馬政府對中東北非地區的公共外交〉，《上海公共外交協會》。

http://www.spda.org.cn/content/2016-02/29/content_7736254.htm(瀏覽日期：2017

年 9 月 16 日)。



二、外文部分

(一)Official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17.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二)Books

Allen, Kenneth, Phillip Saunders, and John Chen, 2017. *Chinese Military Diplomacy, 2013-2016: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USA: Phillip C. Saunders.

Carlson, Allen, and Ren Xiao, 2011. *New Frontiers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UK: Lexington Books.

Chase, Michael S., Jeffrey Engstrom, and Tai Ming Cheung, A. Gunness, Kristen, Harold, Scott Warren, Puska, Susan, and Samuel K. Berkowitz, 2015. *China's Incomplete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Assessing the Weaknes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USA: Rand Corporation.

Cheng, Y. S., Joseph, Zhang Wankun, 2010.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England: Routledge.

D' Hooghe, Ingrid, 2007. *The Rise of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Clingendael.

D' Hooghe, Ingrid, 2015.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USA: Koninklijke Brill NV.

Duchatel, Mathieu, 2016. *Terror Overseas: Understanding China's Evolving Counter-Terror Strategy*, EU: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Gill, Bates, and Chin Hao Huang, 2009. *China's Expanding Role in Peacekeeping: Prospect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Sweden: SIPRI.

Hartig, Falk, 2012.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England: Routledge.

Hartig, Falk, 2016. *Chinese Public Diplomacy: The rise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England: Routledge.

- Huisken, Ron, 2016. *Regional Security Outlook*, Australia: 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 Human Right in China, 2011. *Counter-Terrorism and Human Right: The Impact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Hong Kong: HRIC.
- Leonard, Mark, Catherine Stead, and Conrad Smewing, 2002.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London: David Carroll.
- Löffelholz, Martin, Claudia Auer, and Alice Srugies, 2014.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London: Routledge.
- Melissn, Jan, 2005.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merica: Palgrave Macmillan.
- Michael, Waller J., 2008. *Strategic Influence: Public Diplomacy, Counterpropaganda, and Political Warfare*, Washington, D.C.: The Institute of World Politics Press.
- Pamment, James, 2011. *The Limits of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Sweden: Stockholm University.
- Sagiyama, Ikuko, Valentina Pedone, 2014. *Perspectives on East Asia*, Italy: Firenze University Press.
- Wallin, Matthew, 2015. *Military Public Diplomacy: How the Military Influences Foreign Audiences*, United States: American Security Project.
- Wu, Yu Shan, 2016.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England: Routledge.
- Zhao, Xiaodong, 2012.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 Swede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 Development Policy.

(三)Periodicals

- Ayad, Nabil, 2012. "Rethinking Strategic Public Diplomacy: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Diplomatic Academy Proceedings*. 9(1): 23-32.
- Blasko, Dennis J., 2016. "China's Contribution to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Understanding the Numbers," *China Brief*. 16(18): 3-7.
- Cao, Wei, 2016. "Is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Effectiv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36): 399-434.
- Char, James, and Richard A. Bitzinger, 2017. "A New Direction in People's Liberation Army's Emergent Strategic Thinking, Roles and Miss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232: 841-865.
- Chen, Jing, 2009. "Explaining the Change in China's Attitude toward UN Peacekeeping: A Norm Chang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8(58): 157-173.
- Harris, Britney, 2013. "Diplomacy 2.0: The Future of Social Media in Nation Branding," *The Journal of Public Diplomacy*. 4(3): 17-32.
- Hirono, Miwa, and Marc Lanteigne, 2011. "Introduction: China and UN Peacekeeping,"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18(3): 243-256.
- Horta, Loro, 2008. "In Uncle Sam's Backyard: China's Military Influence in Latin America," *Military Review*. 88(5): 47-55.
- Ji, You, 2014. "The PLA and Diplomacy: Unraveling Myths about the Military Role in Foreign Policy Mak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3(86): 236-254.
- Kenndy, Liam, and Scott Lucas, 2005. "Enduring Freedom: Public Diplomacy and U.S. Foreign Policy," *American Quarterly*. 51(2): 209-327.
- Melissen, Jan, 2011. "Beyond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Netherland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 3: 1-28.
- Taylor, Fravel M., 1996. "China's Attitude Toward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Since

- 1989,” *Asia Survey*. 36(11): 1102-1121.
- Muthanna, KA, 2011. “Military Diplomacy,” *Journal of Defence Studies*. 5(1): 1-15.
- Pamment, James, 2011. “What Became of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Recent Developments in British, US and Swedish Diplomacy Policy and Evaluation Methods,” *The Hague Journal of Diplomacy*. 7(3): 313-336.
- Singh, Prashant Kumar, 2011. “China’s Military Diplomacy: Investigating PLA’s Participation i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Strategic Analysis*. 35(5): 793-818.
- Yasuhiro, Matsuda, 2006. “Examination of Intentions in Foreign Strategy,” *NIDS Security Reports*. 7: 1-40.
- Xu, Yihua, 2015. “Religion and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9(4): 14-35.
- Zhao, Kejin, 2015. “The Motivation behind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8(2): 167-196.

(四)Papers

- J. Smith, Steven, 2016. Winning Friends and Influencing People with Guns: Understanding the Growth of China’s Military Diplomacy, USA: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五)Websites

- Agence France-Presse, 2015. “China Gives Itself Right to Mount Anti-Terror Ops Abroad,” *Hurriyet Daily News*. At <http://www.hurriyetaailynews.com/china-gives-itself-right-to-mount-anti-terror-ops-abroad--93115> (last visited 2018/3/7).
- Albr, 2012. “The Limitations of Nation Branding,” *Public and Cultural Diplomacy*. At <https://publicandculturaldiplomacy1.wordpress.com/2012/03/28/the-limitations-of-nation-branding/>(last visited 2017/11/5).
- Allen, Kenneth, Phillip Saunders, and John Chen, 2017. “Chinese Military Diplomacy,

- 2013-2016: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https://chinapower.csis.org/china-military-diplomacy/>(last visited 2018/2/21).
- Andrew, Martin, 2005. “Terrorism, Riots, and Olympics. New Missions and Challenge for China’s Special Forces,”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At <http://www.asianresearch.org/articles/2741.html>(last visited 2018/3/7).
- Asia Pacif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Foundation, 2016. “The Third Sino-U.S. Symposium on Counter-Terrorism Held in Beijing,” *Asia Pacif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Foundation*. At <http://www.apecf.org/en/foundationnews/20160801.html>(last visited 2018/3/7).
- Barry A., Michael, 2016. “Understanding the Drivers of Chinese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Calhoun*. At <https://calhoun.nps.edu/bitstream/handle/10945/51645/16DecBarryMichael.pdf?sequence=1>(last visited 2018/2/6).
- Brown, Katherine A., Shannon N. Green, and Jian “Jay” Wang, 2017. “Public Diploma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2017,”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https://www.csis.org/analysis/public-diplomacy-and-national-security-2017>(last visited 2017/6/26).
- Bisley, Nick, 2014.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 of Defence Diplomacy in Asia,” *Strategic and Defense Studies Centre*, 2014. At <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docs/250-Bisley.pdf>(last visited 2018/3/7).
- Blanchard, Ben, and David Brunnstrom, 2015. “Controversial China Anti-Terrorism Law Looks Set to Pass This Month,” *Reuters*. At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security-lawmaking/controversial-china-anti-terror-law-looks-set-to-pass-this-month-idUSKBN0U40VE201>(last visited 2018/3/7).
- Brown, John, 2008. “Public Diplomacy and Propaganda Their Different,” *American Diplomacy*. At <http://www.unc.edu/depts/diplomat/item/2008/0709/Comm/brownpudiplprop.html>(last visited 2017/8/22)
- Brown, Rachel, 2016. “What One Belt, One Road Could Mean For China’s Regional Security Approach,”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t <https://www.cfr.org/blog/what-one-belt-one-road-could-mean-chinas-regional-security-approach>(last visited 2018/3/7).

- Business Standard, 2015. "China Okays Anti-Terrorism Law, Permits Troops Deployment Abroad," *Business Standard*. At <http://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international/china-okays-anti-terrorism-law-permits-troops-deployment-abroad-1151227005361.html>(last visited 2018/3/7).
- Chao, Guan, 2017. "China Sees Sharp Rise in Cultural Soft Power," *Ningbo*. At <http://english.ningbo.gov.cn/art/2017/10/20/art926849066.html> (last visited 2018/1/31).
- Cheng, Bing, 2017. "A Force for Peace," *Beijing Review*. At http://www.bjreview.com/Nation/201708/t20170809_800102112.html(last visited 2018/3/7).
- China Hands, 2015. "The Changing Face of China's Military: Changes in PLA Military Diplomacy Under Xi Jinping," *Huffpost*. At https://www.huffingtonpost.com/china-hands/the-changing-face-of-chin_b_7050956.html(last visited 2018/3/7).
- Chinese Government News, 2016. "PLA's First Military Exercise In 2016 Targets Full-Spectrum Operations," *Defence Talk*. At <https://www.defencetalk.com/plas-first-military-exercise-in-2016-targets-full-spectrum-operations-66683/>(last visited 2018/3/7).
- Clausewitz, Carl Von, 2006. "On War," *Gutenberg Ebook*. At <http://www.gutenberg.org/files/1946/1946-h/1946-h.htm>(last visited 2018/2/21).
- Cull, Nicholas J., 2006. "Public Diplomacy before Gullion: The Evolution of a Phrase," *USC Center on Public Diplomacy*. At <https://uscpublicdiplomacy.org/blog/public-diplomacy-gullion-evolution-phrase>(last visited 2017/11/30).
- Dale, Helle C., 2008. "U.S. Public Diplomacy: The Search for a National Strategy,"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At <http://www.heritage.org/defense/report/us-public-diplomacy-the-search-national-strategy>(last visited 2017/9/27).
- D' Hooghe, Ingrid, 2013.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Shifts Focus: From Building Hardware to Improving Software," *China Policy Institute*. At <https://cpianalysis.org/2013/10/24/chinas-public-diplomacy-shifts-focus-from-building-hardware-to-improving-software/>(last visited 2018/1/21).
- Ding, Sheng, 2015. "Chinese Language and Beijing's Public Diplomacy," *China Policy Institute*. At <https://cpianalysis.org/2015/06/09/chinese-language-and-beijings-public-diplomacy/>(last visited 2018/2/6).
- Dong, Zhaohui, 2017. "Cooperation Aids Anti-Terrorism Effort," *China Military*. At http://english.chinamil.com.cn/view/2017-07/02/content_7660122.htm(last visited 2018/3/7).

- 2018/3/7).
- Ferghana News, 2003. "China Flexes Military Muscle in Anti-Terror Exercise," *Ferghana News*. At <http://enews.ferghananews.com/articles/184>(last visited 2018/3/7).
- Fung, Courtney J., 2016. "China's Troop Contributions to U.N. Peacekeeping,"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At <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16/07/chinas-troop-contributions-un-peacekeeping>(last visited 2018/3/7).
- Galve, Mrs Liz, Kishan S. Rana, 2013. "Public Diplomacy," *DiploFoundation*. At <https://www.gob.mx/cms/uploads/attachment/file/206782/PublicDiplomacy.pdf> (last visited 2017/11/5).
- Global Times, 2018. "Sharp Power Concept Proves Western Bias," *Global Times*. At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87165.shtml>(last visited 2018/2/1).
- Gregory, Bruce, 2008. "Public Diploma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Lessons from the U.S. Experience," *Small War Journal*. At <http://smallwarsjournal.com/jrnl/art/public-diplomacy-and-national-security>(last visited 2017/5/1).
- Guschin, Authur, 2013. "Beijing's Public Diplomacy Challenge," *The Diplomacy*. At <https://thediplomat.com/2013/12/beijings-public-diplomacy-challenge/> (last visited 2018/1/30).
- Ham, Peter Van, 2003. "Improving America's Images After 9/11: The Role of Public Diplomacy," *Real Instituto Elcano*. At <http://www.realinstitutoelcano.org/wps/wcm/connect/27e29f004f0187f6be3efe3170baead1/ARI-85-2003-.pdf?MOD=AJPERES&CACHEID=27e29f004f0187f6be3efe3170baead1>(last viewed 2017/9/11).
- Huotari, Mikko, 2018. "China's Emerg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West,"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At <http://www.kas.de/newyork/en/publications/51566/>(last visited 2018/3/7).
- Johnson, Joe B., 2015. "A Strategic Approach to Public Diplomacy," *American Foreign Service*. At <http://www.afsa.org/strategic-approach-public-diplomacy>(last visited 2017/6/13).
- Kelly, Jason, 2007. "Anti-Terror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eace Mission 2007 in Context,"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At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nti-terror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peace-mission-2007-in-context/>(last visited 2018/3/7).

- Khatib, Lina, William Dutton, and Michael Thelwall, 2012. "Public Diplomacy 2.0: A Case Study of the US Digital Outreach Team," *Middle East Journal*. At https://cddrl.fsi.stanford.edu/sites/Default/files/MEJ_article.pdf(last visited 2017/10/23).
- Kuang, Peng, Li Xiaokun, and Cui Xiaohuo, 2009. "PLA Adds Anti-Terror Ops to Cache," *China Daily*. At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9-07/31/Content_8495795.htm(last visited 2018/3/7).
- Lejli, Hesarbani Anja, 2011. "Public Diplomac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arajevo Schoo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t <http://www.culturaldiplomacy.org/academy/content/pdf/participant-papers/2011-symposium/Public-Diplomacy-of-People's-Republic-of-China-Anja-L-Hesarbani.pdf>(last visited 2018/1/30).
- Lee, Peter, 2016. "China Ups Military Diplomacy Games in Syria with Youfei's visit," *Asia Times*. At <http://www.atimes.com/china-ups-military-diplomacy-game-in-syria-with-guan-youfeis-visit/>(last visited 2018/2/21).
- Li, Shi, 2013. "Propagating China to the World: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through Media Strateg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Gnovis*. At <http://www.gnovisjournal.org/author/lishi/>(last visited 2018/1/30).
- Lt Gen Parakash Katoch, 2014. "Military Diplomacy-Time to Bridge the Void," *Indian Defence Review*. At <http://www.indiandefencereview.com/news/military-diplomacy-time-to-bridge-the-void/>(last visited 2018/2/21).
- Lynch, Marc, 2009. "Public Diplomacy and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The Conversation," *Foreign Policy*. At <http://foreignpolicy.com/2009/02/20/public-diplomacy-and-strategic-communications-the-conversation/> (last visited 2017/10/22).
- Maull, Hanns W., 2018. "China's New Global Politics: The Imperial Turn,"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At <https://www.merics.org/en/blog/chinas-new-global-politics-imperial-turn>(last visited 2018/3/7).
- Mcclory, Jonathan, 2018. "The Soft Power 30: A Global Ranking of Soft Power 2017," *USC Center on Public Diplomacy*. At <https://softpower30.com/wp-content/uploads/2017/07/The-Soft-Power-30-Report-2017-Web-1.pdf> (last visited 2018/5/9).
- McCormick, Andrew, 2018. "The Stumbling Block to China's Soft Power," *The Diplomat*. At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4/racism-the-stumbling-block-to-chinas-soft-power/> (last visited 2018/5/9).

- Misra, Ashutosh, 2018. "Democracies in the Dragons Show," *The Pioneer*. At <http://www.dailypioneer.com/sunday-edition/agenda/cover-story/democracies-in-the-dragons-show.Html>(last visited 2018/3/7).
- Murray, Craig, 2013. "China to Deploy Security Force to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 in Mali,"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Staff Research Backgrounder*. At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Backgrounder_China%20to%20Depl%20Security%20Force%20to%20UN%20Peacekeeping%20Operation%20in%20Mali_0.pdf(last visited 2018/2/28).
- Murphy, Dawn, 2017. "China's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17/10/2. At <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17/10/chinas-approach-international-terrorism>(last visited 2018/3/7).
- Nacos, Brigitt L., 2007. "Marketing the American Brand: The Limits of Public Diplomacy," *Reflectivepundit*. At <http://www.reflectivepundit.com/reflectivepundit/2007/11/marketing-the-a.html>(last visited 2017/11/5).
- Nieminen, Jessina, 2017. "Youth Engagement as A U.S Public Diplomacy Tool," *Aalto University*. At <https://aaltodoc.aalto.fi/handle/123456789/26080>(last visited 2017/10/23).
- Nye, Joseph, 2018. "China Turns Soft Power into a Sharp Tool," *The Globe and Mail*. At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opinion/china-turns-soft-power-into-a-sharp-tool/article37540255/>(last visited 2018/2/1).
- Nye, Joseph, 2018. "China's Soft Power and Sharp Power, and Information Warfare," *Asia Times*. At <http://www.atimes.com/article/chinas-soft-sharp-power-information-warfare/>(last visited 2018/2/1).
- Nye, Joseph, 2018. "How Sharp Power Threatens Soft Power," *Foreign Affairs*. At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8-01-24/how-sharp-power-threatens-soft-power>(last visited 2018/2/1).
- Parkins, David, 2017. "What to Do about China's Sharp Power," *The Economist*. At <https://www.economist.com/news/leaders/21732524-china-manipulating-decision-makers-western-democracies-best-defence> (last visited 2018/2/1).
- Peng, Fu, 2013. "The Diversified Employment of China's Armed Forces," *Xinhua*. At http://www.nti.org/media/pdfs/China_Defense_White_Paper_2013.pdf (last visited 2018/3/7).

- PLA Daily, 2012. "Top Ten Firsts of Chinese Military Diplomacy from 2002 to 2012," *PLA Daily*. At <http://en.people.cn/90786/7960693.html>(last visited 2018/2/21).
- Public Diplomacy Alumni Association, 2017. "About U.S. Public Diplomacy," *PublicDiplomacyorg*. At <http://pdaa.publicdiplomacy.org/?pageid=6> (last visited 2017/8/22).
- Rajan, D. S., 2007. "China: Role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Anti-Terrorism Drill with India," *Chennai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At <https://www.c3sindia.org/archives/china-role-of-peoples-liberation-army-and-anti-terrorism-drill-with-india/> (last visited 2018/3/7).
- Rajan, D. S., 2012. "Understanding China's Military Diplomacy," *South Asia Analysis Group*. At <http://www.southasiaanalysis.org/node/981>(last visited 2018/2/21).
- Rolfe, Jim, 2015. "Regional Defence Diplomacy: What Is It And What Are Its Limits," *Centre for Strategic Studies*. At https://www.victoria.ac.nz/hppi/centres/strategic-studies/documents/21_Defence-Diplomacy-and-Regional-Military-Cooperation.pdf (last visited 2018/3/7).
- Sandhu, Joel, 2017. "China' Response to Terrorism: An Interview with GGF 2027 Fellow Yuan Ma," *Global Policy Journal*. At <http://www.globalpolicyjournal.com/blog/20/03/2017/china%E2%80%99s-response-terrorism-interview-ggf-2027-fellow-yuan-ma>(last visited 2018/3/7).
- Seib, Philip, 2010.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Obama Moment," *LAYALINA PRODUCTIONS*. At <http://www.layalina.tv/uncategorized/public-diplomacy-obama-moment-philip-seib/>(last viewed 2017/9/14).
- Spence, Jack, 2007. "Diplomacy in the post 9/11 Er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t <http://www.atlanticcommunity.org/app/webroot/files/articlepdf/The%20Changing%20Face%20of%20Diplomacy.pdf>(last visited 2017/9/11).
- Sputnik, 2016. "What Are the Chances of China Deploying Troops to Syria," *Sputnik International*. At <https://sputniknews.com/military/201601011032581067-china-troops-syria-analysis/>(last visited 2018/3/7).
- Swistek, Goran, 2012. "The Nexus between Public Diplomacy and Military Diplomacy in Foreign Affairs and Defense Policy," *The Quarterly Journal*. At https://globalnetplatform.org/system/files/13195/11.2.06_PublicMilitary_Diplomacy_Swistek.pdf(last visited 2018/2/21).

- Teng, Jianqun, 2016. "A Comparison on Anti-Terrorism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http://www.ciis.org.cn/english/> 2016-10/25/content_9110049.htm(last visited 2018/3/7).
- The editor of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2017. "Public Diplomacy,"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At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public-diplomacy>(last visited 2017/9/21).
- The White House, 2002.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White House*. At <https://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63562.pdf>(last visited 2017/9/20).
- Tiedeman, Anna, 2004. "U.S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Charlotte Beers Experience," *Seminar on Geography, Foreign Policy, and World Order*. At <http://cites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doi=10.1.1.562.4060&rep=rep1&type=pdf>(last visited 2017/10/13).
- Tiezzi, Shannon, 2015. "3 Goals of China's Military Diplomacy," *The Diplomat*, At <https://thediplomat.com/2015/01/3-goals-of-chinas-military-diplomacy/>(last visited 2018/3/7).
- Truman Library, 1950. "Harry Truman address to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 *Truman Library*. At <https://www.trumanlibrary.org/publicpapers/index.Php?pid=715&st=Campaign&st1=Truth>(last visited 2017/9/29).
-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2018. "Summary of Contributions to UN Peacekeeping by Country, Mission and Post,"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At <https://peacekeeping.un.org/sites/default/files/countrycontributionsdetailedbymission.pdf> (last visited 2018/4/15).
- Walker, Christopher, and Jessica Ludwig, 2017. "From Soft Power to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in the Democratic World,"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At <https://www.ned.org/wp-content/uploads/2017/12/Introduction-Sharp-Power-Rising-Authoritarian-Influence.pdf>(last visited 2018/1/31).
- Walker, Christopher, and Jessica Ludwig, 2017. "The Meaning of Sharp Power," *Foreign Affairs*. At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7-11-16/meaning-sharp-power>(last visited 2018/2/1).
- Walker, Vivien S., 2010. "From the Bottom of Our Souls, We Hate You: The Challenge for American Public Diplomacy Today," *Diplomatic Academy*. At <http://da.mvpep>.

- hr/files/file/pdf/120228_diplomatska_izdavastvo_vol9.pdf (last visited 2017/9/27).
- Wallin, Matthew, 2014. "Top 10 U.S Public Diplomacy Priorities for 2014," *American Security Project*. At <https://www.americansecurityproject.org/top-10-u-s-public-diplomacy-priorities-for-2014/>(last visited 2017/10/23).
- Wang, Yi Wei, 2008.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Soft Power,"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At http://home.sogang.ac.kr/sites/jaechun/Courses/Lists/b7/Attachments/13/public%20diplomacy%20and%20the%20rise%20of%20chinese%20soft%20power_YIWEI%20WANG.pdf(last visited 2017/8/22).
- Wikipedia, 2017. "Public Diplomacy," *Wikipedia*. 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ublicdiplomacy>(last visited 2017/9/18).
- Wikipedia, 2017. "Public Diplomacy of the United States," *Wikipedia*. 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iplomacy_of_the_United_States(last visited 2017/10/5.)
- Wikipedia, 2018. "Civil Society," *Wikipedia*. 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ivilsociety>(last visited 2018/2/12).
- Wikipedia, 2018. "Soft Power," *Wikipedia*. At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4/racism-the-stumbling-block-to-chinas-soft-power/> (last visited 2018/5/9).
- Wolf, Charles, and Brian Rosen, 2004. "Public Diplomacy: How to Think about and Improve It," *Rand Corporation*. At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occasional_papers/2004/RANDOP134.pdf(last visited 2017/8/22).
- Xinhua, 2015. "China Passes Anti-Terror Law," *Global Times*. At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960826.shtml>(last visited 2018/3/7).
- Yang, Jiemian, 2013. "China's Global Strategy,"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http://en.siis.org.cn/uploadfile/2013/1019/20131019065456733.pdf> (last visited 2018/1/21).
- Yao, Jianing, 2016. "Afghanistan, China, Pakistan, Tajikistan Issue Joint Statement on Anti-Terrorism,"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http://eng.mod.gov.cn/DefenseNews/2016-08/04/content_4707451.htm(last visited 2018/3/7).
- Zhang, Ning, 2009. "Chinese, Russian Troops Train Together for Anti-Terror Exercise," *Xinhua*. At <http://english.cctv.com/20090716/101766.shtml>(last visited 2018/3/7).
- Zhao, Gang, 2006. "Regional Cooperation against Terrorism-The Responsibility of Defense Institutions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PLA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t <http://www.asean.org/uploads/archive/arf/14ARF/10th%20hducim/topic%201-%20china.pdf>(last visited 2018/3/7).

Zappone, Tanina, 2005.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Between Old Propaganda and Civil Participation,” *University of Rome*. At https://iris.unito.it/retrieve/handle/2318/151639/179118/florentalia_%20DEF.pdf(last visited 2017/12/25).

Zhe, Gong, 2017. “PLA’s Armaments Showcased in Grand Military Parade,” *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 At https://news.cgtn.com/news/32636a4d77557a6333566d54/share_p.html(last visited 2018/3/7).

Zheng, Sarah, 2017. “China Completes Registration of 8,000-strong UN Peacekeeping Force, Defence Ministry Say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t <http://www.scmp.com/print/news/china/diplomacydefence/article/2113436/china-completes-registration-8000-strong-un>(last visited 2018/2/28).

